



火炼的心

Hearts of FIRE

来自世界各地的⑧位姊妹

与你分享她们火一般的试炼

献给

萨碧楠·魏恩波

殉道者的代言人

HEARTS OF FIRE
Chinese Simplified
Printed in China
01120-252 (2007)
5,000 copies

F894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希伯来书 10:34-35

Hearts of Fire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2015 Voice Media

info@VM1.global

Web home: www.VM1.glob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email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 Coordinator,” at the address above.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sold, and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自序

——信仰坚定 顽强不屈

绑架，殴打，监禁。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这些和基督徒成了同义词。对于这些地区的姊妹来说，还存在另外一个挑战：世俗对女性的歧视，不适居于领导阶层，应在男人的掌控之下。

《火炼的心》记载了八位姊妹的信心历程。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仍旧展示了无比的勇气，以及她们坚定的信仰和对耶稣基督及其教会的大爱。在白色恐怖中，她们英勇无比，持守信仰，在诱惑面前毫不动摇，也因此成了领袖。真是讽刺，因为同受苦难她们才具有了和男同胞同等的地位；甚至有一些，比弟兄受的折磨更多。

开始构思这本书时，我们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做到具有时代性，这就要求我们走到这些姊妹现居的地方，很多地方仍面临死亡的威胁。其次我们想呈现的不仅仅是个人受苦的经历，还有她们所开展的事工。

最后，不但写到痛苦和折磨，还要勾勒出令人鼓舞的一面：坚定的盼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要让基督的爱照耀。重要的是，要知道她们只不过是世界上无数面临迫害的妇女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只是选了最具广泛性的一些，和能够单独见面的人。接受采访的通常说还有比她们更好的例子和更奇妙的故事，而且没有一个人想受到英雄式的关注。

这些故事的主人翁有着惊人的差异。一些在被囚禁的地方侍奉多年，有一些没有任何侍奉经历，但经受了其它的折磨。她们的年龄差别也很大，而且来自不同的背景：有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或者无神论者。但是，她们令人惊讶的地方却极其相似：内心积极的动力，她们那坚定强烈的信心推动着她们跨越了人性极限和弱点。

我们期待你读了这本书后，信心更加坚固，处理人生的困难时有更明确坚定的方向。如果仅仅惊讶，那就是我们的失败了。你如若有类似的经历，并能从中汲取力量，则是我们的成功了，我们也应该归功于这些愿意与你分享见证的姊妹。

当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计划在每一章结尾有一个简短的回应和分享。但是，完成编纂后，我们意识到不再需要。每个见证里都渗透着宝贵的信心和毅力。我们相信当你阅读《火炼的心》时，这些姊妹的见证会在你的生命里激起层层火花。🌍

(一) 爱德尔 (印尼)	<i>恐惧中的希望</i>	001
(二) 波尼玛 (不丹)	<i>被囚的孩子, 得释放的灵魂</i>	037
(三) 艾达 (俄罗斯)	<i>无言者的声音</i>	061
(四) 萨碧楠 (罗马尼亚)	<i>基督大爱的见证</i>	085
(五) 塔拉 (巴基斯坦)	<i>逃亡的一生</i>	123
(六) 玲 (中国)	<i>在苦难的学校里</i>	151
(七) 格拉迪斯 (印度)	<i>饶恕的生命线</i>	183
(八) 迈 (越南)	<i>回到越南传福音</i>	205

>> 1 爱德尔

恐惧中的希望

印尼 Indonesia



2000年1月10日星期一下午5:00

摇曳的棕榈树荫下，爱德尔把大约五十个孩子聚在一起。她开始唱赞美诗“前进吧，基督的精兵”，她的声音越来越嘹亮。孩子们也唱了起来，但她能觉察到他们眼神里的恐惧。

“我不想死！”其中一个孩子喊着说。他还不到十岁。

“我们不会死的。来吧，跟我们一起拍手掌。”为了盖过孩子们的声音，爱德尔不得不向侧过身去冲着他耳朵大声说。

受惊的男孩勉强拍起了手。他们再次战抖的手，开始唱另一首歌。爱德尔尽力试着用歌声淹没那从不到一英里的山下传来的搀杂着恐怖和尖叫的呼喊声。

她知道不能让孩子们再哭，特别是那些大点的孩子们。如果有一个开始嚎哭，那场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每个人都会歇斯底里的。爱德尔敬佩他们的勇敢。甚至连聚在他们周围成堆成群的成年人似乎也从这些情绪激昂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力量。

歌声继续着，爱德尔打量着这群孩子。她的目光落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克里斯蒂娜已经九岁了，而克里斯蒂刚刚七岁。我会勇敢的，爱德尔再一次为自己打气。她会为自己的孩子，为这些所有的孩子们而勇敢的。她的信心牢牢扎根在基督里，但她还是禁不住为他们担心，特别是克里斯蒂——她的小“安东”（克里斯蒂的呢称），他才这么小，只有七岁。

爱德尔默默祈求神的保护，再一次为逃离家时带出了圣经而感恩。现在她打开圣经，仔细地把有点磨损的书页翻到熟悉的一

章，大声读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¹接着她翻到印有赞美诗的圣经书页后面，带着孩子们开始了另一首合唱。

歌声还在继续，而有些孩子开始抱怨饥渴了。他们从中午起就一直呆在山上，现在西沉的落日在天空映出了绚丽的淡紫色晚霞。夕阳，在他们这个称为多底的小岛上总是非常壮观。可是今天，黄昏却不祥地预兆着即将降临到他们村庄上空的黑暗。

突然，马修的叫声透过孩子们的歌声传来。“快跑！爱德尔，快跑！”爱德尔冲向小山的边沿，努力想藉着微弱的暮色看清发生了什么事。她只能勉强辨认出一队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爬的人群。马修的声音再一次传来，“爱德尔！带着孩子们，快跑！躲到丛林里去！”

然而，爱德尔却僵在那里，被那正冲向渐黑天空的浓浓黑烟惊呆了。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从山底传来。他们竟然烧了整个村庄！她知道所有的房子都会被烧光，包括自己的家。

她焦虑地思考她必须作出的选择：是帮助正沿着陡峭山坡向上爬的马修呢，还是带着孩子们逃走？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同样，她的一生也在瞬间闪过脑际，爱德尔的过去与将来在头脑中碰撞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位可亲的丈夫……他们的生活曾是那么幸福。

她转向孩子们，最后望了一眼马修。就在那一刹那，她记起了那个不请自来的坐在她母亲沙发上的大胆倔强的十七岁男孩……

“现在只有上帝能使你们分开了”

1989年7月

“妈妈，他看起来像只猴子！”爱德尔透过厨房门缝窥视着

¹ 腓立比书 4:13

这个等候在客厅里的年轻人，不屑地说道。

她母亲却不动声色。结婚对爱德尔来说也许太早，可是她至少应该对这个年轻人的不懈和执着表示一点尊重和赞赏。

他几乎每天在同一时间准时来到她家。马修会自信地坐在沙发上，重复同一个请求。对此爱德尔不知道她是感到更荣幸还是恼火。实际上，爱德尔已经回答过他无数次了。但他要么拒绝接受她的回答，要么装作没听见。

“我不想结婚，我年纪还小。即使我想结婚，也不会嫁给你！”爱德尔坚持着。她也已经十七岁了，而且最近出落得更美了。尽管她有足够多的机会，但她还无心开始约会。

马修对她无礼的回答既不争论也不恼怒。他只是坐在原处，再一次耐心地向她解释她会成为他的妻子，“这是上帝的计划。即使你认为我看起来像只猴子。”

瞥见她母亲脸上的那丝笑容，爱德尔也暗暗地笑了。马修又一次提出他无畏的请求：“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

爱德尔知道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她只是坐在那里，盼望他快些离开。终于，马修站起来准备走了。但临走前，他脱下外套，整齐地叠好放在她腿上。“拿着，”他说，“既然你不回答我，我的外套会在我离开时继续等待。”

爱德尔禁不住被他这天真却又真诚的举动打动了。也许他根本没有那么不好……

三个月后，爱德尔和马修结婚了。

婚礼是按当地风俗举办的，很传统；整个婚礼在一个晴朗的十月下午开始，一直延续到深夜。全村庄的人们都赶来见证这美妙的一刻。筵席摆了两次。爱德尔还在尽力压制内心不时冒出的阵阵焦虑，婚礼就一闪而过了。她担心自己太年轻，结婚是否是个可怕的错误。家里七个兄弟姊妹中她是第一个结婚的；她怎么能理解作为一个妻子所要面临的新责任呢？只有典礼后牧师的话

安慰着这个年轻的新娘。“爱德尔，” 牧师说，“现在只有上帝能把你和马修分开。”

婚后一个月，爱德尔怀孕了。虽然孩子满了产期，但一阵长时间艰难的生产后，孩子夭折了。爱德尔和马修悲痛欲绝。

然而，五个月后，爱德尔又一次怀孕了。这次孩子早出生了三个月，并且被断定没有存活希望。来探望爱德尔的朋友们鼓励她“在孩子去世时要坚强。”

“我的孩子不会死的！”爱德尔倔强地回答。她内心对此十分确信。她拒绝受家人或邻居看法的左右。她不会再失去这个孩子了。

爱德尔温柔地把刚出生的女儿放在枕头上，轻声地对这个瘦小的女孩说话，同时对上帝祷告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克里斯蒂娜？你在我肚子里还没待到时就出来了。尽管你长得这么弱小，我和马修都非常爱你。我知道上帝会保护你的。”

令她家人和村里人吃惊的是，克里斯蒂娜健康地成长着，开始踉踉跄跄地学习走路了。两年半后，她的弟弟克里斯蒂降生了。

爱德尔和马修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克里斯蒂出生后不久，他们搬进了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主要由竹片搭建的三室小屋。地面是泥土，虽然有点寒酸，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等孩子们长大些，他们就能买得起一所更好更大的房子，这是件令人向往的事。但是现在，能从马修父母家搬出来住，他们已经非常高兴了。

几乎在爱德尔所在的村庄的人都是基督徒。爱德尔热心地参与教会年轻人的事工。村庄里有五十多个孩子年龄与克里斯蒂娜和克里斯蒂相仿。爱德尔喜欢给他们读她幼时从祖父听来的激动人心的圣经故事。一切看起来很自然，她现在做着她祖父当年同样的工作——传福音，即使只是传给邻居家的孩子。

将临的圣战

对于爱德尔和同村的人来说，生活很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可自从邻村的穆斯林对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拜访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虽然爱德尔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噩梦实际上在1999年9月9日下午3点就开始了。回首过去，爱德尔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听到附近骚乱的声音，她急忙跑向屋外，一眼就看到了那面旗帜。旗子上印着四个正楷大字——“热爱和平”。来自附近一个叫达码的穆斯林村庄的三十多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聚集在旗子周围。

“多底的村民们，”一个肤色略暗的中年男人宣布说，“我们是你们的邻居。我们应该彼此信任，和平共处。”虽然没有扬声器，但他激昂的声音却响彻人群。他又高又瘦，站在会客室破旧的木制讲台上。他说，“穆斯林村庄和基督教村庄之间不应有任何误解或战争。我们应该和平共处。”

爱德尔和其他聚集在讲台旁的人都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之间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正面冲突。但是那天，尽管这些来访者一直待到傍晚，村里的人还是向他们表示友好。

傍晚，马修从矿上下班回家后，爱德尔向他讲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那么谣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修问道。

一个古怪的谣言已经开始流传：对居住在多底岛的基督徒们来说，1999年9月9日会是黑暗的一天。然而，马修和爱德尔对此没有太在意。如今，回想起穆斯林教徒的来访，他们一致认为没有明显的迹象。事实上，当时那些穆斯林孩子们曾和他们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气氛非常愉快。

将近四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让人起疑心的事情发生。于是，多底岛的人们猜测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圣诞节过后，一个叫亚

而普斯的年轻商人试图离开小岛却没有成功，又返回村庄。一些村民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快。

“他们不让我离开。”亚而普斯回答说。

“谁不让你离开？为什么？”看到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们着急起来，有一个人问他。

亚而普斯继续说：“一些穆斯林男人不知为什么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们先是告诉我现在不能出行，太危险了。我抗议说我需要离开去买些生活必需品，但他们根本不在意。得知我是基督徒后，他们似乎受了冒犯，真的恼怒起来。我认出他们中间几个是上次来我们这里宣扬所谓和平的人。我不想惹更多麻烦，所以回来了。”

爱德尔、马修和其他人开始琢磨亚而普斯的话，重新考虑9月9日的事情。但没发现什么噩运来临的征兆，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接下来，1月10日，一股巨大的惧怕感像肆虐的暴风一样席卷了整个村庄。

那天中午，正在家里陪生病的克里斯蒂睡午觉的爱德尔被附近骚乱的嚷闹声吵醒了。爱德尔跑出前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巨大的烟柱在不远处升腾——附近的一个基督徒村庄着火了。人们惊慌地喊叫着，他们必须尽快离开村庄。三千名武装的穆斯林正向这边涌来，想阻止这场圣战是不可能的了。

爱德尔冲进家里，大声叫着克里斯蒂娜和安东的名字，但没有人答应。她又跑到外面，疯狂地喊叫着，寻找自己的孩子，心跳也越来越厉害。终于有人告诉她说克里斯蒂娜和安东已经沿着村子后面的山坡向上爬了。爱德尔又冲进屋内，匆忙抓起几件东西，跑向门口时，她瞥见了桌子上的圣经，她一把抓了过来，跑了出去。

“妈妈，我们要死了吗？”

2000年1月10日 星期一 傍晚6:00

马修和村庄里的其他男人抵挡穆斯林袭击者将近四个小时。但他们实在人太多了，并且全副武装，带着砍刀、火把和步枪。

现在整个村庄都被烧着了，暴徒们“阿拉伟大”的喊声回荡在空中。马修和其他人拼命地沿着光滑的堤坝向上爬，希望村庄的毁坏会满足这些“圣战士”的欲望。然而，一种虐待狂似的愤怒似乎在暴徒们中间扩散开来。他们很快也沿着山坡向上追来，一面疯狂地向基督徒们聚集的方向开枪扫射。

村里的人开始向不同方向逃去，马修和爱德尔迅速找到了他们的孩子和母亲。为躲避肆虐的枪火，他们趴在深草丛中，快速向丛林爬去。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原本光滑的路面变成了一片泥泞。尽管他们手脚并用，行程还是越来越艰难。

在茂密的丛林中爬了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椰子园边上废弃的棚子里。棚子的三面墙和棚顶都是由木板架起的，在收割季节这个棚子是农夫们用作休息，躲避炎热的地方。爱德尔和马修希望这会成为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的避难所。他们全都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

爱德尔把克里斯蒂娜和克里斯蒂放在棚子里一张竹席上，孩子们的头几乎刚挨到席子就睡着了。像其他人一样，两个孩子的衣服全湿透了，沾满了淤泥。虽然这个破落的棚子给一家人提供了遮挡，但棚顶满是巨大的窟窿，一股股雨水不断浇在孩子们身上。

爱德尔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像雨水一样顺着脸颊向下淌。她大声哭了起来。

恢复镇静后，她和马修相拥在一起，作了一个简短肃穆的祷告。然后他们静静守候坐在两位母亲旁边度过了恐怖的一夜。天

亮了，克里斯蒂娜和弟弟睁开双眼，

慢慢意识到他们以为的噩梦原来是现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盯着面前的亲人，企求几句安慰的话。然而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受惊的一家人，没有人知道说什么才好。

终于克里斯蒂小声啜泣着说，“妈妈，我饿了。”

爱德尔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她试图逼回即将涌出眼眶的泪水，可当她把小儿子抱在怀里时，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

“爱德尔，别这样，别哭了，”马修恳求说，“我回去找些食物。”他安慰着妻子，知道她已经到了极限。亲眼看到她的宝贝孩子们受苦，爱德尔的心都要碎了。

马修决定回到被烧毁的村庄找些吃的东西。爱德尔请求他不要回去，但她也明白一家人不能这样待在棚子里不吃不喝，他们必须想办法。

马修离开后，时间的脚步似乎放慢了好多。深深的恐惧不断袭击着爱德尔，压制不住内心的焦虑，她重新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丛林。他们最后遇见了从村里逃出的躲藏在一片玉米地边上的其他人。爱德尔带着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和两位母亲在一行行整齐的玉米棵间穿梭着，捡拾干玉米穗子。这样，至少他们会有点东西来充饥。

几小时后，马修找到了家人。他拎着十二罐可乐，这是他能找到的全部了。但当孩子们刚要打开易拉罐时，枪声又响了起来，像滚雷一般回荡在玉米地里。没有人知道枪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于是，他们只得再一次趴在地上，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逃走才好。最后，克里斯蒂娜抬起头，盯着爱德尔问道：“妈妈，我们要死了吗？”

“是的”这两个字闪过爱德尔脑际。但她知道为了孩子们，她必须坚强。她把两个孩子拉近身边，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但爱德尔清楚几句安慰的话代替不了可怕的现实。她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这将会是她和孩子们之间最艰难的一次谈话，但爱德尔别无选择，她必须告诉他们……

“克里斯蒂娜、安东，看着我，仔细听着。万一我们被那些参加圣战的人抓住，他们会问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穆斯林教徒。如果说不，他们可能会杀了你们。”爱德尔直视着两个孩子的眼睛。她知道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但他们还那么小，怎么能期待他们会像她一样勇敢呢？

两个孩子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们想跟随耶稣。”

爱德尔毫不迟疑地打开随身带的圣经，翻到从逃离家后不断在她脑海闪现的那段经文。当爱德尔还小的时候，祖父给她读过无数遍。诗篇 23 篇已经深深刻在她的心板上。她开始念经文，让两个孩子跟着她重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她一直重复到两个孩子把经文背下来。他们看起来那么勇敢，但爱德尔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明白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性。

感到泪水又一次涌上眼角，爱德尔急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问道，“克里斯蒂娜，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不怕他们会杀了你吗？”

克里斯蒂娜把自己的脸贴近她妈妈的面颊，直视着爱德尔的眼睛轻声说：“妈妈，别担心。我不怕死。”

枪声消失后，躲在玉米地里的人们最终分散开来。爱德尔，马修和他们的家人拖着疲惫的双腿又走了两天，躲进了茂密的丛林。他们一直走到深夜，黎明前只睡了几个小时。期间马修遇见了村里的其他人，得知许多基督徒已经遇害了。为所爱的人担忧，他只管催促全家人向丛林更深处走去。

大家都筋疲力尽了，最后马修和爱德尔意识到他们不能再逼孩子们向前走了。尽管他们喝过一点新鲜的椰奶，但饥饿的疼痛

还是越来越厉害。每当孩子们问起食物时，爱德尔就忍不住掉眼泪。在路上，他们还遇见了马修的父亲和弟弟。

一家人来到马修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休息。马修找了些干棕榈叶子让孩子们坐下。听到山谷下小溪的流水声，马修和弟弟决定冒险下去看看能否找到些吃的东西。

年纪这么小，安东无法明白为什么几天来都没有食物。他天真地问，自己能否吃些鱼和米饭。“你父亲会很快回来，也许他能找到鱼给我们吃。”爱德尔试图给他些鼓舞。但她知道马修找到食物是不太可能的。爱德尔把安东抱在怀里，温柔地拍着他，轻声给他唱着一首赞美诗。

耶稣宝血大有能力

还不到十分钟，爱德尔就听到了马修的尖叫声。起初她认为马修知道圣战士就在附近，那样大声喊叫一定是疯了。接着她意识到马修已经被穆斯林教徒们围困了，他大声喊着让爱德尔和家人逃走。几天前曾让她心惊胆战的喊声又一次传来：“快跑，爱德尔！快跑！”

没等到马修来得及喊出第二声，爱德尔就听到自动手枪的爆裂声。她马上撑着想站起来，但安东的胳膊还搂着她的脖子，她跌倒了。她起身时刚好瞥见克里斯蒂娜向马修哭喊的方向跑去。爱德尔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声喊着让她快回来。但一切都太迟了——他们已经被一群身着白色长袍的圣战暴徒包围了。

安东还躺在爱德尔刚才起身时放他下来的地方。他试着想站起来，但一个暴徒挥动砍刀，用有刃的一面向他的背部砍去。爱德尔撕心裂肺地尖叫着，扑在她儿子身上，试图保护他免遭第二刀。安东休克了——爱德尔看到儿子惊恐的脸慢慢变白。但她想帮安东的努力是徒劳的，另一个暴徒抓住她长长的黑发，没费吹

灰之力就把她抛向了半空。

暴徒们把沾满血迹的砍刀架在她脖子上，逼着她向竹林走去。他们开始撕扯她的衣服。爱德尔知道他们的意图。她手中还紧紧攥着那本圣经，但它也像她身上的衣服一样，被轻易地扔在了地上。爱德尔闭上双眼，默默地为家人祷告，祈求上帝保守她不被奸污。

接着爱德尔听到了她母亲、婆婆和宝贝安东的惨叫声，她知道他们被这群驱逐他们离开家的恶毒暴徒们残害了。爱德尔忍受不了，几乎要昏了过去。她瘫倒在地上，看着杀害她亲人的暴徒转身向她走来，血从砍刀上滴落下来——那是安东的血。

“噢，上帝！”爱德尔呼求着，不知道怎样能坚持下去。一个人解下沾满汗渍的头巾缠在她头上。上面写着“阿拉伟大。”爱德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喊着，“耶稣宝血是大有能力的。”

“她是个基督徒！一只猪！一只臭猪！干脆把她强奸杀死她算了。”一个声音鄙夷地说。一大群被激怒的穆斯林围了过来，用他们的方言商量怎样处置她，却丝毫没意识到爱德尔听得懂他们的每一句话。

试图把眼泪掩藏起来，爱德尔在心中默默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做的。这太邪恶了——请让他们明白。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太没有人性了。她还在继续祷告时，嘈杂声中前面传来一个压低的，轻轻的声音：“爱德尔，是你吗？”*爱德尔抬起头，看见暴徒从她的村子抓来的另一个人——他叫汉斯。

汉斯也被剥光了衣服，全身赤裸，血流得很厉害。爱德尔的心更陷入了绝望，她心里明白汉斯是不会活过今天的。爱德尔问他有没有看见马修或是克里斯蒂娜，他摇了摇头说没有。

有一个人抓起爱德尔的衣服，塞到她怀里，但不许她穿上。她低头看到圣经已经被他们撕成了碎片。

暴徒们押着两个俘虏，沿一条陡峭的山间小路向前走去，还不时用砍刀捅戳着他们身体最易受伤的部位。路越来越窄，爱德尔向山下望去，她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位置有多高，跳下去会是多么容易。她知道如果跳下去的话她会被摔死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帮助我，主！请帮助我。她不住地祈求着，压制着内心想跳下去的冲动。终于他们来到了山顶，一千多个圣战士已等在那里。他们年龄不等，有的才十几岁，但头上都缠着头巾，身着同样的白色长袍。

一个士兵把枪口对准爱德尔和汉斯，让他们前后紧贴着站着。这个士兵中等年纪，肩膀很宽。他把步枪放在一边，慢慢从刀鞘中抽出砍刀来。爱德尔环视四围，发现她和汉斯是一片白色海洋中只有他们两个是基督徒。她闭上眼睛，相信甚至希望一切都结束了。

几秒钟后，她感觉到温暖的鲜血顺着她的脸颊和身体流淌下来。“基督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她一遍遍尖叫着，汉斯也在尖叫着。她能听到不远处暴徒们愤怒有节奏的呼喊声，就不敢睁开眼睛。如果她闭眼时间足够长的话，她想，她会在另一边，在天堂睁开的。等待了似乎几个小时后，她不由地睁开了眼睛——面前是汉斯残缺不全的肢体。

八个简单的字

爱德尔浑身是血，但她无法辨认是她的还是从汉斯身上流出来的。受到穆斯林男人不断地殴打，她全身剧痛，但身上似乎没有明显的伤口。她的声音变得很微弱，但她仍尽力重复着几个字：“耶稣宝血大有能力。”冥冥之中，她知道上帝在保守她，不然到现在她应该死过好多次了。从他们剥光她衣服开始痛打她到现在，五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她知道安东、她的母亲、马修的母亲和

汉斯都遇害了。她猜测其他人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但她仍然活着，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残酷的殴打中，爱德尔莫名其妙地看到一丝奇妙的希望之光。

“圣战士”收起武器，告诉爱德尔该走了，她要给他们带路。他们把她推到队列的前头。爱德尔领着他们沿山背面一条蜿蜒的小路走下去。但根本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她只是在一种半昏迷状态中向前迈步，一面试图从脑海中抹去汉斯临死前的惨叫声和他尸体的惨相。这些暴徒把汉斯剁成碎块还不满足，又从周围椰树林中收集树叶堆在他尸体上，浇上汽油，放火烧了。

来到山脚下，他们不需要爱德尔带路了，就推着她向他们的村庄多码走去。他们一面不断拽她的头发，辱骂她，用砍刀从侧面击打她赤裸的身体。每次挨打爱德尔就会高呼：“耶稣宝血大有能力！耶稣宝血大有能力！”有时有人会后面突然跑上来，挥动砍刀，用刀面猛地拍打她的后脑勺。爱德尔会像个布娃娃那样摔倒在地上，两手紧紧抱住头，感觉似乎有千百只针刺入她的头颅。但当她最终放开双手，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并没有流血。

与内心的仇恨斗争

爱德尔又一次意识到上帝在奇迹般保守她的性命，她勇气倍增。但这是为什么呢？她不明白那么多人都被残杀了，为什么她却仍然活着。连那些抓她的人脸上也现出了迷惑茫然的神情。爱德尔猜想他们是否也想弄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女人，竟然受得住不断的毒打而且仍然活着。听到爱德尔喊“耶稣宝血”，他们更加愤怒了。

终于有一个人走到她面前去制止她，他点着了一把烟叶强行塞入她口中。看到燃烧的叶子向她逼来，爱德尔瞪大了双眼。她试图反抗，但根本敌不过对方有力的胳膊。以为终于让这个“异

教徒”闭嘴了，那人得意地向周围的人笑了笑。但当他把手拿开后，爱德尔啐出了冒烟的烟叶，又一次充满信心地说，“耶稣宝血大有能力！”地狱般的噩梦仍在继续中，但这八个简单的字对爱德尔来说却变得越来越真实。

太阳落山了，一轮满月照着他们继续向多码走去。爱德尔能看到村中房子里映出的灯光和孩子们追逐玩耍的身影。她回想着自己的村庄，悲哀的记忆再次现出脑际：同样是在傍晚，村里的孩子们也曾像他们这样嬉戏。

队列突然停住了，爱德尔被命令穿上衣服。他们留下两个二十岁以内的年轻人带着手枪看守爱德尔，其他人继续向村庄走去。爱德尔问这两个年轻人是否知道她女儿的下落。

“哦，我们把她杀了。”

直觉告诉爱德尔他们是在撒谎，她能看到对方眼中的仇恨。她也感觉到仇恨在自己心中增长，就祈求上帝帮她挪去。

不久之后，爱德尔被带入了村庄，在那里她又一次受到嘲弄和折磨。圣战士是残酷的，但她是坚强的。如果死期已到，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死在这帮士兵手中。爱德尔意识到她是他们唯一的人质。她不敢想象有多少人已经遭害，也不知道哪一样更糟糕，是死呢还是被这群恶毒的疯子抓作俘虏。尽管疼痛难忍，但每当有士兵毒打她虚弱的身体时，她都仍然大声宣告，“耶稣宝血大有能力！”

在圣战指挥所，爱德尔又一次被剥光了衣服。三个妇女带她进了一间后房，把她按进一个生锈的铁盆中，用冷水给她洗澡。

“请让我自己洗吧，”爱德尔恳求说。但她们根本不听。爱德尔再次请求时，她们就用大木勺打她。洗完澡后，她们扔给爱德尔一件旧体恤和一条满是窟窿的短裤，并告诉她说她自己穿来的是“肮脏的猪衣服”，会被烧掉。

“基督徒都藏在哪里？”

十一个男人被安排审问爱德尔，另有三四十人围着他们。爱德尔辨认出他们几个是曾在9月9日那天举着旗帜向她的村庄高唱“和平归于多底岛”的人。主审还曾在讲台上慷慨陈辞。爱德尔再次感觉到内心升腾的仇恨：正是他们许诺和平，却又背约袭击了她的村庄，杀害了包括她的宝贝安东在内的朋友和亲人。现在，这些人把她紧紧按在房间中央一把木椅上，她怀疑他们对和平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那些基督徒都藏在哪里？”又高又瘦的那人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的。即使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爱德尔知道许多基督徒藏身的地方，但她也清楚自己一旦说出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他们。我们只是想知道他们在哪里而已。难道你不想回家吗？”爱德尔只是默默地坐着，拒绝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审讯又过了半个小时才结束。爱德尔挨了几个狠狠的耳光。有人把一盘食物摆在她面前，但她拒绝吃饭。两个男人毫不在意，用力扳开她的下颚，强行把食物塞入她口中。尽管三天三夜没吃任何东西了，爱德尔还是把食物啐出来。

爱德尔拒绝吃饭和回答问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多码村。许多人聚集在指挥所外大声叫嚷着，“把她交给我们。我们会把她剁成碎块，塞进地底下。”

听到这些愤怒的叫喊声，爱德尔心中又恨又怕。最后，一个名叫萨伯姆·萨巴的老人走进了房间。他看起来不像其他人那样怒火冲天。他跪在爱德尔椅子旁边，问她能否告诉他们其他基督徒藏在什么地方。

“不，我不能。”恐惧占了上风，泪水从她眼中涌了出来。萨

巴站起来对那个指挥者说，“最好让我带走这个孩子。如果她继续待在这儿，她会被杀死的。”

有人护送爱德尔去了萨巴家。一些人仍然跟着他们，叫嚷威胁着，扬言要杀死她。他们发誓要守在萨巴房子外面，等待合适的机会袭击她。但萨巴告诉爱德尔说：“你在这儿是安全的。你可以睡在我的客房。”

走进简陋的卧室，爱德尔很快转身反锁上门。然后她坐在当作床铺的一条茅草垫子上，想起她的宝贝安东，泪水喷涌而出。

“你以为他会救你脱离这一切吗？”

第二天，一队身穿制服的士兵进了村庄。他们马上被带到萨巴家去见爱德尔。问题还是一样，“其他基督徒都藏在哪里？”

爱德尔又一次拒绝回答。但是被允许回到自己的房间后，透过薄薄的墙壁，她偷听到了士兵们的谈话。他们已经铁了心，只有一个目标——找到其他基督徒。他们决定让爱德尔带路。她惊恐万分，暗暗拿定主意：与其给敌人带路，不如死了好。

将近傍晚，三个村妇给爱德尔送来些食物，但爱德尔还是继续绝食。这几个妇女谈论起来，爱德尔发现自己以前认识她们。她们来自另一个村庄，都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然而，嫁给穆斯林男人后，她们都被劝说皈依伊斯兰教了。其中一个叫乌弥的女人开始狠毒地批评爱德尔。“你儿子和你母亲的死都是你的错，”她责骂说，“你拒绝加入伊斯兰教，现在你亲自体验到其中滋味了吧？你想信靠耶稣，但你认为他能救你脱离这一切吗？”

“住嘴，乌弥！不要那样说。”另一个妇女命令道，“你以为呢？你以为穆罕默德会拯救我们吗？”爱德尔察觉到这个女人眼中的温柔。在她将要离开时，爱德尔伸开双臂拥抱了她。那个女人抽泣起来，在她耳边低声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回到基督身边

的。”

爱德尔不知道自己是在下结论还是询问这是不是有可能。看着她忧伤的面容，爱德尔轻声回答说，“如果你真想回到主的身边，他会为你开路的。”

傍晚时分，士兵们回来了。他们决心把岛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聚到一起。爱德尔是帮助他们找到其他人的最佳人选。一旦所有基督徒聚集到一起，他们会全部被烧死，一个也不留。爱德尔知道自己无法阻止他们的邪恶计划，所以她只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祈求主加给她力量。如果他们让她带路，她知道拒绝会意味着死路一条。

有人在萨巴房子外面欢呼起来。爱德尔爬到外墙边，透过墙缝想看清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士兵们又抓获了另一个基督徒家庭。丈夫已经遇害，妻子和三个孩子正被带往多码来。爱德尔听到他们说那个女人叫罗丝。当她重新坐到茅草垫上，心沉了下去。她非常熟悉这一家人。他们的一个孩子年龄与安东相仿，几乎每天都在她家里玩耍。

将近半夜，萨巴回来了，面带愁容。“爱德尔，我们该怎么办呢？军队已经下令你跟他们一起去了。”

爱德尔震惊地听到他竟然说“我们”。萨巴看起来同情她受的苦。他的善良在一片仇恨的海洋中给她提供了一个得安慰的港湾。但爱德尔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就可以杀死我。我是不会跟他们去的。”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他们？”萨巴问。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意图。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是不会帮助他们去杀其他人的。”她回答说。

萨巴走出了房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爱德尔仍然绝食。黎明前几小时，传来了更多的消息：又有一家人遇害了……更多女人和孩子们被抓了……抓到一个年轻的女孩。爱德尔不断猜测，

她能否知道克里斯蒂娜的下落，或是她已经成为新俘虏中的一员。如果他们杀了克里斯蒂娜可能会更好，这想法让她惊恐万分。但她害怕这些邪恶的士兵会对她可爱纯洁的女儿做出怎样的残行。

克里斯蒂娜

凌晨四点钟，爱德尔向神呼求，“为什么你不让我死？”她一遍遍重复着这个困扰着她烦的问题，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滚落下来。

房间外面的人仍然无情地威胁她。有人用砍刀捅过薄薄的外墙，差点刺死他。两个几天前曾照看过爱德尔的村妇也来了，请求她吃点东西。但她拒绝了。她待在房间里，大部分时间蜷缩在墙角抽泣，只在黎明时分设法让自己小睡一会。她不停地为马修和他的家人祷告，但更主要的是为克里斯蒂娜祷告。

接着，消息来了。

“爱德尔，”萨巴喊着，冲进她房间。“在外面来了一些人，他们说抓到了你的女儿克里斯蒂娜。”

虽然这是个冒险，很大的冒险，但爱德尔必须弄明真相。克里斯蒂娜真的还活着吗？或者这仅仅是个残酷的花招骗她走出萨巴的房子？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证明它。

他们坐船向一个叫撒卢比的村庄驶去。船上有六个士兵、爱德尔、应她请求与她同去的萨巴和一个叫马科斯的小俘虏。马科斯是安东的一个朋友，只有七岁。爱德尔拉过这个小女孩，紧紧拥抱着她。这个女孩是他们全家人的朋友。爱德尔抽泣着，轻轻用手拂开马科斯脸上乱蓬蓬的头发——多熟悉的一张脸啊！

在去撒卢比短短的行程中，爱德尔紧紧靠近马科斯坐着，搂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看到马科斯，就不由得勾起了爱德尔对安东的回忆。但当早已等候在岸边全副武装的士兵映入眼帘时，

这平静的一刻就随即消逝了。士兵猛地把爱德尔拽上岸，又开始残酷地毒打她。

马科斯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她大声尖叫着，小小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着。听到马科斯的哭喊声，爱德尔又一次大声宣告：“耶稣宝血大有能力。”爱德尔现在担心来撒卢比根本与克里斯蒂娜无关，不断的拷打也打破了她的希望。萨巴冲这伙人大喊，乞求他们住手。他尽力帮爱德尔挣脱出来，扶她来到岸上一座关押俘虏的大房子里，然后告诉她说自己不得不离开。“我很抱歉不能再帮助你了。如果我继续干涉，他们会连我一起杀掉的。”

房子里有许多别的女人，听到外面士兵们有节奏的呼喊声，都浑身颤抖着。当听到有脚步声向她走来，爱德尔双手紧紧地捂住脸抽泣着。当她抬起头，竟发现是她的克里斯蒂娜！

“妈妈！妈妈！”克里斯蒂娜哭喊着扑进母亲怀中。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克里斯蒂娜艰难地抽噎着说，“我很难过，妈妈……我很难过。他们杀死了奶奶，也杀死了安东……我看见他的尸体了。噢，妈妈！”

“我知道，克里斯蒂娜……我知道他们杀了他们。”回想起那凄惨的一幕，爱德尔再也承受不住了，她忍不住哭出声来。克里斯蒂娜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只是一个劲儿地亲吻着妈妈……吻了又吻……

寻求没有答案的答案

被俘后第六天傍晚，爱德尔和其他六十名俘虏被招聚到一起。士兵告诉他们第二天必须皈依伊斯兰教。

“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穆斯林。”爱德尔说。

“很好，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穆斯林。但如果你或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不听从的话，你们就会被全部杀死。”那个指挥者反驳说：

“他们的血会归到你的头上。”

那天晚上，基督徒俘虏聚集在一起开会。这是遭受袭击以来他们第一次被允许集体见面。流泪拥抱后，他们清楚必须做一个决定：是同意皈依伊斯兰教呢，还是做一个基督徒烈士？“我们可以遵守他们的教规，念他们的祷告文。神知道我们的心，他是不会审判我们的。”终于有个男人说道。

“那怎么行呢？我们已经抵抗了这么久，难道一切都白费了吗？”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死吗？”

“难道神要我们都死在这个穆斯林村庄吗？”

对于爱德尔来说，争论似乎离她很遥远。她思考着他们可怕的处境。爱德尔知道她会很容易地拒绝皈依，她的信心会伴她走到终点的。但她的行为会决定其他人，包括克里斯蒂娜在内的命运。这公平吗？这个问题折磨着爱德尔，进退两难中，她向神呼求一个答案。她得到的只是沉默。

第二天上午，基督徒被召集到院子里。“你们决定了吗？是皈依，还是死？”一个圣战士问道。

没有人敢第一个回答，就连那些最小的孩子也拒绝说话。他们被这个问题吓呆了，内心既充满恐惧又挣扎着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倔强的沉默让那个指挥者越来越不耐烦。他用方言大声地冲着部下吠叫，下了一个命令。很快士兵又回来了，手上带来了十多把木勺。他们以一种娴熟却古怪的方式开始和泥，强迫基督徒吃下去。看到爱德尔啐出口中的泥巴，那个指挥者狠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冲她大喊，“吃下去！现在就吃下去！”

爱德尔拒绝了。

穆斯林士兵拖来了一条水管，然后向这些俘虏身上喷水，进行所谓的“伊斯兰式受洗”。他们边喷水边有节奏地高唱可兰经

文。唱完后，他们开始像醉汉那样跳舞，向空中开枪，欢庆使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的胜利。俘虏们在一旁静静地站着，困惑地看着这些士兵继续他们所谓的庆祝。

但当留意到一些士兵扛着成罐的汽油向一边走去时，他们的心沉了下去。一个穿着不俗，模样尊贵的人走在士兵们前面。爱德尔认出他是亚瓦岛的一名首领。他沉着地走过来，随即命令士兵把基督徒锁在附近一所房子里，并在房子外面浇上汽油。

被推进房子后，惊惧万分的基督徒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大声哭喊。他们每一个都在被俘中一次次表明了不怕为基督而死。但一想到被火烧死，特别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火吞噬，他们就难以承受。最后，他们同心合意地跪下来，祈求上帝救他们脱离这残酷的死刑。

他们正祷告时，外面士兵之间起了争执，他们在争论是否该烧死这些基督徒。其中一人主张说这些俘虏们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留着他们在圣战中会有用处的。如果俘虏们愿意参加圣战，就证明他们对阿拉的忠心，就免他们一死。其他士兵很快同意了这个意见。

反叛的代价

外面的争论让爱德尔和其他人惊呆了。这并不是他们期待的答案，但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如果成年俘虏同意与士兵一起参加下次的圣战，所有人都会活命。否则房子会被浇上汽油，他们都会被烧死。全身战抖的基督徒跪在地上，再一次互相对视，期望从对方得到鼓励，猜测着谁敢第一个发言。那个指挥者冲进房子，大声向他们宣布这个“好”消息：“能拿得动砍刀的，都来参加我们的圣战吧。那会很有趣的！”

听到这令人倒胃的呼吁，一股怒火涌上爱德尔的心头。藉着

一股勇气，爱德尔站了起来。指挥者笑了，以为他有了第一个志愿者。出乎他意料的是，爱德尔对其他人说，“你们谁也别跟他们去。如果他们要杀死我们，那我们就死在这儿好了，至少我们会死在一起。”

指挥者对她的反抗勃然大怒，他一把抓住爱德尔的胳膊问道：“你说什么？”

爱德尔重复说，“我们是不会参加圣战的。现在请你出去。”指挥者紧紧扭着爱德尔的胳膊，逼视着她。不用开口，他的目光已经充分显露了狂怒。但爱德尔相信神会饶恕他的。她也清楚正面顶撞是要付出代价的。指挥者很快转过身去，走出了房子。其他人在敬佩爱德尔执着的时，也在猜想她的行为是否已经决定了他们全体的命运。

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士兵走开了，俘虏被带出了小屋。

两周过去了，爱德尔不断受到威胁。穆斯林士兵心里清楚爱德尔对其他囚犯有影响力，认为她应被处死。爱德尔现在在克里斯蒂娜的坚持下慢慢开始吃饭，她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了。

军队首领们几乎每天都光顾这个小村庄，商量如何处置这些俘虏。他们怀疑基督徒并没有诚心皈依伊斯兰教，提议应该按照以前的计划，把他们关在小屋里烧死，免得这个村庄再受玷污。最后，为了证明人质已经皈依，他们决定对所有女人施行割礼。

一些女人吓呆了，她们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这个反应更证实了村庄指挥者的疑心。他再次坚持把他们全部处死，但其他人仍然认为基督徒活着是有用处的。穆斯林首领最终决定暂且让俘虏们活命，但他们带走了所有未成年的女孩，包括克里斯蒂娜，残忍地对她们施行了割礼。剧痛是难以忍受的，克里斯蒂娜不停地哭。愤怒又一次在爱德尔心中升腾起来，她试图压制内心反复翻腾的怒火。虽然她自己的苦难经历已经超出常人所想的，但她无法容忍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受苦。爱德尔感到自己憎恨除萨巴

以外的每一个穆斯林教徒。她知道仇恨是灵魂的毒瘤，饶恕是唯一的解药。然而，饶恕似乎那么遥远，几乎是不可能的。爱德尔只是不住地祷告。

六周过去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被处死的威胁。但这却深深地困扰着爱德尔。她能察觉出穆斯林男人打量她的异样眼光。事实上，一伙人曾经试图强奸她，但没有得逞。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她能感觉到他们情欲的膨胀。甚至连村庄指挥者也做出了非礼的举动。爱德尔不知道自己还能抵抗多久。她渴望得到马修的安慰，也怀疑他是否还活着。

马修

一天清晨，一小组政府官员出人意料地坐船来到了撒卢比村庄。他们来调查基督徒在这个村庄被拘为人质的指控。尽管穆斯林士兵已经强烈否认了这个控告。然而，这只船的主人拿何是个基督徒。他早已听说一个叫爱德尔的女人被关在这里。官员们下船后，他就马上开始寻找爱德尔。

“你是爱德尔吗？”有人帮他指出了爱德尔，拿何走近她，悄声问道。

“你是谁？”爱德尔疑惑地问道。她的话音未落，拿何就抱住了她，抽噎着说，“我已经听说了所有关于你的事和你在这儿的处境。”

“啊？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是马修告诉我的。”

爱德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修还活着！六个多星期来，她第一次感到一阵喜乐，她实际上笑了。“马修还活着？”她想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是的，他当然活着。你想给他写封信吗？”拿何问道。

给马修写信的想法很快闪过了爱德尔的脑海。她是何等渴望与马修取得联系！但她清楚有比写信更要紧的事情。“是的，我很愿意给马修写信。但我必须先完成一件事。快点！给我一支笔和几张纸。”

爱德尔坐下来，开始飞快地写下所有俘虏的名字。正写着，她留意到指挥者向这边走来。“快，拿何，拿着这个。一定要小心。”爱德尔快速拥抱了拿何，走开了，后悔没能给马修写封信。她多么渴望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她是多么爱他，想念他……克里斯蒂娜是多么勇敢。可是时间来不及，她必须让外面知道其他俘虏的消息。毫无疑问，他们的家人也在担心。现在，她只祈求没人偷听到她和拿何的谈话。

“你写了些什么？”得知爱德尔不仅与船主谈过话，还塞给他一张纸条后，指挥者大发雷霆。“你写了一封信？”

“没有，我没有写信。”爱德尔回答说。

“那你写的是什么？”他把刀横在爱德尔脖子上，愤怒地一字一顿地问。

爱德尔平静地回答说，“我只是写下了所有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的名字。”

“什么？！”指挥者气得火冒三丈。爱德尔确信他会把刀子直接捅进她脖子的。但这一次，她没有感到害怕。她已经做了应当做的，而且知道马修还活着。今天是个好天气，就连无情的指挥者也破坏不了她的好心情。

“我刚刚向政府官员保证说这儿没有人被强迫拘为人质。我还签了协议。现在你却给了他们所谓囚犯的名单。你这只猪！会有你好看的。”

指挥者是说话算数的。那天下午和接下去的好多个下午，爱德尔都遭到毒打。

过了不到两个月，撒比卢村又一次受到调查。爱德尔传出去

的名单已经在政府官员和其他俘虏家人中间流传开来，马修也知道了。有人告诉爱德尔说“马修正准备跟政府官员一起来接你和克里斯蒂娜回家。”

爱德尔欣喜若狂。她和女儿经历了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地狱般的噩梦，现在他们终于要回家了。她精神振奋，甚至发现自己又开始笑了。然而克里斯蒂娜看起来却不那么相信。“我们真的能回家了吗？”她怀疑地问道，“我们要跟爸爸一起离开这儿吗？他们要是不让我们离开怎么办？”

爱德尔听得出女儿声音里带着顾虑，也清楚她的疑问是有根据的。爱德尔把勇敢的女儿抱在怀中，不知道劫持者会用何种阴谋阻止她们离开。第二天，她就知道了。

“我不能跟你走”

第二天，指挥者命令爱德尔和克里斯蒂娜站在聚集的基督徒面前，大声宣布说，“我们很快要带爱德尔和克里斯蒂娜去多码见她的基督徒丈夫。”这些信徒怀着极大的期待，因为马修要来的消息已经在俘虏们中间传播开来。他们了解爱德尔，知道她一旦离开，便会一刻不闲来营救，直到其他人也被释放。爱德尔将是他们通向自由的生命线。

然后，指挥者威胁说，“爱德尔和克里斯蒂娜将会回答一个问题：她们愿意跟你们留下还是与马修离开。如果她们任何一个选择跟马修离开，我会把你们全部杀掉。”说完后，他走到一个不满五岁的小女孩跟前蹲了下来，从刀鞘中抽出刀子，用刀尖顶着浑身战抖的小女孩的喉咙，恶毒地补充说：“包括你！”

基督徒站在那儿，看着爱德尔。“她会怎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他们想，同时也在思考，如果自己处在爱德尔的景况会怎么做。爱德尔知道，如果选择与马修一起离开，没有人会责备她

或是克里斯蒂娜。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指挥者就说，“我们走吧。”

现在就走？爱德尔根本不知道马修早已在等待她们了。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她需要时间祷告，需要时间考虑指挥者是在恐吓她们还是真的会杀掉所有人质。她怎么能拒绝她的马修呢？但她又怎么能够作出一个意味着其他人死亡的选择呢？

爱德尔还没缓过神来，就被带入一个房间。马修和军队官员正在房间里坐着。进去时，指挥者在爱德尔耳边低声说，“记着：如果你们任何一个跟他回去，我会杀掉所有囚犯。而且，我也会杀死马修。我发誓我会把他杀了。”他冰冷的话语让爱德尔脊背发冷，驱散了她认为只是吓唬一下的可能性。

爱德尔看得出马修眼中的焦虑。他是何等渴望带妻子和女儿一起回家！过去的三个月对他来说就像一生之久，可他现在看到希望了。他也意志坚定，爱德尔知道他一定下了决心：不带走妻子和女儿，他是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爱德尔只是祈求主加给她力量。

一位自我介绍为塞得先生的官员马上问道，“爱德尔，你愿意跟马修一起离开还是留在撒比卢？”爱德尔早就一字不差地知道这个问题了，而她也被明确告知该怎样回答。她想开口，但嘴唇只是动了动，没发出任何声音。塞得先生又提高声音把问题重复了一遍：“爱德尔，你愿意跟马修回去还是留在撒比卢？”

爱德尔直视着马修。马修正在疑惑她为何迟迟不答。“马修……”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她哽咽着说，“我不能跟你走。”

马修刚要从椅子上跳起来，准备扑向爱德尔问她为什么，塞得拦住了他，不让他开口。接着塞得又马上问了克里斯蒂娜同样的问题。爱德尔透过泪眼看着她女儿，不知道克里斯蒂娜会怎样回答。她还没来得及把一切告诉克里斯蒂娜。她现在确信如果她们任何一个同意跟马修回去，指挥者会杀了马修和所有的俘虏。

但她怎么能期望只有九岁的女孩明白这一严重的后果呢？

“爸爸，很抱歉，我不能跟你走，”克里斯蒂娜啜泣着，拼命地向父亲道歉，试图解释她们的处境。

塞得先生粗暴地打断了她，“好了，一切都结束了。事情就这样定了。明白吗？”

在严格监督下，爱德尔和克里斯蒂娜被允许与马修单独见面五分钟。她们被严令不准低声说话，但爱德尔不顾这些。她一边轻声说话，一边祈祷他们不会偷听到她的话。“马修，我只能这样回答。如果我们跟你走，他们威胁说要杀死所有其他人。请不要恨我。只要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希望。我知道我们有一天会重新在一起。”

马修注视着美丽的妻子，看到她眼中的痛苦，十分敬佩她的勇气。他无话可说，只是看着自己心爱的家人，干脆地说，“我明白。”

紧抱希望

见面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她们两人被带出房间。爱德尔想回头再看马修最后一眼，但指挥者预先察觉了她的意图，用拳头顶着她的肋部说，“你敢回头看他？”他嘶声道，“他是耶稣的孩子，是只猪！”爱德尔的希望破碎了，她无法想象未来会怎样，只是不停地哭泣。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爱德尔还抱着有一天能与马修团聚的希望。哪怕这只是个遥远的梦，至少这给了她一点盼望，帮助她减轻了被俘的无尽的痛苦。

然而，4月10日，她的梦想变成了梦魇……

“爱德尔，”指挥者说，“我已经决定怎样对付你了。你给我惹了这么多麻烦，很让我头痛。我决定让一个穆斯林男人娶你，

也许他会有办法制服你。”

爱德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我已经嫁给马修了！”

“我告诉你，马修不是人，他是只猪。我不承认他与你的婚约。如果你拒绝嫁给我为你选的这个人，我会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占有你的。”指挥者不再听她的辩论。他野蛮的神情告诉她，他是严肃的。她无路可逃了。

爱德尔去了其他女俘虏那里，请求她们的帮助。她知道她们也不能做什么，但至少她们会跟她站在一起，抗拒这桩被迫的婚姻。但她们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每个人都保持沉默。最后，终于有人开口说：“如果你不嫁给他，他们会强奸我们，把我们全部杀掉的。”

爱德尔悲痛欲绝。她曾那么尽力地帮助她们。现在，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她抽噎着说，“你们怎么可以把我当作商品，把我卖掉来保全自己呢？”

她们只是抱成一团啜泣着，不住地向她道歉，心里也明白这不是会是最后一桩被迫的婚姻。

爱德尔和克里斯蒂娜被迫搬到她新丈夫埃闵家中。爱德尔相信生活已经糟糕到透顶了。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在等待她。几个月后，爱德尔怀孕了。

一个新生命

到十月，爱德尔的情感陷入了崩溃状态。她觉得自己正不由自主地堕入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些禽兽们杀了她的母亲和儿子，毒打过她不知多少次。现在他们把她和马修团聚的希望也夺走了。从被俘那天就开始的仇恨比她腹中的新生命生长得更快。她不停地抽泣着，徒劳地寻找希望。她甚至无法爱她怀的这个无辜的婴

孩。对爱德尔来说，这个孩子只会提醒他们从她生命中夺取了东西。

“我不会再让他们继续剥夺下去了。”她下定了决心。

等到只剩她一个人在家时，她悄悄走进厨房，拿起柜台上的刀子。很难相信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爱德尔怀疑自己为什么活下来，难道只是为了经历了如此的绝望吗？她知道上帝保守了她的性命，但她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她慢慢地把刀对准腹部，闭上双眼，祈求上帝饶恕她。

“住手，妈妈！”克里斯蒂娜大声喊着冲进厨房，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刀子。爱德尔瘫倒在地板上，放声大哭。克里斯蒂娜也哭了起来：“妈妈，你在做什么？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这个婴孩没有错。它是无辜的。”

爱德尔垮了，女儿的话语回荡在她心中。她一连几个小时抽泣着，向上帝坦白她对那些劫持者的仇恨，祈求上帝赦免她。她开始意识到像那些无情地对待她的士兵那样，她的怒火差点葬送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尽管她没有立时感到饶恕了那些伤害她的人，但她知道必须求神亲自做感动的工作。现在她开始经历神大爱的医治能力，她心中的仇恨曾阻碍了这个恩典。

爱德尔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腹部，对里面的小生命说话。她相信是个女孩，给她起名叫撒拉。“撒拉，请原谅我。妈妈有罪，你是无辜的。你是劣质土壤的好苗。我爱你。”

在爱德尔继续祷告和对撒拉说话的时候，空中的乌云慢慢飘走。爱德尔以前把她看作另一个敌人，是杀害她儿子凶手的孩子。现在她意识到这也是她的孩子，是上帝的创造之一。爱德尔拥抱着两个女儿，感觉到她们之间立时形成的亲密关系。

第二天，爱德尔拿过一张纸。她知道自己必须与马修取得联系，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乞求他的宽恕。告诉他即使他不再把她

当作妻子，她也会理解，不会埋怨他。她爱他，渴望他们的团聚。爱德尔边写边落泪。泪水掺杂着墨水，浸透了整封信。她怀疑马修否认清信里的字。信落款时，她已经写满了六页纸。对爱德尔来说，这是一封让她最痛心也是最重要的情书。她小心地把信叠好，藏了起来，祈求有机会把信交给马修。

12月24日那天，所有俘虏都被迫去椰子园干活。这是艰苦的劳动，对已有六个月身孕的爱德尔来说更是如此。但他们也意识到这是圣诞前夜。每个人都品味着过去美好的节日回忆。傍晚，爱德尔轻轻哼起了《平安夜》的曲子，很快，其他人也一起唱了起来。士兵们在一旁板着脸狐疑地听着。每个人都清楚唱基督教传统圣诞歌的危险。他们可能会挨打，但那天似乎没人在意。歌唱所带来的喜乐超过要忍受的惩罚。

他们同时也在想念着自己的家人，一直唱到夜幕降临。虽然他们的身体是被禁锢的，但飘扬的歌声释放了他们的灵魂。第二天早上，他们眼中含着忧伤和喜乐的泪水，为他们的被俘而悲哀，同时期待更加幸福和快乐的明天。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在种植园里一起度过的圣诞节。

3月18日，撒拉出生了。

孩子已经降生，克里斯蒂娜觉得该是告诉妈妈的时候了。“你和撒拉必须想办法逃走。你必须离开。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我不能丢下你，克里斯蒂娜。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爱德尔向女儿保证说。

“妈妈，听我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坚定的十岁女孩恳求说：“埃闵是不会让我们一起走的。但如果你和撒拉离开，他会以为你们一定还会回来。但你不能回来，你必须去爸爸那儿。为了我，他会来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爱德尔知道女儿是对的，但她不确定自己怎么能实施这么一个计划。她已经有了撒拉，不知道马修是否还承认她是自己的妻

子。这么多的问题萦绕在脑海，爱德尔没有勇气逃跑。

四月她终于盼来了答案。爱德尔一直都把给马修的信带在身上。六个月过去了，她盼望祈求着能有机会把信送出去。一天下午，机会终于来了。许多孩子来这个村庄玩耍。爱德尔认识其中的一个。她悄悄走到孩子们嬉闹的地方，很快地把信递给那个孩子，告诉她一定要把信交给她丈夫马修。孩子接过了信，点头答应了。

爱德尔回到家中，祈祷信会送到马修手中，祈求他会原谅她并仍然爱她。每天爱德尔都焦急地在村口张望，期待那个孩子再次出现。没过几天，那个孩子来了。

“你见到马修了吗？你把信交给他了吗？”她马上问那个捎信的孩子。

“是的，我把信给了马修。我给他信的时候，他还让我把这个给你。”

看到孩子手中递给她的信，爱德尔诧异万分。原来在没收到她的信之前，马修已经给她写好了信。褪色的信封和皱巴巴的纸边告诉爱德尔马修像她一样把信带在身上也有一段时间了。

她本想立即把信拆开，但又很快改变了主意。万一马修恨她怎么办？万一他已经娶了另一个女人呢？爱德尔跑回家，心里象打碎了的五味瓶。撕开信，看到马修熟悉的笔迹，爱德尔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

“爱德尔，即使你跟十个男人有十个孩子，你也仍是我的妻子。难道你忘了牧师的话了吗？现在只有上帝能使我们分开了。我爱你。”

马修

爱德尔得到了答案。她要计划逃跑。

逃跑与拯救

又过了不到两个月——6月18日，埃闵同意爱德尔去附近一个小岛探望几个亲戚。爱德尔紧紧抱着撒拉，拉着克里斯蒂娜的手准备登上小小的渡船。但埃闵一把拽住了克里斯蒂娜，“她得留在这儿。”

爱德尔乞求埃闵让她带着克里斯蒂娜，但他不肯。“如果克里斯蒂娜不去，那我也不去了。”爱德尔坚持说。但埃闵不为所动。他知道如果同意的话，他的“妻子”会逃走的。

这一切正如克里斯蒂娜所预料的。她拥抱着妈妈，在她耳边低声说，“妈妈，走吧。请答应我你和撒拉一定去爸爸那儿。走吧，我求求你。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爱德尔把女儿搂得更紧了。她怎么忍心让女儿单独留下！克里斯蒂娜的请求刺痛了她的心。她奇怪女儿怎么这样勇敢。爱德尔吻别了克里斯蒂娜，明白自己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她，或许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爱德尔倚着船栏杆站着，看着克里斯蒂娜渐渐地消逝在远方。她抱着撒拉哭起来，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她并没有打算去探望远方的亲戚。在埃闵还没意识到她的逃跑之前，她会尽快赶到马修那儿。然后，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想办法救出克里斯蒂娜。

经过一星期漫长艰苦的旅途，爱德尔终于到了马修居住的地方。担心埃闵会察觉她的意图，爱德尔到当时为止一直避免与马修的任何接触。现在，她抱着撒拉，静静地坐在客厅后室的床上，焦急地等待着马修。“马修真的还会再要我吗？”她反复地问自己，“撒拉怎么办？”

爱德尔现在已经自由了，但心中却仍感觉自己是被禁锢的。更糟糕的是，她感觉自己是个叛徒。她已经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还撇下了自己的女儿，马修怎么会原谅她呢？爱德尔不停地质问自己，不一会儿在泪水中睡着了。

听到马修走进房间的声音，爱德尔猛地醒了。她从床上坐起来，全身战抖着。她抱起熟睡的撒拉，站了起来。爱德尔突然确定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内心一股冲动驱使她逃出这个房子。她没有考虑要逃到什么地方，她只想逃走，因为她无法面对马修。

但她还没走到门口，马修已经进来了。他大步走过来，满怀喜悦地把妻子拥在怀中。然后他低头看着爱德尔怀中的孩子，笑着说，“这就是我们新生的女儿吗？”幸福的泪水从爱德尔眼中流了出来，她珍惜着这盼望已久的团聚。她多想永远这样假依在马修身旁，享受他强有力的胳膊给予她的安全感。但她知道马修必须离开，在救出克里斯蒂娜以前，他是不会让自己歇息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任何马修或是克里斯蒂娜的消息。爱德尔不安地等待着。万一他们杀了克里斯蒂娜怎么办？马修要是死了怎么办？这是否全是我的错？这些苦恼的问题无情地折磨着爱德尔，她呼求上帝给她信心。

在被俘的十八个月中，爱德尔曾是那样渴慕圣经的话语。现在她在熟悉的经文中找到了安慰。她想起在丛林中，圣战士是怎样把她的圣经砍成了碎片。她翻到腓利比书 4: 13，习惯性地大声读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她想起上一次读这句话是在遭受袭击那天，村庄后面的山上。从那时起，一生似乎已经过去。她被带进了地狱，现在又回来了。她知道噩梦远没有结束。她想念克里斯蒂娜，怀疑自己是否出卖了女儿。

马修离开两个多星期后，爱德尔终于听到消息说马修已经救出了克里斯蒂娜，她马上就会见到他们了。他们一家人终于又要团聚了。喜乐的泪水从爱德尔脸颊滚落下来，她感谢上帝帮助马修救出了克里斯蒂娜。但同时她也在想埃闵会用什么手段去找回她们。

后记

我们采访爱德尔时，她正和马修在一所秘密的圣经学校学习，以待成为布道家。尽管爱德尔出逃后几个月已经过去了，但她和一家人还是不断逃避埃闵的追捕。埃闵雇了许多穆斯林，还在继续搜寻她们。好几次爱德尔险些被他们抓住。

重获自由后，爱德尔不得不面对生活中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起初她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她知道自己必须原谅那些圣战士。这艰难的一步实际上在她怀孕时就迈出了。那时，克里斯蒂娜就提醒她所怀的孩子没有错，撒拉是无辜的。爱德尔知道说出“我赦免他们”这句话很容易，但这几个字需要穿透她的心，才能让她从心底真正赦免他们。在逃脱后的几个月里，爱德尔花了许多时间祷告。她祈求救恩也会降临到那些伤害过她和她家人的人。她相信这样的祷告是帮助她从内心真正饶恕他们的关键。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具有挑战性：爱德尔必须原谅自己。由于她和埃闵被迫的婚姻，爱德尔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叛徒。不幸的是，其他基督徒也这样认为。这个想法不断地折磨着她的心，特别是在她出逃期间给她增添了许多焦虑。有时爱德尔觉得马修和其他基督徒朋友们会因为她被迫的婚姻而把她“排除在外”。这种内心的痛苦比身体上所受的虐待更难对付。

获得自由后，他们会见了一对曾经照顾过马修的传教士夫妇。这对夫妇曾在国内和国际上帮助她的获释。当爱德尔走近她丈夫时，圣灵加速了他的工作。马修的第一句话就是，“爱德尔，你不是个叛徒。”

听到这句话，爱德尔哭了起来，整个人放松了。从那时起，她开始原谅自己。

爱德尔和马修还在继续努力营救那些与她一起被俘的人得到释放。想到本书中提到的那些还未获释的人，爱德尔心情沉重。她请求我们的代祷。



1993年3月1日

天出奇的冷，暮色浓重时分警察再次包围了这个基督徒团体，把他们一路吼到区长的办公室，并且强令波尼玛和其他信徒站到庭院里去。随着审讯的进行，十三岁的波尼玛不寒而栗。警察还是用同样的问题来轰炸他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谁在支持你们？”“我们是佛教国家，你们信外来宗教已经使国家蒙羞，你们为什么要使自己的人民来反对你们？为什么要背叛？”

漫长寒冷的夜里，约有二十五位又高又凶的警官对三十五位信徒逐一进行审问。其中一个警官扇了旁边一位基督徒弟兄一巴掌，波尼玛哆嗦起来。一些人哭了，其他人则在尝试传福音。幼小的波尼玛面对身材高大的警察，默默祈祷能有足够的勇气回答无法逃避的问题。

“谁允许你们在波塔村庆祝圣诞节的？这是不丹，这样的活动是被禁止的！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信佛教，要么离开不丹！”警官对她吼道。她深切感受到最后通牒的压力。“明白吗？这里不许信外来宗教，那算个什么玩意儿？”

波尼玛一刻也没怀疑过警官是严肃的。使基督徒放弃信仰，或者在公众场合宣称他们是叛徒，然后迫使他们离开国家，这关乎警官的荣誉。她早已被踢出家门，也不知道去哪里，却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

“我不会不认主！我不希望离开国家，更不愿意离开主。他是我唯一的拯救——或许也会是你的。”在对怒气冲冲的警官说出这些违抗的话时，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但她铁了心，在那一刻，她知道命运已被打上烙印。官方限定他们五天内离开不丹，

前往尼泊尔。

五天。

一星期内，他们就要远离以往的生活，警官的威胁迅速传遍了整个地区。为了保存性命，姐姐和姐夫早已离开。既然基督徒被正式列为叛徒，这就成为一些碎嘴的人指责他们的把柄。

波尼玛离开前还有一件事必须做——要去看妈妈。父母把她赶出家门已有一年多了，现在她正溜回家。相信她即将离开的气息早已传到父母耳中，她轻声祷告希望父母会愿意见小女儿最后一面。在夜幕的掩护下，波尼玛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家。她是在一个令人疼惜的年龄——十二岁时，就被迫离开了家。

神奇的康复

波尼玛出生在不丹东部连绵青山里的一个佛教小山村。父亲是当地巫医，常常献祭赶出侵害村子的邪灵。按当地的标准，这个家丁兴旺、和睦亲密的八口之家不富也不穷。娶了大姐玛雅的赛欧和他们住在一起。如果玛雅的病没有神奇的好起来，波尼玛也许会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长大。

三年来，波尼玛一次次看着父亲在临时祭坛上献上鸡，打着自制的鼓，呼求邪灵救治他的女儿。从那之后，她就会坐在玛雅床边，期待姐姐能有所好转，但这似乎只是一个期待。她的身体时好时坏，有时持续的胃疼和剧烈的头疼使她好几天都不能下床。看着姐姐受苦，波尼玛总是问妈妈：“为什么神灵发怒？为什么献祭没有用呢？”但是没有答案。

经过数年疾病的折磨后，现在玛雅能够下床走动了。她再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剧烈的头疼了。爸妈高兴女儿好起来了，对她宣称被耶稣医治却大为不悦。

“你竟敢这样说？你竟敢给我们家带来这样的羞辱？”父亲说道：“我们是佛教徒，我再也不要听到任何有关这个所谓的神灵

的事，明白没有？一个字也不行！”他怒气冲冲。他害怕这事一旦被村里的人发现会更糟糕。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担忧自己的性命而已。

但玛雅和赛欧不会否认自己刚刚认识的信仰。当时，赛欧的一个朋友得知玛雅的病后，说自己一直在暗地里信耶稣，并且给赛欧一本圣经。他还说他相信耶稣能够治好玛雅的病。耶稣也确实如此做了，从那以后他们就一起读圣经，信心也迅速地增长起来。

“如果你们坚持做基督徒，就别呆在这儿了。”终于，一个晚上，父亲向他们宣布。“村里人是不会接纳异教徒的，他们会把我们一起赶出去，你们只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耻辱和罪孽。”

看到姐姐和姐夫被赶出家门，波尼玛的心都碎了。虽然她只有十岁，但她清楚地知道父亲的话一点也没错，村里人永远不会接纳这种信仰。尽管玛雅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也离开了她唯一的家，但是她康复后的身体以及满面红光的面孔，总是让妹妹偷偷地感到惊奇。对于玛雅而言，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使自己雪上加霜。

他们离开后，家里死一般地沉寂。妈妈伤心欲绝，而爸爸似乎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家里。波尼玛想和妈妈谈谈有关姐姐的事，但家里不允许提姐姐的名字，也不允许去探望他们。他们住在离村子有几公里远的一个简陋的竹棚里。

波尼玛听说姐姐生了个男孩，她感到惊喜。因姐姐生了个健康的婴儿，再加上姐姐奇迹般地康复，她再也忍不住了惊奇起来。小孩长得什么样呢？

*什么样的神只医治不求回报？玛雅和赛欧在他们信仰里找到了什么？竟有如此勇气对抗家族和社会，甚至被逐出家门也在所不惜？*这样的问题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些问题也给了她勇气，波尼玛溜到姐姐家里做了一次谨慎的拜访。她穿过田野，在树木的掩护下很快就走完了那段把她和

姐姐隔绝了好多个星期的路程。玛雅打开破门，竟看到颤抖的波尼玛。她一把抱住了妹妹，很吃惊见到她，泪水像决了堤一样流出来，姊妹两人紧紧地拥抱。

波尼玛开始定期去看玛雅。她不能呆得太久，有时甚至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她每次来时，玛雅都会给她读一段圣经故事。她听得很专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她最喜欢摩西的故事，不是惊异上帝奇妙的大能，而是看到尽管摩西说话结巴，而且被迫离家，最终却能成为神的出口。她幻想自己成为基督徒后，也能像摩西一样。

一年后，玛雅又生了一个孩子，起名以斯帖。波尼玛来得更频繁了。对波尼玛来说，偷偷越过乡间小路去看姐姐和外甥，已成为一次次探险。她想：“即使被逮住，也不会有太大麻烦，毕竟自己还是孩子嘛。”

但是妈妈却不这样看。一天，她说道：“波尼玛，我们都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不想再失去另一个。你明白吗？”妈妈继续说着基督教是外国宗教，只不过是下层人信的东西。“它对我们的村子和国家都不合适。玛雅被赛欧和他的朋友骗了。”妈妈总结说。波尼玛只是点头。

莫名的吸引

但是波尼玛喜欢和姐姐待在一起，因此偷偷的拜访仍在继续。圣诞节那天，玛雅和塞欧容许波尼玛参加十八个月中逐渐形成的小团契。对姐姐的多次拜访已在波尼玛心中播下了坚实信心的种子，当她听到关于基督降生的布道——他怎样由童女而生和带来救恩——她发现自己不可名状地被吸引，并且开始在心中呼唤神。

数天来，她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接受耶稣的决定，直到有一次拜访，她才告诉姐姐她想受洗。玛雅惊喜万分，心里却担心波尼玛该怎样把这消息告诉父母。三星期后，在一个明媚的星期天早

晨，波尼玛受洗了。她在水里出来，满怀信心：“我知道必须做什么了。我必须告诉爸妈，再也不能隐藏。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现在为基督而活——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或做什么！”

“但是，波尼玛，你太小了，只有十二岁，而且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你真的预备好了吗？我有塞欧，所以离家相对容易些。可能你应该再等些时候，再祷告一段时间吧。”

波尼玛毫不动摇：“玛雅，我不能那样做。我现在明白所听到的一切东西，从圣经来的所有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我相信这是真的。但现在我怎能藏在心里不告诉爸妈呢？况且，我还有你……”

玛雅激动地抱住妹妹：“我当然会支持你。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不，你进村太危险了。别担心，我没事的。”

看着自己的小妹妹跑回家，玛雅心里很矛盾。妹妹的勇敢令她难以置信，虽然担心父母的反应，但妹妹的勇气让她无比自豪。玛雅心中暗想：*可能主在她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吧。*

带着十二岁的童真，波尼玛回到家就脱口就说：“妈，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妈妈哑口无言。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她紧张地说。“你太小了。而且，我告诉过你：我不想再失去一个女儿。”

但波尼玛自信地重申她的决定：“妈，我不想像玛雅一样离家，我想留下。但我已决定做基督徒，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想法。”

当晚，她就被赶出了家门。波尼玛带着简易的行装走向那条熟悉的小路，背后传来妈妈的哭声。她知道妈妈心疼自己的两个女儿，父母还担心村里的人会怎样对她们。早先波尼玛也害怕过，但是当她在黑夜中行走时，她决定不再害怕。

从那以后，波尼玛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她虽然喜欢这样，但生活条件确实很艰难，每个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接着，一九九二年圣诞节政府的搜捕，那一年正好是波尼玛信主一周年。

村里的警察越来越怕本地基督徒数目增长，开始镇压基督徒。在几个星期里警察已经审讯了他们十次，每次都是竭力企图说服或者引诱他们否认基督，重信佛教。基督徒在受审时被扇耳光和殴打，有些在监牢里被关上一两个星期，受到更残暴的殴打。警察也羞辱妇女，甚至控告她们卖淫。一些信徒因此妥协不认主，但波尼玛反而更加坚强。

现在，当局给他们（包括波尼玛，姐姐玛雅，姐夫塞欧，以及一起聚会的邻村朋友）发出最后通牒，简短却令人心酸：离开不丹！

“你怎么这么勇敢？”

穿过田野，波尼玛看到家里的窗户射出的灯光，这里曾经是她的家。波尼玛不知道该向妈妈说什么，她甚至怀疑妈妈是否会让她进门。从被赶出去的那天晚上起，她们就再没说过话，也没见过面。现在，波尼玛被迫离开不丹，她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见到母亲。

她悄悄地来到前门，决定进家门。“妈？妈，是我。”

“波尼玛！”妈妈一把抱住了她。“向我保证你回来就不走了。告诉我你不当基督徒了。”波尼玛沉默了好几分钟。她能够看出妈妈是多么伤心，眼泪都流出来了。她不想再让妈妈伤心，却不得不说，“妈，我要离开不丹，警察不允许我住在这儿。妈，对不起。”

妈妈看着幼小的女儿，她的勇敢令她佩服。她是那么娇小，那么纯真。“波尼玛，你还没满十四岁呢，你怎么这么勇敢？你竟敢抛弃你的国家？”

波尼玛和妈妈一起哭起来：“不是我要抛弃国家。”她哽咽道：“是国家要抛弃我。”她知道妈妈有多爱她，也知道妈妈从来不想把她赶出家门。但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害怕，他们害怕基督徒，害

怕圣诞节，害怕基督。波尼玛总禁不住想：“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惧怕？”

“拿着这个。”父亲递给她一叠钱。“自己要小心。”看着女儿朦胧的泪眼，他迅速地拥抱了她一下，随即离开了房间。

波尼玛又和妈妈待了几分钟，她想拼命记住妈妈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妈妈的语调，以及微笑时闪亮的眼睛。妈妈好漂亮，她不知何时或者能否再见到妈妈。最后的拥抱过后，波尼玛渐渐消失在原野中，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告别了。

第二天，波尼玛和小组中被迫离境的其他八个人会合。政府预备了一辆巴士，把他们从村子运到印度边境。从那里开始，剩下的路程就靠他们自己了。

“谁会作我们的向导？”他们自我嘲弄，试图解除心里的焦虑。没有人冒险走出过他们村子的附近地区，他们对要去的地方更是一无所知。

刚过边境一小段路程，巴士就停下来了，九位逃难者下了车。透过迷离的汽车尾气，他们看着巴士转弯，离开。和不丹的最后一丝联系，也不在了！他们脑子一片空白，只是简单的“朝那走”，穿过印度的山脉进入尼泊尔。

噩梦连连

他们步行了三天，平安无事，由于总是走山路，每个人渐渐筋疲力尽了。路过一棵非同寻常的大树时，已成为他们默认领袖的约翰建议停下来，歇一两天来恢复精力。谁也没有催促大家赶路，但困境的帷幕确已经拉开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波尼玛越来越怕，她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她一直都是在泪眼朦胧中入睡。自从离开村子的那天起，关于妈妈的逼真的梦境一直缠绕着她。今晚也不例外……

三月八号，波尼玛的生日。她偎依在妈妈怀里，望着晴朗的夜空。她们喜欢一起看星星，说星群的形状。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波尼玛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那也是她感到最安全的时候。

“小寿星，现在长大了，打算做什么呀？”妈妈调侃道。

“长大？你说什么呀，长大？我才十四岁。”波尼玛咯咯笑着说。她的思维常常在青春的冲动和渐渐到来的所谓成年人的责任之间徘徊，而今晚她只想做妈妈的小女儿。

波尼玛的快乐只是瞬间，甚至突然间完全消失，因为她看到四个警察穿过田野朝她们走来。意识到是为她而来，她感到恐慌。奇怪的是，妈妈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波尼玛还没来得及逃跑，就已被四个警察包围。其中一个紧紧地抓住她，手指掐进她的肉里，血好像停止了流动，手也麻木了，“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她乞求着。

没有回答，慢慢地，波尼玛被拽离了她的妈妈，她的家。妈妈、家消失在远方。

“妈妈！妈妈！”波尼玛的声音向着家的方向回响着。“帮帮我，阻止他们！”但这毫无用处。妈妈只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波尼玛尖叫一声醒了，逐渐恢复意识后才深吸一口气。她尝到嘴边泪水留下的苦涩，不知道自己能否习惯这种孤独。

四周漆黑一片，透过庞大的枝叶，月光隐约可见。波尼玛身体哆嗦起来，她裹紧了那件薄衫，又把毛衣卷过来，当作枕头。她凝视着黑夜，感到震惊；黑夜的沉寂竟是如此的可怕。

“今天真是我的生日吗？”她自言自语道。她想算一下今天是几月几号，那又有什么用呢。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已记不清时间了。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她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度过将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星期，甚至每一年，她只知道自己极度地想家。慢慢地睡着时，波尼玛又想到妈

妈的笑脸和温暖的爱抚。

鞭伤，流血…折断

“起来！起来，把钱交出来，否则死路一条！”

波尼玛被这粗暴的声音惊醒，而且被靴子重重地踢了一脚。

“听见没有，快起来！”

当莫名的攻击再次袭向她时，一阵疼痛穿透全身。她无法判断有多少人，但可以确定有好几个强盗。这个薄弱的小组没有作任何反抗。

同伴清晰的尖叫声显示强盗也在暴打其他几个人。波尼玛被不断地踢打着，她只想找个东西遮住自己。极度的恐惧使她无法移动，突然一节经文进入脑海——应该是马太福音：“不要怕那杀身体的。”¹

杀身体，她自己重复着，祈祷这不要成为现实。想到爸爸给的一叠钱，她的心跳就加速。抢劫仍在席卷着这个临时的营地，要抢走他们所有少得可怜的财物。在强盗发现之前，波尼玛挣扎着想去把行李中的钱拿过来。不巧她的手刚摸到行李，背上就挨了重重一击。她一边用手臂挡着，试图滚离遭受暴力的危险，一边在心里向神哭诉。

强盗继续毒打信徒，直到把他们打得筋疲力尽。待抢走所有的东西后，强盗把信徒排成一列，波尼玛也在里面。面对这些人，他们一个字也不敢说。大约有十二个强盗，每人都用丝巾遮住脸。波尼玛看着旁边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杀死他们对这些盗贼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你们不能报警，”其中一个强盗漫不经心地转着手枪，“要是敢的话，我们就回来杀死你们。”他的手指停在扳机上，手枪依

¹ 见马太福音 10:28

次对准每个人的脸。波尼玛闭上了眼睛，不知会不会听到枪响。等她睁开眼时，强盗们已经走光了。

伤痕累累的受劫者挣扎着聚到一起，检查损失。他们感谢神挽救了他们的性命，但每个人都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一无所有。盗贼拿抢走了一切，甚至他们换洗的衣服。谁也料不到去尼泊尔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第二天，约翰拦住了一辆农用卡车，锈迹斑斑的驾驶室后面拖着一个自制的木箱车斗。得知卡车是开往尼泊尔的，他开始请求司机，其他人也迅速地围上来：“能拉我们一程吗？这儿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

“有钱吗？”这位上年纪的司机走出驾驶室问道，不放过任何捞外快的机会。

约翰说了昨晚的遭遇，解释说己身无分文了。“求求你，有些人挨打后都走不动了。”尽管司机看到了他们的伤，可还是不愿让他们搭车。他仍旧想着捞一笔。

他们转过身，因为失去了一次搭车机会，灰心失望。波尼玛大声说：“我有钱。”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她，奇怪强盗那么细心地搜查后，她怎么可能还有钱。

“我把钱藏得好。”波尼玛笑着说，把钱交给司机时。9个难民中，这个最小的成了英雄，每个人都拥抱她，然后钻进了卡车。波尼玛的机智和慷慨派上用场可不止这一次。

下午，升起的太阳给这个小组注入了活力，也驱走了因睡在潮湿冰冷的地面上刺骨的寒冷。其他人抓紧机会睡觉，波尼玛再次想到了妈妈。她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选择。也许像玛雅说的，她应该偷偷的信耶稣。她打开了受洗后赛欧给她的圣经，感谢神，盗贼竟然认为它没用而没有抢走。

波尼玛迅速地找着自己最喜爱的章节。她已读了有一百遍，而且做了记号，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从对玛雅的早期拜访开始，她就对圣经中的历险故事着迷。她思考着马利亚和约瑟逃向埃及，

大卫从扫罗王手中逃脱，还有她最喜爱的圣经人物——出埃及的摩西。这些故事给波尼玛带来勇气面对新的一天。抱紧圣经时，她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伴侣。

团聚

傍晚时分，车终于在印度的一个叫阿森的小镇停下来。司机说要加油，再取一些必需品，要在镇上停几个小时。波尼玛和其他人抓住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舒展筋骨，逛起了小镇，最后竟然碰见了当地一位牧师。

牧师原是不丹人。这些人的经历和他们放下一切跟随基督的心志让他感到惊喜，幼小的波尼玛更是让他感动。他把约翰拉到一边，问他波尼玛多大了。

“我不确定——不是十三岁，就是十四岁。”

“她有没有家人跟她在一起？”牧师问道。

“没有，她姐姐一家也要去尼泊尔，但提早离开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牧师不由得为波尼玛感到难过。他问约翰自己可否邀请波尼玛住到他家里。约翰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也在担心波尼玛。他鼓励牧师直接向波尼玛发出邀请。

波尼玛同意和牧师夫妇住在一起。又有家了，这使她有了焕然一新的觉感。但这不是她的家，她不断祷告能和玛雅相聚。她并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只有祷告。

三个月过去了。牧师邀请波尼玛参加镇外的一次基督徒聚会。她愉快地答应了，但完全意料不到会碰到姐夫。

再次看到赛欧让她激动万分，她很快决定和他一起去尼泊尔。这个决定着实让牧师夫妇感到难过。“你确定要走吗？”牧师问道，“你知道在尼泊尔更加艰难吗？而且你会被迫住在难民营里。”

波尼玛听着他温柔的劝告，知道他是正确的。他们一直把自己

当亲生女儿，离开他们真的很难。但她已打定主意，“我知道，”她回答说，“我只是想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

在一个阴天的傍晚，波尼玛和赛欧到了尼泊尔北部边境的难民营，因为阴天，她不能马上看清这个新家的一切。在那一刻，再次看到姐姐就是她的最大愿望。姐妹俩惊喜地尖叫着，拥抱着在一起。之后，波尼玛在一张竹席上很快进入了梦乡。

“醒醒啦。”在这个拥挤的棚子里，小以斯帖在她头旁边跳着，笑着，还拍着巴掌。波尼玛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摇摇欲坠的竹架，上面搭着一层厚塑料纸，这就是屋顶。她坐起来，听到好像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门外走动。很快，营地拥挤的住宿条件和住户赤裸裸的贫穷摆在她面前。她看得越多，就越失望。

很高兴和妹妹在一起的玛雅，努力把她的情绪调动起来：“波尼玛，听着，我知道这儿气味很难闻，但无论我们在哪儿，神的手都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在这儿一定给我们预备了工作。想想这儿还没听过福音的人。而且你知道人们总是被你吸引，当你讲论神时他们都在听——可能还不习惯见到这么年轻漂亮的传道人吧。”

波尼玛脸红了，笑道：“我也这样想。但我们还要待多久？我们不再回家，真的是神的旨意吗？”

玛雅也没有答案，但是她拉过波尼玛，紧紧地抱着她。在她的小妹妹面前，她想表现得坚强，但事实上她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波尼玛渐渐发现了营地生活的规矩。如果要离开营地去周围的村子，一定要拿到外出通行证。不要告诉当官的你是出去传福音，发单张，不要和营地的其他信徒组织大的聚会，只能有小组和家庭聚会，要利用他们提供的语言学习班等等。这个难民营有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而对波尼玛来说这是全新的。

分享救恩的热心

对波尼玛来说，营地生活最让人高兴的莫过于这数千人中教会人数的迅速增长。她喜欢这里的安全感以及刚得的亲密友情。好几次，她和朋友们悄无声息地溜出营地，去探访周围的营地或村庄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利用这些讲道机会练习新学的语言。探访是波尼玛最满足的时刻，因为她不断地发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恩赐和对丧失者的热心。沉浸在传讲福音的热心里，她几乎忘却了恶劣的生活条件。

波尼玛和朋友们一直从事这项分享福音的冒险事工，直到他们第二年被捕。那是八月的一个清爽的星期天。黎明破晓时分，她们上路了，去红娜家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因为红娜听说了难民营里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就邀请他们来家里聚会，并在当地的集市传福音。波尼玛和其他人愉快地答应了。

他们十一个人两三人一组，悄悄地溜出了难民营，在离营地大约一英里的地方集合。他们随身带着圣经，一些福音单张和一把吉他。想到在一个新的村子里向一些也许从没听过福音的人讲道，他们就兴奋异常。但是他们也记得在天黑之前一定要迅速赶回营地。

中午他们到达红娜家。几个小时的聚会过后，他们赶往集市。刚唱了几首歌，波尼玛和其他的人就遭到走过来的五个警察的训斥，“跟我们来。”他们命令道。

这个被惊吓的小组除了跟着走别无选择，最后他们坐在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官面前。“你们从哪里来？”他命令般地询问道，“谁给你们权力离开营地？谁允许你们在尼泊尔传播你们的宗教信仰？”

“在这儿你们没有权利”

警官对他们逐个审问，先男后女，他们一整天都呆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波尼玛越来越疲倦，她想这可能是一个误会，于是决定质问那个警官，“我们没有错，为什么关押我们？放我们走，天黑之前我们要赶回去。”

“不可能！”他咆哮道，“今晚你们要留在这里，明天会受到区司令的‘邀请’。”看到他因为抓到并关押他们如此高兴，波尼玛畏缩了。她和其他三位姊妹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狭小肮脏的小号里；她们四个人一整夜抱在一起向神竭力呼求，寻求神的保护。她们早知道在尼泊尔传道危险，但那么多从没听过福音的人欣然接受耶稣，这回报也值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十一个人被押到一起。“如果有钱，你们可以买些东西作为午饭，”其中一个警察说道，“我们要走很长的路。”

波尼玛和她的朋友交换了一个询问的眼神，下决心不为此忧虑。今天在区司令那儿一切都会解决的。

整天他们都在丛林中艰难行进，十一位基督徒和九个带枪的警察。“我们看起来一定像危险分子。”看着那些武器，波尼玛想到。她的肌肉变得僵硬，似乎在抗议这恶劣的地势。因为没钱，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好在路过一条小溪时喝了一点水。

到达区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波尼玛又冷又饿，筋疲力竭，但一想到神和他们同在，而且快要回家了，她就又有了力气。审讯一开始，她的希望就破灭了。晦暗的审讯室里，五个警察坐在一张笨重的木桌子后面，他们怒气冲冲地吼着所有的问题：“谁允许你们在扎帕集市讲道的？是谁在支持你们？材料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恶心的难民！你们在这儿没有权利！”

任何想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不是被扇耳光，就是被踢打；但不回答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问题轰炸和殴打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一个警察进来说：“够了，今晚够了。给她们些吃的，明

天继续。”

这个囚室的条件比第一个还糟。令人作呕的气味袭来，波尼玛努力咽回了从喉咙里要涌上来的东西。水泥地面又阴又冷，囚室里甚至连方便的马桶也没有。

第二天早晨，波尼玛和其他人焦虑地等待着。警察开始一个个地审问。区司令告诉波尼玛，他们已有证据证明波尼玛和她同伙毁坏了一座寺庙，亵渎了神灵。

“不，这不是真的。”波尼玛叫道。警察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没礼貌的小骗子。”他咆哮着，“坦白从宽，否则你会在联邦监狱呆很长时间。”波尼玛开始眩晕，但她努力使自己镇定。接下来是无尽的踢打和扇耳光，不一会儿，暴行让她陷入了昏迷状态。除了在印度那一晚的遭遇，她其实并不知道人类竟可以如此邪恶。接下来的二十八天里，她学了这一残酷的功课。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来说实在很难。

带着要把这些基督徒精神搞垮的使命，警察继续着漫长的审讯。永远是一样的模式，唯一不确定的是谁将第一个开始新一轮审讯。审问，回答错误，扇耳光，再审问，又是回答错误，再扇耳光，无休无止。

在监狱里，波尼玛和其他姊妹轻声唱歌，祷告到深夜，试图用话语彼此建立：“再等一会儿，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黑暗中她们悄声说道。

家，波尼玛心里一阵酸楚，那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

在神的平安中发光

在营地时，波尼玛不时地想念父母，苦苦思念在不丹的家。而现在，她会想念姐姐和拥挤不堪的难民营中那个肮脏的小竹棚，一切比她所意料的更糟糕。她不知到外甥和外甥女在做什么，又

担心姐姐能否承受得了。波尼玛甚至怀疑姐姐是否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玛雅，真是对不起，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你一定快急疯了吧，波尼玛想。

事实上，营地的一些弟兄姊妹，包括团契的牧师已听到他们被捕的消息。他们还来到他们所在的关押中心，只因受到警察的暴打，不得不离开了。十一个被关的基督徒得知来看他们的人毫无缘由地遭打，都痛心疾首。

波尼玛被监禁的第二十五天，提审来得早了一些。区司令已准备好他的暴行，在熟悉的审讯室等她。审讯又一次开始：“谁要你传道的？你年龄这么小，可能不是你的错。一定有人给你钱，你才信的。谁在支持你？如果说了，就不会挨打了，说不定还可以回去。”

对波尼玛来说，接下来的几分钟好像是永恒。由于没有足够食物，一天两顿米饭已使波尼玛虚弱不堪；而且因为不能洗澡，她浑身脏兮兮的。然而这段期间神的平安在灵里一直光照着她。基督的同在大大帮助了她，让她忘却了自己。她祈祷神饶恕她的仇敌，也给她加添力量去面对将要来临的一切。

“回答我！”一声吼叫。

波尼玛鼓足勇气去迎接要来的巴掌，她知道自己的回答不会受到欢迎的。“我接受基督不为钱，不为支持，不为任何东西。我姐姐病了三年，信耶稣后就奇妙地得了医治，我是因此才信的。我见过许多神迹，心里有平安和喜乐。没其他的原因。”

区司令失望万分。现在他和她相距咫尺；闻着他的气息，看着他眼里积聚的怒气，波尼玛感到惧怕。但她努力不畏缩。“你撒谎！”他冲着她的脸吼道，“我知道你在隐藏些什么。你没讲实话。你会在狱里呆很长时间的。你准备好了吗？”没等波尼玛回答，一个巴掌狠狠扇了过来，把她从椅子上打下来。“带她回去。”他命令道。

看到波尼玛青痕累累开始肿胀的脸，狱友们怒目圆睁。“不要担心。”虽然眼泪在眼里打转，波尼玛仍安慰她们道，“我的脸不像看起来那么疼。”

姊妹们知道事实恰好相反，因为在残暴的警察那里她们有过同样的遭遇、疼痛和羞辱。她们尽力地安慰她，对警察不愿相信她们的故事甚至感到同情。因为警察不能相信她们没有受到外来资助，并且认为圣经和福音单张都是来自境外，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外来宗教。他们也拒绝相信没有强迫，没有个人谋利，基督教竟自然地传播着。

在未知的命运中，几天过去了。祷告和轻声歌唱缓解了她们们的精神压力，也帮她们熬过了一些时光。突然不再和这些暴虐者面对面，波尼玛感到不安，“他们会做什么？为什么不放我们走呢？”

“我太有福了！”

终于，九月二十号，星期二的早晨，整个小组的人被聚集到司令的办公室。波尼玛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因为在那以前，弟兄和姊妹都是被分开的。他们被迫排成一队，戴上手铐，然后穿过村子的广场向铁皮屋顶的法庭走去。谁都没有讲话，也没有任何仪式。站在阳光下，波尼玛兴高采烈，尽管只有片刻，但这足以使她忘记现实，不去忧虑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他们被押送到前面，在紧挨着他们的指定律师旁坐下。屋子显得有些拥挤。对面坐着政府的律师，显然他带来了对他们起诉的公文。讽刺的是，听到这些编造的诉状，波尼玛却感到了希望：什么破坏寺庙，屠杀神牛，一派胡言。可能今天会宣判，他们就自由了。法官肯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

尽管他们的律师据理力争，但控告方似乎有个笃定的信念，那就是指责他们，以防众人效尤，这也是他的主要目的。天色渐

晚。当法官向这群疲惫不堪的人宣判时，已将近夜里十点了。听到她的名字，波尼玛站了起来。惊惧使她战抖：缓押联邦监狱三年，以待更多证据。

三年，这几个字不停的在她脑际回响。

波尼玛曾向神发誓无论被送到哪儿（离家、离开不丹、进入难民营），都会坚定信心。但是被送到监狱？这超乎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承受力。她闭上眼睛，在背诵的圣经故事里寻求安慰。耶稣坐在山顶上，教训门徒，熟悉的经文浮现在脑海中，她的勇气得以重新建立起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²……*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有福了……直到她意识到我是有福的才停止。*

认为被判坐牢也是福分，实在太难了。波尼玛的灵魂比她的头脑更快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们异口同声，反复说着这一应许，这应许也成为她们力量的源泉。

现在他们每两人被铐在一起，并带离了法庭，再次开始了丛林中折磨人的旅行，监狱在几英里外的山顶上。波尼玛脑际回放着这次听证会，她越来越相信神在其中的角色。为着耶稣的缘故，受到冤枉，坐牢。这实在令人鼓舞，被召为基督受苦不是一种特权吗？看着在丛林中艰难穿行的十位兄弟姐妹，她知道自己有很好的同伴。

“欢迎来到地狱”

凌晨三点，他们来到监狱门口。月光中波尼玛可以辨清监狱周围的高墙和一扇巨大的门。门被打开时发出令人心悸的吱吱声，凄冷而又凝重。这里好像曾经是一个大城堡，现在则是绝望之地。他们穿过空旷的院子，朝里面的房子走去。波尼玛往后偷瞥了最

² 见马太福音 5: 10

后一眼。大门被关上了；砰的一声，响彻整个监狱，这里就是她的新家了。

波尼玛和其她妇女每人分得一个薄薄的草垫，然后被带进了牢房。牢房里面漆黑一片，她们渐渐地能辨清一些人正睡在地上。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传来：“欢迎，欢迎来到地狱。”

波尼玛有些焦急地想知道她的狱友会是些什么人，她们犯了什么罪，她们凶残吗？她们会喜欢她吗？她靠外墙找了一块空地，抱膝而坐，但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波尼玛虽然精疲力竭，但她还是害怕得睡不着觉。

几小时后，一丝阳光透过墙上很高的窗户射进来，这使她们能看清周围的环境。窗户上有铁栏，牢房不大，但并不拥挤。房间里住着另外五个人，显然每人都有了自己的地盘，稀少的东西堆积在周围。所谓的厕所，不过是靠近外墙的垒起的一个水泥台子，上面有洞，直通向外面的粪池，还有一个长满水锈的洗手池，没有肥皂，没有热水，没有门。臭味充满整个牢房，也许从来没有人清理过。

因为岁月的侵蚀，墙面已经污迹斑斑。地面潮湿阴冷，脏乱不堪。一个齐眼睛高的内窗，能让她们看到院子和对面的男监狱。院子上方有一个了望台，守卫可以在那儿监视，尽管波尼玛还没看到任何守卫。

塔萨是牢房自命的老大。“你们犯了什么罪？”她直盯着波尼玛，粗鲁地问道，“坐牢你年龄还太小，你不觉得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年龄太小，”波尼玛答道，“但我们因为是基督徒才被关进来的。”

“基督徒？”塔萨几乎是吐出这个词的，“基督徒也被关？愚蠢的人也犯罪？”其他人和她一起大笑起来。她做了自我介绍，但话中毫无温情。“他们说杀了我婆婆，”她喊叫着，“所以我要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你们老实点的话，我不胜感激。”

尽管她的话吓人，但波尼玛还是禁不住盯着她看。她猜测在

这冰冷的外表下藏有一颗温柔体贴的心。从那时起，她祷告神给她机会去发现这颗心。

塔萨回到她的地盘，骂出一连串脏话。波尼玛注意到她有足够的毯子和其它个人用品，显然她来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些东西都是朋友和家人送来的。相反地，新来的人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那个早晨，她们抱在一起祷告，决志每天以祷告开始，每周五禁食。监狱发了最基本的餐具，每天有两顿定量饭，通常是大米和土豆；偶尔还会发一点钱，可以用来买点儿东西。

她们很快发现，适应牢房生活在某些方面和适应难民营差不多：学规矩，避免麻烦，留意身后。两者之间当然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她们毫无自由，争斗时守卫从不愿意管。

在波尼玛看来，除了无尽的嘲笑和污言秽语，至少每天不用面对审讯和殴打了，而且还有享受安静的团契时间。然而，刚到监狱不久，就发生守卫对囚犯的性骚扰事件。这是最让波尼玛惧怕的事情。

开始的几个月缓缓走过，波尼玛只有少许的睡眠。她很快知道为什么其他人不在外墙安家：那儿冷。随着冬天的到来，她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她没有厚衣服，连一个毯子也没有。慢慢地，她的乐观被绝望代替。意识到这些，她为自己的软弱和渐失的信心忧虑，再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犯了严重的错误。她的梦又回来了一家，妈妈。这使得夜晚更加难熬。她准备放弃了。

一天下午，波尼玛听到男监狱传来尖叫声，还有愤怒的嚷闹声：“抓住他！抓住他！干掉他！”男监狱打斗并不罕见，但这一次却另她毛骨悚然，“干掉他算了！死了他还能祷告唱歌？”

波尼玛知道这些威胁不是说着玩的。塔萨说在她们来之前一个人就被杀了。知道自己的弟兄正面临死亡，她歇斯底里地喊叫守卫，但是没有人来。她啜泣着瘫到毯子上，开始祷告。在那一刻，她意识到和两百多犯人挤在一起对于弟兄们来说，更是艰难，特别是大多数犯人都是暴徒。自己沉浸在自怜当中，而对面的一

个弟兄却在遭受殴打，甚至可能被杀。

“亲爱的神，请不要让他们杀死他，请不要让他死。”

她哭起来，不再为自己，而是为所有的人。

埃沙克弟兄是挨打的牺牲品；他总算侥幸活了下来。波尼玛为他的康复感恩，也决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寻找机会对其他囚犯作见证。如果想要在这三年的牢狱生活中活下去，她知道自己必须活跃起来。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自己的身体被囚，灵魂也受监禁了，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主啊，指示我当做的事。不论环境如何，我都全心地服侍你。”

她突然记起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礼物

联邦监狱内有一个大家都称为“叔叔”人，他是一道永恒的风景区。他已在狱中呆了很长时间，可以自由活动，新来的人都以为他是监狱职工，但实际上他不是。每星期他都围牢房转一圈，问囚犯们是否要买东西。

“早上好，波尼玛”，这天他向她打了个招呼，“今天要我买点什么，还是你要存钱到出狱的那一天，干嘛要存，有啥好处？”

听到这些话，波尼玛突然有了个主意，就这样！我要这样做，谢谢你，叔叔！

她迅速地把所有的钱塞进叔叔伸出的手里，通过铁栏悄声说着她的要求。看着他慢慢走远，波尼玛祈祷买来的东西会合她心意。叔叔虽然以为她疯了，但却爽快地答应了，“这么纯真的一张脸，我怎忍心拒绝呢”

那天回来后，他把包裹放到波尼玛期待的手里：“东西都在这儿。”叔叔确定道，“我还是觉得你发疯了，你知道监狱会逼人疯掉的。”

波尼玛笑了笑算是感谢，并把胳膊伸出铁栏和他握了一下手。

然后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准备她的圣诞礼物。她们终究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心，走过来问她究竟在做什么，但波尼玛故意不回答，还是埋头自己干。她花了下午剩余的时间，决定要把一切做好。终于，她转向其他人，宣布道：“自从来到这里，神就指示我要把监狱的补贴存起来。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原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让叔叔买了最好的鸡肉和蔬菜。现在我都做好了，是为你们做的。”

其他人都哑口无言，惊奇地看着她。塔萨质疑地盯着她，等待下文，搞不懂从未听过她一句好话的波尼玛为什么会这样做。

“你说什么呢？你到底有什么把戏？”她讥讽道。

“我只是想和你分享，塔萨，和你们大家分享。我没有任何鬼把戏，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吃吧！”

那个晚上，女牢房的犯人吃到了记忆中最丰盛的一顿大餐。甚至连守卫都走过来向里瞧。消息迅速地在监狱里传开：波尼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第二天晚上，塔萨离开她的领地坐到波尼玛旁边。“你为什么这样做？”她在波尼玛面前第一次真诚有礼貌地问道。“自从你来到这儿，我们所做的就是取笑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破费呢？”她就是不能明白这种良善。她认为波尼玛要么是傻子，要么是圣人，她想弄清波尼玛到底属于哪一类。

“塔萨，”波尼玛微笑着，“你有没有听过*圣诞节的来历*？…”

就这样，一段不可能的友谊在一个已判刑的杀人犯和一个少年传道人之间发芽并且开花了。波尼玛讲了三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她是怎样接受主的。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波尼玛带着她的温柔和热情，经常和塔萨谈论基督。不可思议的是，她们竟成了好朋友。某种程度上，塔萨让波尼玛想起自己的妈妈，由于这位年长妇人的陪伴，这个小姑娘也得到些许安慰。尽管前途未卜，她还是决定要勇敢面对。她已看清自己的软弱，却不会再受其辖制。她要像摩西那样，起来迎接挑战，把其他一切都交托给神。

尾声

在监狱度过了十四个月零六天后，波尼玛和其他弟兄姊妹被释放。他们被捕的消息传到了难民营，一段时间后，国际上也风闻了。为了让他们得释放，一些国际基督教领袖开始向尼泊尔政府请愿。“我们得知联邦监狱关押了十一名基督徒，”他们向尼泊尔国王抗议，“其中竟还有一个孩子！”

波尼玛她们后来得知，提前释放竟是超过她们所求所想的恩典，监狱方面本意要关押他们七年（带人信教的法定刑期）。

让官方惊讶的是，她们刚获释就要求和以前的狱友见面。坐牢三个月以后，她们开始得到亲友的帮助。现在他们把自己的所有财物以及波尼玛为另外一个特别的节期所存的钱，都给了狱友，并且告诉他们是因为信耶稣才受到逼迫。一些狱友因此成了基督徒，并受到鼓舞坚守这信仰。他们十一个人答应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和其他所有的囚犯。

让人惊喜的是，曾参与殴打埃沙克的一个男犯人来到他们面前说，“一道亮光进了监狱，现在就要离开了。”

就在离开前，波尼玛最后一次拥抱了已是基督徒的塔萨（塔萨后来翻供，被释放，现在是教会中一名活跃的领袖）。

从第一次读圣经故事开始，波尼玛就佩服摩西。他虽然从家园被放逐，并且拙口笨舌，但还是受到神的大大使用。同样，常感到年龄幼小的波尼玛，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尼泊尔的名人。她仍然和玛雅，塞欧，外甥和外甥女住在难民营里，而且经常被邀请到周围地区去分享见证。

波尼玛的祷告是有一天会回到她的祖国不丹，去看望妈妈，去传福音。



>>3 艾达

无言者的声音

俄罗斯 Russia



1968年7月

她不想要律师。艾达·斯克瑞普科娃并不需要代言人，更不需要苏联政府派来的代表。她要自己为自己辩护，在法官面前陈明案情。她在木板搭建的法庭里，站在被告席前。她绕过法官瞪着列宁冷峻的画像——她是在他的体制之下被押的。

原告反对。他不想被告为自己辩护，那样她得到的自由太多了。他指出被告曾在精神病院呆过，这样她怎么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呢？

最后法官同意了爱达的请求，被指派给她的辩护律师离开了法庭，留下艾达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也要为自己的刑期负责。进法庭艾达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因信仰成为被告更不是第一次。如果法官判她有罪，她就会被送进劳改场，进劳改场对她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她已经历过的。所不同的是她再不要官方默许的律师为她辩护了。这是她第一次被准许自己为自己辩护，也是为了国内所有信徒而辩护。

法官大声地读着每一条针对她的指控，他控告的语气令人发冷。她被指控在列宁格勒没有合法的居住证（已被吊销），参加没有登记的教会，而且分发非法印刷的基督教书籍。

造谣？事实？

她所有的罪状的焦点就是：造谣。原告辩论道，艾达收集和传递苏联逮捕、审讯和监禁基督徒的“虚假”信息。在政府眼中更

罪不可赦的是，她给外国人传送这些消息，毁坏了苏联名声。

像她的罪状一样，艾达把自己的辩护也集中在一个词上：事实。如果她的消息是真实的，那么就不存在捏造。因此她打算向法庭证实所有的消息都是千真万确的。

当罪状的宣读时，她首次意识到她所做的一切都在警察的监视中。他们知道朱思玛小姐——一个漂亮的瑞典人，她曾来过苏联并接受艾达所传的消息。他们知道何时何地这两个人见面，并且没收了朱思玛小姐的记事本，上面记载了和艾达见面的一些附注。法官甚至轻蔑地列举了每个条目。

“朱思玛企图把这些书带出境，”他一字一顿，“但过海关时被发现，并被立即没收。”他抬起头来盯着被告，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

他们也知道大卫——一个外国基督徒朋友，还有艾达送给他的一本福音杂志——《救恩的号角》。他们还知道她去另一个地区见了她的姐姐，并送了一些杂志，后来传给了地下教会。这些警察似乎知道她见的每一个人，她发出去的每一张纸。

艾达虽然冷静，却禁不住想他们还截获了什么消息，也担心，还有哪些坐牢的弟兄姊妹还不为外界所知。

宣读时，一些词不断地从法官的嘴里冒出来。根据诉状，艾达被指控为：捏造言论、蓄意中伤苏联及破坏社会秩序。

沉着冷静

艾达安静地独自坐在审判席前，硬邦邦的木椅子让她觉着不舒服。她本来想着自己会紧张或不安，可现在却是相当的沉着冷静，而且感到基督的同在。耶稣告诉过门徒在王和法官面前不要忧虑说什么，所以她也不忧虑。

法官继续宣读诉状。警察审问时，虽然艾达承认散发福音材

料，却不认为那是罪。在她的公寓里发现大量复印文件，证据确凿。她回答警察说这些材料并没有造谣，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教会的真实情况。”

法官终于读完了诉状。他严肃地看着艾达，问道：“被告，听懂了吗？”

她自信地盯着他阴冷的眼睛，“是的。”

“你认罪吗？”

“不。”她的回答坚定而沉着。

法官低头看了一下记录，宣布审判立即开始。他宣布，第一个证人，是被告自己。

被不幸笼罩的家

从二十一岁开始就跟随耶稣，艾达从没料到祂引领她到的地方竟是法庭。她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就知道耶稣。但自从1942年爸爸因拒绝服兵役被捕以来，家里便开始苦难连连。有人许诺给爸爸一个豁免服兵役的证明，但他却始终未能拿到证明。因此他被判处死刑，撇下了只有两岁的甚至对他毫无记忆的艾达。

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区，妈妈努力工作不住祷告，独自支撑起这个家庭。她时常给孩子们读圣经，甚至冒着被捕和判刑的危险，带着孩子去秘密聚会点。有时艾达的叔叔待在外面把风，注意是否有警察或士兵要来的任何迹象。她清楚地记得，一个星期天，警察突袭了她的家，给叔叔和另外两个弟兄戴上了手铐，并最终起诉了他们。

雪上加霜的是，艾达十一岁时，妈妈去世了。艾达记忆中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妈妈对孩子长大后是否会离弃基督信仰而忧虑的情形。尽管她母亲是那么努力，但艾达还是离弃了她的信仰。她并不是故意如此，只不过渐行渐远，最终失去了兴趣。她由一位

年长的姐姐抚养，搬来搬去，家人不再去聚会。学校的教育是：世界上并没有神。渐渐地，家里甚至没人提到神的名。

重生的信心

十九岁时，艾达搬到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因为比她年长五岁的哥哥维克多，已服满海军兵役，也住在那里，艾达想和他近一些。一天，他们谈到信仰的问题。

艾达说：“不知道是不是有神？”

哥哥的急切让她吃惊：“你想什么呢？”他追问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知道有神存在。”

艾达也期望能有如哥哥一样的坚信不疑的信心，但她需要证明。

谈话后不久，她经过一家旧书店，记起有人说这儿卖圣经。她突发奇想地走进去，要买一本。店主告诉她圣经紧缺，已没有存货了。于是艾达转身离去，一个顾客跟着她来到外面，提出以十五卢布卖给她一本《新约》。

这几乎是她所有的积蓄，但她还是给了那个人。哥哥惊喜万分，特别是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刻。因为他被诊断患了癌症，医生说他会死。维克多让艾达去一个祷告聚会，去把他的状况告诉他的朋友。

艾达去了，从此，朋友们开始定期来探访鼓励维克多。看着哥哥被病魔拖向死亡，精神却日渐饱满，她感到十分惊奇，他的身体愈弱，信心愈强。她更加渴望有哥哥那样的信心，那样地深信不疑。走向死亡时他并没有忧虑恐惧，而是深信有一个永恒的家。

得知病情的四个月，维克多去世了。看着他逐渐消亡的身体，艾达觉得他想让自己知道这不是“永别”，而是“再见”。

艾达也想要同样的确据，同样的深信不疑。维克多的生还有他的死，解决了她许多的疑惑。剩下的她去祷告聚会和她哥哥的朋友讨论。最后，她有了明确的决定：凭信心跟随耶稣。

对于还年轻的她，这是一个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决定，也是一个永不言悔的决定。

文字游戏

“你要为控罪作辩护吗？”法官问道。

“当然。”艾达回答，也知道法官将会首先提出问题，在这场审判中他（法官）是原告，也是审判团。“我承认诉状中提到的散发传单，以及那些接收人。”

“她认罪了。这案子结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她本应有律师的。”原告一定这样想。

在法官的催促下，艾达讲出了接受她散发资料的每一个人，和诉状中记述的一样。她甚至在细节上也计较起来，因为诉状中竟然称一个不过两三页的日记为月刊，但她承认传递了这几样东西，并且是给了外国人。

“其他都属实吗？”她说完后法官问道。

“是的，”她答道，“关于散发资料的事是真的。但资料中并没有“蓄意诽谤苏联和其社会秩序”的内容；也就是说，根据条例第一百九十条并不构成犯罪，散发资料本身并不犯罪。因此，我拒绝认罪。”

法官并没有直接质疑她的供词，却问起了瑞典人朱思玛小姐。艾达曾给过她一些材料，包括苏联两位基督徒受审过程的记录。艾达拒绝透露他们的见面地点，称那只不过是一件“私事”。

听着艾达陈述案情，原告兴趣盎然，他预料跟这个年轻的基督徒会有更多舌战。

艾达勉强地说了细节。在瑞典她和朱思玛小姐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朋友安排她们见了面。朱思玛带了五十本《新约》，艾达本打算送给地下教会，但被警察没收了。作为交换，艾达给她一些材料、信件，还有一些审讯记录，让朱思玛带给她的服事机构——斯拉维克宣教使团，印刷后可以发行到全世界。

“为什么给她《救恩的号角》和《团契手册》¹？还有，在莫斯科和梁赞审讯过程的记录，以及克瑞夫和马克维斯基的信件？”法官怒气冲冲道。

“这样她就可以了解我们教会的生活，”艾达实事求是地回答，“《拯救的号角》是我最喜爱的月刊，《团契手册》讲述我们教会的状况。信徒受审已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想了解苏联的教会，就应知道这些审讯。”

事实上，那些选择完全跟从耶稣的苏联人，他们已接受审讯是生活的一部分。被捕，受殴打和坐牢是跟随耶稣的代价，这些教会的杂志记录并公开这事实。

法官无法相信她竟然相信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并交给她如此机密重要的信息。

“在信徒中，友谊非常纯朴。”她试图解释，“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镇，和不认识的弟兄姊妹见面，几分钟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对彼此的一切有浓厚的兴趣。”

原告插进来，打断了法官的提问，问及地址簿中的国外地址。他想知道艾达是否给他们写过信。

“写了一些。”她答道。然后讽刺地问道，“不知有哪种法律禁止苏联公民和国外朋友联系？”

¹ 这些杂志在苏联被定为非法，由地下的没信会印刷。苏共只允许一份获批准的杂志发行；这份杂志的文章赞同苏联政府。一些想讲真话的地下教会基督徒冒着坐牢的危险来印刷发行自己的刊物。

原告听到这些话，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一些旁听的信徒赶忙收住脸上的微笑。原告开始宣读地址簿上的每一个地址。

为着福音，刚强壮胆

艾达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教会前线做采访工作。接受耶稣时，她只不过二十一岁。耶稣这位新朋友让她浑身洋溢着热情，想对每个人宣讲福音。

她的重生是在没信教会，“有一段时间，信心越来越弱。”她以后回忆道，“但突然有一个苏醒。我看到的是如此神奇。我看到死人，就是灵里死亡的复活了，软弱的行出神迹。我开始知道谦卑和耐心的重要性，教会争战的伟大意义。这次重生加快了我的成长，从那时起我再也做不到无动于衷了。”

祷告聚会的朋友也鼓励她去作见证。她看到他们印一些带有经文或福音信息的卡片，催促读的人“悔改，相信福音。”他们把这些卡片放到了信箱里，在列宁格勒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当地报纸也有报道。

自从信主的日子起，她对分享福音就有一种特别的胆量和热情。成为基督徒后的几个月，她想出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迎接一九六二年的到来。她买了好多卡片，画面是克洛德·劳兰所作的海港日出。许多天来，她抓住每一点空闲时间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上这样一段话：

1962，新年快乐！新年的祝福

年复一年，岁月飞逝，无人能觉
悲伤和痛苦也随之消失，
生命带走了它们。

这个世界也只不过是瞬间，
万物都有终结。
生命宝贵，请不要得过且过。
你怎么面对创造你的主？

死亡之后又有什么等待着你，我的朋友？
趁还有光亮，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明天，你要在上帝面前，
就要对一切有个交代。
你并不会在这世界活到永远，
因此请深深思考。

可能就在明天，你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寻求上帝，更待何时？

卡片都是以一个简单的呼召结束，和她先前看到的“悔改，相信福音”差不多。

填完之后，她裹紧衣服，就顶着刺骨的寒风出去了。在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前的大广场上，这个深色头发的年轻人开始分发卡片。她迅速地发着这一摞卡片，分享着新年的祝福。

差不多发完时，一只强壮的手抓住她的胳膊。“这是什么？”他怒气冲冲地在艾达面前甩着卡片，质问道。

“新年贺卡，”艾达想挣开他的遏制。在这个暴怒的人面前，她显得如此弱小，那个人抓得更紧了，艾达紧张起来。这个人朝周围看了看，开始呼叫站在角落里的警察。

“我们不需要这个。”他咬牙切齿地说。警察又抓住她另一支胳膊，直到把她带到车才放手。

初尝那要来临的

这是艾达第一次被带到警察局。警察给她设了一个档案，并把她派发“福音卡片”过程全部写下，几小时后她被释放。艾达静静地坐在那儿，回答警察的提问，暗自诧异自己的信心。她知道神和她同在：不要害

怕执政的。她暗自揣测，不知是否有人告诉过他基督的爱。

警察告知了艾达的老板和她所住的公寓。她和法制系统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那年的四月，是在一个所谓的“同志法庭”听说她的案子之后。艾达坐在长条凳子上，坐在将决定她命运的三个“同志”面前。“原告”（当地人），被带进来控告她。一位老人气得浑身哆嗦，大喊道：“我不想和她呼吸同样的空气，不想和她在同一片土地上行走。”

其他证人说维克多的死是因为浸信会的人不让他求医（太离谱了，艾达想着，因为哥哥就是死在医院里的）。其他证人的控诉也让她吃惊。不是告诉她发放福音卡片吗？和哥哥有何关系？艾达想捍卫自己，哥哥的遗孀也想这样做，却被这群人愤怒地制止了。结束时，旁听的人强烈要求把这件案子送到更高法庭，以便把她判重刑。“人民法庭！人民法庭！”他们异口同声喊叫。

艾达不明白几张小小的卡片怎么会引起如此的深恶痛绝。

那三位法庭的官员吊消了她在列宁格勒的居住证，并迫使她辞职。证人作证后，旁听的群众认为罪行不够严重，他们站起来，同时跺脚，向这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大喊大叫，要求更重的刑罚。为了她的安全，守卫把她从后门押送出去。

法庭宣判缓期执行，以便有更多时间来监视和收取证据，那不是什么犯罪证据，而是艾达为主做工的证据。她继续住在列宁格勒，在能找工作的地方尝试找工做。她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早期的艰难仅仅是初尝那要来临的。

“你竟然藐视法律”

审问仍旧进行着，法官和原告反复询问艾达和国外的每一次联系以及每一个转手的消息。

然后，他们又扎进福音书刊里。法官从一堆刊物里面拿出一本杂志，慢慢翻着，寻找事先做下记号的段落。找到认为最具有控告性的段落后，他开始一行行读起来。每读完一句，他都盯着艾达，让她解释或证实这句话。

法官问及不同的教派，指出一些教会并没有受到迫害。

“我并不了解其他教会的受迫害情况。”她疲惫地答道，“只是报道福音教会和浸信会罢了。”

原告认为任何读到这些刊物的外国人都认为苏联所有的基督徒受迫害。他继续法官留下的问题，反复提及他认为有诋毁国家的句子。杂志上说信耶稣的儿童在苏联学校面临压制。他提出，学校只不过在解除那些狂热的父母用愚人的迷信对孩子的危害。

“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强行灌输宗教。”他抬起头来，对着法官说，怕他听不清楚。

“但法律却没有禁止灌输无神论。”艾达反击。

“无神论不是宗教。儿童长大后必须自己决定信仰。无神论不是强加给他们的。”

“那么我们教导孩子什么呢？”她的视线从原告转向法官，“法律禁止说神存在，却不禁止说没有神！”

法庭一片静寂，法官无法回答，便转移了话题。他命令道：“被告辩护不得离题。”

原告继续从另一本杂志上宣读，“你知道宗教团体必须登记吗？”

“知道。”她也知道一旦登记，教会就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他们否认教会所侍奉的神的存在。

“你们的团体没有注册，因此被禁止聚会，但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信徒受到迫害。”他就像一个没耐心的老师在教训幼儿园的小孩。

“我们提出要注册，”艾达冷静地回答，“并提交了申请表，但被拒绝了。”

“被拒绝是因为你们拒绝遵守法律。”

“哪条法律？”她问。

“你们要成立主日学，并且组织未成年人的宗教活动。”

“我并不记得我们有成立主日学的要求，”艾达还击道，“而且根据法律，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抚养孩子。”

“不，他们不能！”原告咆哮着，“法律禁止让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但你们却藐视我们的法律。”

“根据宪法，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意思就是可以表明自己的信仰。”艾达回答，“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讲述神——就是说自由地表明信仰。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里艾达说出了这件案子的关键。苏联宪法说人们有信仰自由，并有实践信仰的自由。但苏联的领导却

惧怕基督教：他们想要人民信靠执政党。他们的推理是，清除了宗教，人民就会更热切地追随他们。

再一次，法官无言以对。因此他再度转移话题，说道：“如果刊物上事实确凿，艾达又何必偷偷摸摸呢？”

“因为那些迫害者不想让这些事情曝光。”她听起来不再像个普通的工人，而是越来越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

“我确信给朱思玛小姐的书中没有蓄意捏造的内容。《救恩的号角》和《团契手册》中所描述的信徒的一些情况，也是用事实说话。它并不迎合人意，这一点你和我都同意，但这是事实，是必须要讲的。当我把这些给朱思玛小姐时，我就知道可能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我早就知道后果，但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那些刊

载的事实。”

原告用眼睛扫了一下笔记，然后坐下。提问终于结束了，但审讯仍要继续。证人来了。先是她的邻居，艾娜托利和埃拉·莱芙瑞特娃。法官和原告连番轰炸：“她和你讲过她的信仰吗？她有没有给你书？她有电视或收音机吗？她的生活是否和收入相符？穿着如何？她吃什么？”

无论艾娜托利还是埃拉都不认为艾达犯了法。

“她和我们友好相处，”艾娜托利说道，“没有人说她不好。”

另一个邻居进来作证，被质问艾达的衣着，仪态和工作。

最后，一个叫做玛扎的同工被传到证人席。她认识艾达已有五年。她们曾在一起敬拜和祷告，艾达一年的刑期满后，玛扎还给她提供了住宿。

玛扎承认帮助过被告。

“你说艾达被炒是因为她是个信徒。为什么你没被辞退？你肯定是有工作的。”

“还没轮到罢了，”玛扎简洁地回答。

玛扎承认外国人曾来过她和艾达合住的公寓，但就算艾达给了他们东西，玛扎也不知道是什么。

轮到艾达提问，她问及信徒被逼迫的事。玛扎说了受逼迫信徒的名字，或受审讯，或被抄家，或被捕。

“还有罚款，”玛扎证实道，“苏克文森就是一个。”

“为什么被罚？”原告打断她提问。

“因为他祷告。”

“他在哪里祷告？”

“在卢卡的家，他在那里带领一个祷告会。”

“那就是了！”原告几乎发出胜利的欢呼。“在一个没有获批准的地方聚会。你们有祷告的聚会点，应该到那里祷告。”

不一会儿，当玛扎作证说因参加聚会被罚时，原告再次打断

她，“在哪儿聚会？”他质问道。

“小树林里。”

“公共场所禁止聚会。这下明白了。”他朝法官点点头，得意洋洋。

“聚会时并没有其他人。我们聚完会就离开了，但一些人在站台上就被抓了起来。”她还举了一些基督徒被警察袭击扰乱的例子，然后退下了证人席。

最后一名证人是亚柯特瑞娜·安德耶维娜·保克——艾达的朋友和同工。她作证说艾达是她的朋友，随和又善良。

她说警察到她的公寓要人。甚至向她极力暗示艾达是间谍，如果有她和其他邻居有艾达的行踪要立即上报。

显然亚柯特瑞娜是一个对原告非常不利的证人，因为原告质问她时，她只说几个字，有时则保持沉默。

“你对瑞典人的来访知道多少？”原告问她。

“一无所知。我第二天才知道。警察来公寓找艾达时，我在场。其中一个说有外国人拿走了刊物，是艾达给的。”

原告问及她的学历，她原来高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为什么不继续深造？”

“我想上医学院，”亚柯特瑞娜回答，“但我的档案里写着我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属于有分裂倾向的浸信会。所以没有去读。即使去读也会被开除。”

“你试也没试？”原告有一丝揶揄。

“已有先例了。”

轮到艾达提问了。她看着自己的朋友，以简单的问题开始，然后又转向苏联对基督徒的态度。她问及一些被罚款的基督徒，亚柯特瑞娜列出了名字，还提供了一些案例的细节。

“为什么在树林里聚会？”法官插话了，“你们在列宁山有祷告聚会点，为什么不去那儿？你们没有注册，也没有政府认可，

扰乱社会秩序。这就是被罚的原因。”

“我们申请了。我们的聚会没打扰莱夫瑞卡的任何人。”

原告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个忠诚的公民，有义务遵守法律。

“我是守法的。”她坚持道。

“你在树林里和卢卡的家里聚会，而且没有登记，”他反讽道，“你并不守法。”

“卢卡家的祷告会并不违法，”她勇敢地引用列宁的话，他曾说过反对信仰的法律是可耻的。

原告赶紧让证人退席，因他不愿和开国元勋有任何冲突。

转折

艾达其实尝试在苏维埃法律的束缚下活过她的信仰。初信的几个月，她定时参加已经登记经政府批准的祷告聚会。她满心欢喜和其他信徒一起敬拜，却没嗅出这个教会的政治味道。

艾达继续敬拜和传道，但摩擦也开始了。她和其他年轻人有一个学习小组，却有人警告她不要让教会的负责人知道。因为法律禁止和任何十八岁以下的人传讲“宗教迷信”。教会的领导似乎关心法律多于失丧的灵魂。

她记起了和妈妈去过的家庭教会。在那里她感到上帝的同在，看到小孩和年轻人也受到欢迎和有机会接受培训。对艾达来说，似乎没有理由不让年轻人听福音，而且和圣经的教导也不相符。

直到她代表因信仰坐牢的弟兄姊妹开始工作时，事情才有了转机。最初，她的异象只在于分享这些信息，发展一个祷告和支持的网络。登记的教会有被囚信徒的名单，却被视为国家机密，不让其他信徒知晓。

但艾达认为这正是其他人需要知道的。如果他们（苏联人和全世界的人）不了解这些被关押的弟兄姊妹所受的苦，又怎样去

祷告，并提供帮助呢？

她努力把这些消息发放出去，因此导致了和教会负责人的直接冲突。

“简单地说，他们想通过传道仅仅在教会内部做工，”她后来回忆说。“他们引入了遏制教会灵命的一些规条。但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功。”

那些领袖直接反对艾达的做法。她面临着抉择：要么留在教会保护自己，要么加入地下教会保护那些弟兄姊妹。登记的教会对她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毕竟，这是她哥哥生前所属的教会，而且她在那里还有很多的朋友。

虽然留在教会可以过上舒服的日子，但她不愿屈服。她不愿追随他们——那些迎合政府指示过于担心坐牢弟兄的教会负责人。她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地下教会，兢兢业业。当然，她知道为此会付出代价。

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苏联政府的口舌斯敏（Smena）报，刊载了一篇文章“不要做活人中的死人。”文章蓄意污蔑全体信徒，特别是地下教会。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神，并且嘲笑信徒只不过跟着一位幻想中的救世主。

艾达看到了这篇文章，就开始撰写文章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所有信奉这种信仰的人。她把自己所写的回应信送到斯敏报社，结果当然是拒载。如果她不把这两篇文章给同工看的话，事情也许就到此结束了。两个同工被深深打动，都想要一个副本。从乌克兰来的一些信徒也索要了一些副本，并带回国内。不久千百份复印件开始在信徒中传播，散布至整个苏联。地下教会开始看到攻击他们信仰的文章时，十分恐惧震惊，但看到他们当中一个同工这篇勇敢且组织严密的反驳信时，他们又变得刚强壮胆。艾达处于 Zamizdat 的前沿：那是一份她自行印刷的杂志，也是一项新的体验。政府总不可能监视国内的每一台复印机，每一台印刷机，

每一个印刷厂。

通过她的文章，艾达在成千上万弟兄姊妹中扬名。当然也被另一群人所知：国家的秘密警察。

关键

这次审讯法庭还传召了其他证人，但他们没有到场。法官宣布审讯继续进行。

艾达有点沮丧，她抗议法庭不考虑案件的关键，却在她的家庭、衣着和饮食上周旋。

“我恳请法庭多注意一下本案的关键。比如，我要解释我们为什么没有注册。但首先请告诉我为什么禁止我们注册？”

“被告，”法官暴躁地说，“法庭提问你，不是你提问法庭。”

看到法官的不悦，原告火上加油，说道，“我甚至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

艾达深呼吸，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说：“我恳请法庭多注重本案关键，不要让无关紧要的边缘问题模糊了核心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请求。第二，我请求法庭找出我的居住证被吊销的确切日期。”

法官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日期如此重要。

艾达解释说，在她的居住资格被吊销前警察就已经收集证据起诉她。“如果因无居住资格而不是因为我的宣教活动起诉我，那么在这之前为什么调查我？”

“我可以告诉你。”她继续，“因为在祷告聚会中我两次接待外国人，并要了一本圣经。官方知道了这些事。”

“居住资格和本案无关。你散布蓄意中伤苏联政府的虚假材料，扰乱了社会秩序。”

“但我的工作和居住资格却被多次提及，”艾达回击说。

“法庭只是对此感兴趣而已，因为我们要考察你的人格，并不是你的罪状。你可能奇怪法庭会问到你的性格。法庭必须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宣判时，法庭要考虑被告的性格。”

艾达认为法庭如果真想了解她的性格，那么了解她的真实故事则更为重要。她最后请求法官传唤最后一名证人——朱思玛小姐。“她的记事本曾作为证据，但要完全地了解我们，必须要她本人在场。”

法官好像在考虑她的请求，并征询原告的意见，最后宣布：“经过商议，法庭决定拒绝被告的请求。”

法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宣布休庭。剩下的只不过是双方的总结。原告要捍卫苏联体制，说明如果基督徒遵守法律，他们是有信仰自由的。

对于艾达，却是最后的机会代表自己和其他弟兄姊妹吐出心声。她身心负重，明白可能再次被囚，但天父的安慰却使她更壮胆。

尝试“再教育”

对于艾达来说，坐牢并不只是口头的威胁。她已经坐过。一九六三年同志法庭取消了她列宁格勒的居住资格，她去了乌克兰的姐姐那里，那里的信徒对信仰的持守和刚强深深感动了她。重新得力后，她回到了列宁格勒。警察盯住了她，但艾达还是设法混进了城里并且逃脱了追捕。没有居住证，她随时都会被逮捕，但她仍旧继续福音的事工。

为避免被人发现，他们仍旧在城外的小树林里聚会。也是在这儿，一九六五年，她第一次被捕，那年她二十五岁。

“警察来了，开始驱散我们，”一位当事者后来回忆说。“他

们推搡着，甚至揪我们的头发。那次抓了几个人，有的被罚款，有的被关了两星期。”

艾达是被捕者之一，并且受到审判。诉状却和信仰毫无关系。尽管在城外被捕，但她还是被控无合法的居住权。

审判在瑞杨法院的一个小厅堂里举行，她甚至被禁止发言。那个审判说的冠冕堂皇，一切只是为了来宣扬那虚有其名的公正。审判的结果是艾达被判一年刑期。

她并没有因此萎靡不振。牢里有些信徒，艾达定时和他们聚会，他们随时准备跟从主的引领。现在轮到艾达了。

苏联领导认为，坐牢是为了接受再教育。“这些可怜的囚犯被误导了，”官员解释说。“应该让他们知道苏维埃体制的真理和权威：祖国的尊荣。”

除了索然无味的再教育，还有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度过的无数个寒冷的夜晚。食物总是缺乏，有时甚至还不如动物吃的。艾达被囚期间，被送入一个精神治疗的地方。经过三十天的“检查”，医生认为她精神正常，又把她送回了监狱。在监狱里数月所受到摧残，在若干年后这位坚毅勇敢的年轻人仍感到痛苦和心灵的创伤。

再教育对她毫无影响。信心不但没有减弱，经历的一切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了对基督的信心。不但没有放弃传福音，她出狱后反而更加火热地分享神的话语。虽然完全知道这样做要付的代价，但她却一直坚定不移。

“国家不会干涉”

最后申辩的时候到了。首先是原告的最后总结，他以俄罗斯教会的历史开篇。

他得意洋洋地说：“十月革命后，教会和政权分开，各宗教团

体有信仰自由”。然后原告开始指责福音教会、浸信会和基督教协进会煽动信徒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法律。

“支援委员会的团体都没有注册，”他控诉说，“他们在家里或公共场合非法聚会。甚至一些信徒触犯了邪教的法律。委员会却说这是对信仰的迫害。七年来他们一直和官方对峙。”

原告从教会历史谈到信徒的大体情况，最后终于回到艾达的案子。“艾达·斯克瑞普科娃和全国各地都有联系，但她的主要工作是和国外联系。我们必须承认她是如鱼得水。”他的话语充满讽刺。

然后他又故作怜悯。“生在一个浸信教徒的家庭，她的确非常不幸。我们也非常遗憾就这样失去了一个人，但我们和她谈过多次，并且想让她明白她的行为是反动的。”

随着申辩的进行，原告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他开始引用从艾达的家中搜到的一些书刊上的话：“其中一篇文章中节录了科瑞蔻柯夫在莫斯科受审判时的话，说‘我们被关到监狱或集中营里并不是因为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坚守对耶稣的信仰。’”

他摇了摇头，神情肃穆，“这些都是蓄意中伤苏联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虚假言论。国内有各种信仰，教堂也允许开放，没有一个人因信仰受到迫害。如果不涉及邪教，政府从不干涉宗教活动。被告有计划散布蓄意中伤苏联社会秩序和体制的言论，证据确凿。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条，我请求法庭判处被告艾达·斯克瑞普科娃两年半监禁。”

说完这些，他坐下来，满脸得意的神情。

基督徒只有唯一的事业

法官转向艾达，示意轮到她申辩了。

“我本想谈一下我的这些罪证。”她的声音清晰而镇定，“但

我首先要说一下他们提到的其他问题，尽管它们和本案无关。”

她的反驳从原告提及的一些琐碎小事开始，从一九五八年写给普瑞夫达的一封信，到最近建筑实验室的工作，然后才开始实质性的内容。

“当我提到因信仰被辞退时，我被告知：‘纯属虚构。’但这是事实：上次获释后，我在一家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一星期后，我参加一个祷告会时警察来了，记下了我和几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们肯定会通知我工作的单位。”

她继续说道：“单位知道我是基督徒后，要每个人加紧防范我。他们从开始就直接告诉我，如果不改变信仰，我就会被解雇。他们毫不掩饰地说：‘印刷厂是政治场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工作的。’他们只不过属于铁道部门管辖，毫无机密可言，只不过印刷铁路表格，登车证和列车时刻表。他们还是这样说，我不明白有什么不能信任我的地方。”

“就这样过了三个星期。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被解雇了。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没说是因为信仰，而是以裁员为借口。当我回到工作坊，告诉别人我因裁员被解雇了，工人们都百思不解。工厂明明是缺人，有一台机器因没人操作而闲置了。”

“经理告诉我，‘因你没有城市居住证，我们无法雇用你。’他们似乎先前没看到我的非城市居住证，经理好像没看过我的档案似的。”

艾达告诉法庭，警察开始查问时，她就知道离被捕的日子不远了。“我从被释放后到现在才六个月，再次入狱前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她做了个深呼吸。申辩真让人筋疲力尽，因为精神和灵里高度集中，所以不能坚持太长时间。她请求十分钟休息，法官同意了。

审判再次开始，艾达把辩护转向案件本身：“散发出版物本身

并不触犯任何法律，如果在《救恩的号角》和《团契手册》中找不到伪造言论，那么对我的起诉就是无中生有了。因此，我必须谈谈这些刊物的内容。”

书中曾提到信徒和教会负责人的聚会受到禁止。“一九二九年律法明文规定，信徒有组织代表大会的权利，”艾达提到，“但官方不但没有赋予他们这种权利，甚至还迫害那些申请组织代表大会的人。”

“另外，协助原告搜集证据的人，还在书中找到十七处具有‘煽动性’的词汇。调查者认为这些都是伪造的，蓄意中伤苏联政府和苏联社会秩序。”

艾达转向法官直接向他辩白：“在保克小姐的证词中，她曾引用了列宁的话，但只是概括。我可以完整地引用：‘只有苏联和土耳其的法律还在反对宗教信仰，令人汗颜。这些法律要么禁止公然承认信仰，要么禁止它的发展。这些法律是最不公正的，最可耻的，也是最有压迫性的。’现在，我请法庭注意‘发展’这个词，列宁本人都认为禁止信仰的发展是不公正的，甚至是可耻的。”

她深呼吸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我要说的是我是怎样被捕的。四月十一日，我去参加一个祷告会。虽感觉被人跟踪，但并没有太在意。第二天，警察来我家逮捕了我。他们还抄了其他信徒的家。但和本案有关的抄家事件就有十一宗：列宁格勒三宗，彼尔姆四宗，基洛沃格勒州三宗，还有就是在玛格尼特哥尔斯克我姐姐的家。我的家和我姐姐的家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搜查那些人的家？仅仅因为他们的地址在我的记事本里。但他们没找到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东西。”

她接着转向“为什么受起诉”的问题。我们说是因为信仰，但有人说是‘无稽之谈；完全是因为触犯了苏联法律。’我属于一个申请过注册的非登记团体（所有团体都提交了申请，里面还写了我们的规章条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人说：‘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是犯法的。’只是说：‘签署一个承诺不犯法的保证书就行了。’这可不是注册的正当途径！”

艾达注意到法官有些不耐烦，赶紧做辩白的最后结尾：“一个禁止谈论神，禁止父母灌输给孩子信仰的法律，我们不可能承诺去遵守它。无论我们对国家有多么忠诚，如果有法律命令我们把孩子培养成为无神论者，我们也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法律。我们宁愿经受任何考验（甚至坐在被告席上），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

“耶稣说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她继续说道，“我们不会听从那禁止谈论神、禁止救恩的法律，任何一个信徒都不会。即使他不是传道人，不能讲道，也都一样——他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为不讲道也有机会和别人分享救恩。因此我们不会保证要遵守这样的法律。无论我们多么尊重执政的，也会违反这项法律。”

“再重复一次：信徒不会遵守一个强迫他们否认福音的法律。所以因违背这个法律受起诉，公正一点，就是因为信仰罢了。”

“我知道《救恩的号角》和《团契手册》中没有任何的捏造信息，同时也知道把它们送到国外意味着什么，可能会把自己送到审判席上。因为有危险，我没有让其他人参与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艾达停顿了一下，为了最后一刻积聚力量，给那些要判决的人留下她最后的火热：“过去人们认为，阻挡信仰的发展是不公正的，而现在他们是无法理解这样的事。他们说：相信自己，自己祈祷，不要和任何人谈论神。用暴力让自己意识形态的敌人保持沉默并不是真正的胜利，不过是野蛮罢了。”

法官打断了她的话，满脸愠色，罪犯竟然在他的法庭上讲道。“不要在这讲教会，讲你自己。”他用手指着她说。

艾达毫不气馁，说：“基督徒只有一个使命。除了捍卫真理，别无选择。因为一旦你明白真理，就意味着你要追随它，高举它；如果有必要，还会为它受苦。我也毫不例外，我热爱自由，非常

渴望自由地和家人朋友团聚。但我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父神，有自由又能怎样呢？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这使我刚强壮胆。这就是我想对大家说的话。”

她坐下来，陈明了案件，心里也轻松了。

尾声

法官丝毫不为其所动，艾达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比原告要求的还要长六个月。两个高大的士兵押着她离开了法庭。

但坐牢并没有拦阻艾达的工作。根据事实，她把审判过程记录在从床单或其它针织物上剪下的二十片碎布上，可谓煞费苦心，然后偷运出苏联。全世界的信徒读到了这些话，为这位如此有信心的姊妹祷告，她就是来自列宁格勒的艾达。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艾达被释放。就在释放时，政府官员说她从她受的惩罚中“学不到一点东西”。事实上，她学到了很多，但不是逮捕她的那些人想看见的那种。她对神的信实的认识已使她荣获博士学位，并且对服侍神所得的那种喜乐和满足也有更深的理解。她已成为这个受苦家庭中称职的一员，像保罗所说的“和基督一同受苦。”²

现在的艾达住在圣彼得堡。她的信心见证了那想要毁灭她的信仰的政权被消灭了。今天，像她一样的信徒参加敬拜聚会都已合法。近来她的教会在一个特别的日子举行了聚会：庆祝教会事工创立四十周年，纪念神的信实，特别纪念那些为信仰献身的信徒³。



2 见腓立比书 3:10

3 更了解更多艾达及其审判，请参阅迈克尔·布云克斯《艾达·斯克瑞普科娃之审判罪证》（英国：宗教和共产主义研究中心，1972）

>>4

萨碧楠

基督大爱的见证

罗马尼亚 Romania



一九四五年

俄国人驱逐了纳粹，却开始逐步控制罗马尼亚的政府和社会。最新的一次行动是命令各宗教的神职人员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叫做“崇拜议会”。政府的目的是取得神职人员的支持。但是在萨碧楠看来，他们不过是要控制这些教会领袖，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傀儡罢了。

萨碧楠身材娇小，比丈夫理查德·魏恩波几乎矮了一英尺半，对主却有极大的热心。会议中，她坐在丈夫的旁边，听着又有一个牧师公然宣布效忠那些侵略了自己祖国的人，她拽着理查德的手臂，恳求道：“你会为基督洗去这个耻辱的，是不是？你得说点什么。他们在往耶稣的脸上吐痰呢！”

理查德看了看国会大厅里的这些代表，实在令人厌烦，政府的口号是“宗教自由！”他们提议神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或者说神和被神化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和平共处。“这个世界太容易被欺骗了！”他轻声说。

理查德和萨碧楠挤在这四千人中，主教、牧师、拉比和阿訇挤满了大厅，甚至走廊。各种信仰的人，穆斯林、犹太教、新教，还有东正教。

会议开始前，主教还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政府领导人戴上了十字架，还亲吻了圣像和主教的手，然后开始讲话。莫斯科的傀儡彼得鲁·格罗查解释说，罗马尼亚政府全力支持宗教信仰，任何信仰，而且像以前一样支付神职人员工资，事实上，还会增加他们的俸禄！热烈的掌声响起。

讲完后，祭司和牧师开始发言。每个人都说政府这样优待宗教，心里非常欣慰。如果教会可以信赖政府，那么政府也同样会

信赖教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主教说，自古以来各种颜色的政治支派都融入了教会。现在是红色，他很高兴，每个人都很高兴。就是从这里，他们的欣喜通过广播传向全世界。

“好，”理查德说，“我可以上去说，但如果我这样做，你就再不会有丈夫了。”

萨碧楠清楚，他说得没错，其他教会领袖都在担心他们的家庭、工作甚至薪俸。但她知道必须有人揭露政府的阴谋，而不是处处阿谀奉承。仰视着理查德的眼睛，她只说了一句：“我不要一个胆小鬼作我的丈夫。”

理查德默默地点点头，然后填了一张表格送到前面，说他要发言。党员异常高兴。理查德·魏恩波牧师是举国闻名的路德宗牧师，普世教会协进会的官方代表，想要在大会上发言！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需要勇气和真理的时刻

理查德走向讲台时，大厅里一片令人窒息的静寂。萨碧楠热切地为丈夫祷告着，心里不知这群人在想些什么。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聚会并可以自由发言，谢谢你们，”理查德开始说道，“神的孩子聚集时，天使也同在来聆听神的智慧。因此，每个信徒不但要赞美世上的人和在位的或是卸职的领导，我们更要赞美神，我们的造物主和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主——基督。”

会堂的气氛开始变化，萨碧楠心中则充满了喜乐，焦点终于从歌功颂德的舆论宣传转到基督身上来了。

“你没有发言权了！”一位牧师布丢卡突然站起来宣布。理查德对他视若无睹，继续鼓励那些教会领袖要信服神，而不是人。观众鼓起掌来，他们知道理查德是对的，可惜的是只有他一人敢于站起来说出应说的一切。

“切断话筒！”布丢卡朝他的下属吼道，“把他赶下讲台！立刻去！”

理查德的声音消失了，人们却异口同声喊起来：“Pastorul！Pastorul！”¹

会场一片混乱，理查德趁还没人想起逮捕他之前，溜出后门。萨碧楠静观事态变化。她以丈夫为荣，为他能够为耶稣站出来而感到骄傲。但这骄傲中却夹杂着一丝忧虑，对抗俄国人，他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萨碧楠和理查德一直对俄国人有传福音的负担。他们常常谈起派宣教士到俄国去传扬福音。“现在神把俄国人带到我们面前来了。”他们一起宣告时常说。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俄国人首次来到罗马尼亚，理查德和三十一岁的萨碧楠拿着鲜花和福音单张去欢迎他们。作为犹太人，纳粹给他们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萨碧楠的家人在集中营全部被迫害致死，理查德也被逮了三次。他们初信时就决志为失丧者做工，无论他们的罪有多深。这一年，这个决志引领他们去接触逃难的纳粹，还有新来的俄国人。

纳粹占领期间，理查德和萨碧楠曾在家中藏匿了许多犹太人。然后，当纳粹溃逃时，他们又藏匿了许多纳粹。其中一位纳粹士兵问她为什么，作为一个犹太人，她竟然帮助自己的敌人。萨碧楠简单明了：我没有敌人，而且神爱所有的罪人。他谢了她，发誓说如果纳粹重新上台，一定把她抓起来。

购买时间

也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他们享受了一段自由的时光。前独裁者杨·安东内斯库被带到莫斯科，回来后就被枪决了。一直

¹ 就是“牧师”的意思

压迫犹太教和新教的东正教主教也失去了其独裁地位。

罗马尼亚人大多认为他们终于拥有一个民主政府了，但萨碧楠知道这还为时过早。

大会之后，官方并没有采取立即行动，但不久共产党就开始定期来扰乱理查德带过的聚会。每一星期都有长相不悦人眼目的青年坐在教堂的后面，吹口哨，起哄，扰乱会堂。

“我们应该高兴，”教会的资深牧师扫雷姆说，“吵吵闹闹总比装模作样默默无声的要好。”

以后他们又收到第一次警告。一天萨碧楠和丈夫一起在传道区做工的时候，一个平民装束的人要找她的丈夫。

“调查员里奥萨努，”他自我介绍，“你是魏恩波吗？你就是那个我生命中最憎恨的人。”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来给你建议的。秘密警察司令部有你厚厚的一摞文档。我见过。近来一直有人告密。许多俄国人也和你谈过，是不是？”

他撮着两只粗糙的手，“我想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若有贿赂，他可以销毁那份报告。

萨碧楠也加了进来，最后他们商定了一个数目。把钱塞进口袋，里奥萨努说，“便宜你们了，告密者是……”

“不要！”萨碧楠骤然急喊，“我们不想知道。”

调查员奇怪地看着她。但萨碧楠还是摇头。他们不想知道告密者。如果知道，则会有憎恨——那么他们就要承担这罪了。

知道钱并不能买来安全，安全在神的手里，但可能给自己买来一点点时间——进一步建立地下教会的时机。

到一九四七年岁末，基督徒被捕已是司空见惯，萨碧楠的许多朋友都进了监狱。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她因气管炎躺在家里，听到有敲门声，打开门，竟发现一位初识的俄罗斯医生薇拉等在外面。她并不是来治病的，而是带来了一个紧急的消息。她神情悲怆地讲了自己的故事：

薇拉来自乌克兰的一个小镇，无数的教会领袖和平信徒宣教士被驱逐了到少有生还的西伯利亚劳改场，包括她自己。

“我们男女都要一起砍树，而且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饿死，或者冻死。”

带着那记忆的战抖，薇拉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萨碧楠的胳膊。她的手上还有深深的没有愈合好的伤疤。“因为在雪中过度劳作，每天都有人倒下就再也不能起来了。”她说道。

一天，她和另外一个囚犯谈福音时被捉住了。惩罚是光着脚站在冰上好几个小时。因挨罚没完成定量，又遭到毒打。

许多囚犯死在恶劣的条件和频繁的折磨之下，但薇拉活了下来。现在她找到萨碧楠，不只是讲述这段悲惨的经历，更要讲述神的信实。即使是在劳改场里，在她悲伤和缺乏的时刻，神也显示了他的大能。

萨碧楠的头疼起来。不是思考这件神迹，而是想到自己相似的境遇。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来告诉我这件事？

薇拉站起来要走，萨碧楠求她呆一晚上，或者至少等到理查德回来，也让他了解发生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事情。但薇拉已在门口，稍停了一下，简单说道，“秘密警察带走了我的丈夫，已有十二年了。不知在这地上我们是否还会相见？”然后她就走了。

“十二年！”萨碧楠浑身战栗，一个人怎能忍受？

随着迫害日益增多，逃走似乎是必须要考虑的。“现在还不算晚，”理查德开始说道，“萨碧楠，我们可以走。许多人通过贿赂出境了。”

她没有回答。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但危险也实实在在，而且还有米海，他们珍贵的儿子，只有八岁，他们唯一的孩子。

理查德继续，“以前被纳粹逮捕，几星期就出来了。共产党可能要几年，可能还要抓你。那米海怎么办？”

一语击中要害，如果两个都被抓，儿子将无家可归，可能只有住在街上，靠乞讨为生。做妈妈的简直无法想象。但她还是没

回答。

最后理查德提醒她一个朋友曾说过：“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引用的是天使说给罗得的话。

“为谁逃命呀？”萨碧楠说完进了内室，拿起圣经读起来，“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合上这本破旧的圣经，她问丈夫，“如果你现在离开，将来怎么再讲这段道？”

现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几个月后又被再次提起……。

人间蒸发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天的早晨，理查德要去教会，边走边回头喊，“萨碧楠，教会见。”

半小时后萨碧楠来到教会，在那间小办公室里看到牧师扫雷姆神情沮丧。

“理查德还没来。他要做得太多了，一定是记起了一些更急切的约会。”

“但他承诺说半小时见，”萨碧楠声音里渐渐出现恐惧。

“可能遇到个需要帮助的朋友，”扫雷姆说，“他会来的。”

牧师去讲道了，萨碧楠给朋友打电话，结果是理查德没和其中任何一个在一起，她的恐惧感骤然上升。

那天下午理查德还要主持一场婚礼呢。

“别担心，”扫雷姆安慰萨碧楠说，“我们从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还记得那次夏令营吗？他早晨去买一份报纸，午饭时才打电话说不回来吃早饭了。”

萨碧楠笑起来。那次是理查德想起一件着急的事情就打车回了布彻雷斯特。“是呀，这可能是重演。”她只有迫使自己相信。

他们家星期天的聚餐经常是快快乐乐，热热闹闹的。虽然不会太丰盛，但他们可以交通敬拜。这是他们一星期中最难忘的时

刻。

现在他们都坐在屋里，静静等着理查德。但他再也没有回来。扫雷姆牧师不得不主持下午的婚礼。萨碧楠给所有医院打了电话，甚至去了急救室，猜想着理查德可能出了车祸，但毫无结果。最后她向自己承认，唯一可做的就是：去内阁。他肯定是被捕了。

然后，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搜寻……辗转于每个办公室……每扇能够开启的门。

她想到了已和丈夫分开十二年的薇拉，以及因和狱友分享福音给她带来的折磨，理查德更不消说了，也同样会被发现有这样的罪名。还记得能和俄兵分享福音，他们是多么感谢神……而现在就是这些兵关押了她的丈夫。

传言说理查德已被押到莫斯科，因为好多人都是这样。但萨碧楠不愿相信。每个夜晚，她都做好饭，坐在窗前等待：今晚他就会回来。他没有犯法，很快就被释放了。被纳粹抓住，一两个星期就放了，新政府不能比他们还坏吧？她总是安慰哭着要爸爸的米海：神会保守爸爸的，还有我们。他们一起祷告——为爸爸的平安，为他的早日归来。

可是没有。反倒是他们几个月前的谈话总在她的梦里缠绕：

“以前被抓，就几个星期；但落在执政党手上，可能会几年……”

萨碧楠心急如焚。虽然他们的爱曾经历许多风雨，但这次没有他，母子俩又怎么挺过去呢？几个星期后，扫雷姆牧师带着她来到瑞典大使馆寻求帮助，瑞典是他们过去的盟国。大使鲁特斯沃得说，他马上告诉外交部长安娜·帕科。

帕科夫人纯粹是照本宣科，“我们得到了消息，魏恩波牧师已带着一箱饥荒救济金逃离出境，据说他现在在丹麦。”

大使又去找首相格罗查，他的话不过是先前的重复，但增添了一个友好的承诺，“那么魏恩波应该在我们的牢里，如果能证明，我会释放他！”

执政党太过自信了。难怪人们说，“一旦落在秘密警察的手

里，那么这个人就蒸发了。”

和理查德中间的生命之线

几个月的寻觅都是徒劳。一天晚上萨碧楠正呆在教会里，有人说一个陌生人在门口等她。那个人胡须凌乱，满身酒气。他坚持要和萨碧楠私下谈话。

“我见过你丈夫，”他直截了当。萨碧楠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这是她首次听到关于理查德的只言片语。“我是个守卫——别问哪个监狱——你只记住我是给他送饭的。他说如果我通通信，你会给我一大笔钱的。”

“多少？”萨碧楠并不确定他手里真有消息，现在骗子太多了。

“我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来的。”

那是个巨额数字，而且他毫不退让。

扫雷姆牧师也不确定，他让守卫带给他几个魏恩波写的字，并从饥荒救济中拿了一板巧克力给他，“把这个交给他，捎个便条回来，要有亲笔签名。”

那人走后，他转向萨碧楠，“我们也只有这样了，不知他是真是假，还要那么一大笔钱。”

萨碧楠知道他是不想让自己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

但是两天后那人回来了。他摘下帽子，在怀里摸索，然后递给萨碧楠那板巧克力的包装纸。小心翼翼打开，上面写着，“我最亲爱的妻子，谢谢你的体贴，我很好，理查德。”

她的心跳加速，他还活着！这是他的字！线条粗硬，清晰，凌乱却下笔有力。有这些，那腾飞起来的希望就不会破灭了。

“他还好，因为有些人受不了独处，他们不喜欢与自己为伴。”那人仍旧是满身酒气，“我还带来了他的爱。”

萨碧楠虽然同意给他钱，但前提是继续这样做。他最后终于

答应，“好吧。但你要知道我冒着很大的危险。有些人被判十二年刑呢。”

也是因为爱，他才冒险：爱钱，还有钱买来的酒。显然他也敬佩理查德，有时他还偷偷地给他带些面包。

萨碧楠很感激这个人的牺牲。一个酒鬼守卫竟成了她和丈夫中间的生命之线。但现在，也只有这样了。

殃及池鱼

法律是残酷的。政治犯的妻子没有粮票，因为粮票是给工人阶级的。也不能工作。因为没有供给票，也就是说她并不存在。

萨碧楠只有向官方求情：“这样我怎么生存？我怎么抚养孩子？”

“这是你的问题，和我们没关系。”

她实在为米海担心。爸爸被捕后，因为营养不良，米海一天天瘦下去。而且她知道他还在为失去的弟弟妹妹伤心。也就是东罗马尼亚纳粹大屠杀发生后，他们领养的六个孤儿。

但在当时，有消息说俄国人决定用难民填充他们兼并的两个东部省份，他们知道迟早有一天俄国人会把这些孩子送到东部，上千名孤儿面临着这一悲剧。萨碧楠想着如果送他们到巴勒斯坦地区——那里以色列将要成立，也许情况会有所好转。在那些灾难性的日子里，这些孩子加入了逃难大军，登上了一艘土耳其“步步”号蒸汽船。虽然看着他们离去让人于心不忍，但是与落在俄国人手里前途未卜相比，这似乎要好一些。

几个星期过去了，船杳无音信，让人日益担心。从黑海到东地中海开始了一次国际性的搜寻，船消失了。希望也渐渐渺茫。大家认为它撞上了一艘战舰，全军覆没了。

他们悲痛万分，因为萨碧楠和理查德视这些孩子如同己出，米海也和他们形同兄弟姐妹。萨碧楠最终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

仍旧不愿见家人以外的任何人。她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试炼：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孩子？她反复问着自己。

她心里清楚是人类的战争和仇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船的沉没，这却不能责怪神。唉，她深爱着的孩子们！怎能脱离这心痛呢？

带着自己的伤痛，她还要去安慰米海，因为那些孩子曾出现在他的生活里，照亮过他的日子，每次想起他们，他都会伤心地哭。萨碧楠把他抱在怀里，再次讲起爸爸说过的一个故事：

据说一个有名的拉比离家期间，两个儿子死了，他们都是无比俊秀的人，而且在律法上非常有见识。几乎心神错乱的母亲把他们放到卧室，蒙上了白布。那天晚上，拉比回家了。

“儿子呢？”他问，“我在院子里寻找，都不见踪影。”

妻子端了一杯水，让他解乏，但他还是问，“我的儿子呢？”

“他们没跑远，”妻子边说边端来了吃的。

饭后她郑重说道，“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问吧。”

“曾经朋友让我保存两颗美丽的钻石，我看他们像自己的一样。现在他要收回，那么我要归还吗？”

“什么？还给别人属于他们的东西有什么好犹豫的。”

“不，我想还之前最好先问你一下。”

然后她领着他进了房间，掀开了白布，“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父亲大声哀号，“我的儿子，我眼中的亮光呀！”

母亲转身离去，痛苦地哭泣着。过了一会，妻子牵起丈夫的手，“你不是教我还别人的东西不能犹豫吗？主给了我们，又拿走了。从主来的都是祝福！”

这个故事带给米海的安慰不大，但他明白妈妈所讲的道理，

并从妈妈的勇气中汲取了力量。他已经十岁了，长得比同龄人要高，高高的颧骨，明亮且总是带着“为什么”的眼睛。他在学校里因为爸爸被社会排斥而尝到了冷暖辛酸。他敬佩自己的父亲，但是萨碧楠很难向他解释：仅仅因为做牧师就从家人身边被带走并关进监牢。

而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人失踪。

有一次，一批著名的囚犯得到释放，是被救护车送回家的。他们把身上的的瘀肿伤痕和受到的折磨完全公开后，又遭到逮捕。

萨碧楠不愿去想丈夫面临的恐惧，也祈求他能承受得住，不至于出卖朋友。丈夫承诺过，他宁愿死也不会，但谁又知道一个人能承受多少呢？彼得发誓不会不认主，但他还是三次否认主。

敲门声

死后也可以相见，萨碧楠只有这样想才得着安慰。他们说好要在便雅悯门一天堂的十二门之一，等待。耶稣曾和门徒有同样的约定，被钉十字架后加利利门的等待。他信守了。

但现在她关切的不是死后的生命，而是早晨五点钟的敲门声...

她昨天在教会做义工，家访，一直工作到很晚。儿子呆在乡下，朋友陪她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黎明的沉寂，也惊醒了她们两位：“萨碧楠·魏恩波！开门，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她走到门口，害怕那些人会随时冲进来。

“萨碧楠·魏恩波？”开门后一个粗短脖子的领头人吼道。“我们得知你私藏武器，交出来——立刻马上！”

还没等她争辩，这些人就开始翻箱倒柜，抽屉也被翻倒在地。书架倒了，朋友冲过去试图扶起来。

“别管，”一个男的叫道，“穿好你们的衣服。”

她们不得不在六个男人面前穿好衣服。这六个把所有的东西都踩在脚下的人，不时地吼叫着，似乎在彼此鼓励继续这无聊的搜查。

“那么你是不想交待了？拆掉这个地方。”

萨碧楠静静地说，“唯一的武器，这儿。”她跪下来，小心地把圣经从士兵脚下抽出来。

粗脖子警官暴跳如雷，“跟我们走，老实交待！”

她把圣经放在桌上，说：“请给我们几分钟祷告，然后我就跟你走。”

出去时，萨碧楠拿起了朋友给的包裹——一双袜子，几件内衣。这些东西虽然不起眼，但到了目的地，这就算宝贝了。

解放节

士兵罩住了她的眼睛，推搡着她出了公寓。车行了短短的一段路程，她又被拖着穿过停车场，进了一个长长的，空空的屋子。眼罩被取下来后，萨碧楠发现屋里挤满了女人。有人不时地叫名字。不然，就是沉默。这些社会渣滓等待着自己的名字被叫到，也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八月二十三日——解放节，至少共产党这样叫。

天黑前她们的晚饭是黑面包加清汤稀水，又是一天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叫她的名字。仍旧是眼罩，坐车。只不过这次车停在秘密警察司令部（这是她后来才得知的），她和其他几个妇女一起被塞进了狭小的囚室。

谜宫的尽头

数天后，萨碧楠从普通监狱转为单独囚禁。打量着这个狭窄的房间，她很快意识到了少了些什么：便桶。在短短的监禁期间，

她已经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了，现在可好，竟然没有便桶。

萨碧楠常常听到狭窄的走廊里沉重的皮靴声，每次她都想是不是来传她的。那一天终于来了。门被打开，守卫吼道，“向后转！”

又是眼罩。

“走！右，左。再向左。向前走！”

萨碧楠好像走在迷宫里。在守卫的推推搡搡下，恐惧突然袭击了她的全身。是否尽头就是刑场，然后毫无征兆地死去。尽头到了，她很努力才控制住逃跑的冲动，眼罩拿开了。

一个高大金发的守卫站在面前，年纪与她相仿。“你是在对抗政府，不是吗，魏恩波夫人？”警官和她曾在巴黎约会的男人简直酷似，她呆住了。“写一份报告，讲一下吧。”他指了指笔和记事本。

“写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仍是命令的口气，“写你的对抗。”

她拿起笔写道：不知哪儿对抗了政府。警官怒气冲冲，又把她送了回去。守卫摔门而去，还撂下一句话，“什么时候准备好写中尉交待的，什么时候放你走。否则，我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招待？”嘲弄威逼？羞辱？折磨？这些手段对于基督徒来说已屡见不鲜了，她很清楚他们的拿手戏。为达到目的，还有专门设计的精神折磨来软化囚犯。他们会播放一些凄厉的尖叫声，然后说是孩子在叫。哪一个有良知的父母能受得了呢？

第二次与中尉的短兵相接让她知道丈夫被捕的大概。“魏恩波夫人，你的丈夫被控参与反革命活动，可能要判死刑，他的同事也都认为他是罪有应得。”

萨碧楠心跳如雷，这个人在撒谎，而且在观察她的反应。她竭尽全力保持平静，中尉继续，“当然，同事可能只是自救罢了，也许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除非你说出参与事工的人们平素所说的一切，我们才能判断。大胆地说，揭出他们的真面目，明天

你的丈夫就可以被释放了。”

萨碧楠听到那些，怒火中烧，但她不相信政府。回视着中尉，她说：“我无可奉告！”

那天晚上，她躺在狭小的床上，抚摸着遭到殴打的部位，脚已碰到床尾了。可怜的理查德，他那么高，脚一定是悬在外面的。

他们现在会对他做什么呢？有一刻，为了平安相聚她准备招供；但转念又决定不能妥协。两种念头在她脑海中疯狂地交战。她想让理查德活着，但又不想让他退缩。

一块墙皮落了下来。她用它在暗色的毯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然后谢恩。

好像是对祷告的回应，一个意念闪现在脑海中：七。萨碧楠意识到自己是在七号牢房，这是个属神的数字，创世的日子。

多么宝贵的鼓励，她躺在床上，哭了。虽然身体仍在黑暗中，但她的灵已超越了监狱的束缚来到光明里。她轻轻摸着毯子上的十字架，快睡着时轻声说，“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起来！”红脸膛的守卫长迈卢这天早晨来得比平时要早。萨碧楠照例转向墙，被粗暴地戴上眼罩后，又进了黑暗的迷宫。

这个守卫长比她年龄大许多，这次他的严厉拷问持续了一个小时。“和谁同居过？做了什么？告诉我一切，有谁，多久一次。”

这次审问方向的转移，让身心俱惫的她眩晕。她只是冷静地说，“我不会说的。如果神愿意，即使过去再怎么不圣洁，也会成为一个圣徒。圣经中玛利亚曾是个妓女，然而即使我们早被历史遗忘，她还是会留芳万年。”

迈卢嘟囔了一句脏话，把她送回了牢房。

“我早已得赎！”

再次审讯时，萨碧楠被迫看了许多照片。她认出了其中一个俄国人，她和丈夫曾在家中偷偷给他施过洗。“有认识的吗？”

一个秃头警官问。她清楚地知道哪怕只说一个名字的下场。审问官的声音柔和起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放你和你的丈夫走。”诱惑是强烈的，然而她为弟兄舍己的心更是如此。“我一个也不认识。”

秃头怀疑她在说谎，最后问她的价码是多少。“每个女人都 有价。你的呢？自由？给你丈夫一个优越的牧师地位？金钱？说吧。”

这接踵而至的威逼和空口许诺让她恶心。他们唯一的企图不过是拘捕更多的人，她不会伸手相助的。“我早就被赎了！耶稣为我受苦，为我而死。你能出更高的价吗？”

他的脸都涨红了。萨碧楠想这下肯定要挨打了，但没有，只是被送回了监狱。

一段时间后，她又被关到普通监狱。数月已过，寒冬已悄然来临。萨碧楠对儿子的担心也从未间断过。谁在照顾他？他在街上流浪吗？会不会冷？是不是病了？可能共产党也关了他吧。在每个清醒的时刻都有上百个犹疑焦虑刺透着她的心。

十一月份，监狱长来到她所在的牢房。“我们要宣读一份名单，读到名字的十分钟内立即离开。”

他没再作任何解释。囚犯中起了一阵骚动；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你怎么想？”她问旁边也在收拾东西的同伴。

“要么被释放，要么被枪决。”同伴神情黯淡。

“如果进了纪拉维，愿神保佑你”

但她们没有被释放，也没有被枪决，至少现在还没有。她们被带到了纪拉维，国内最骇人听闻的监狱。她记得听别人讲起过这所臭名昭著的监狱。这儿好像还有个特别的牢房，更是无法想象的恐怖之地。甚至有这样的传言：“如果进了纪拉维四号牢房，

愿神保佑你。”

一个自称为阿斯普拉中士的人带她们穿过阴暗拱形的隧道来到地牢。最后停在一扇巨大的门前，这扇门就是由锈迹斑斑的铁栏焊接成的，“欢迎来到四号牢房！”中士的声音充满得意。

已将近拂晓时分，牢房里几乎是漆黑一片。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空荡荡的房子里有两排木制双层床。牢房的尽头——很高的地方，是一个带栅栏的窗户——已被封住了。

上百只眼睛盯着这些新的来客。因为缺氧，她几乎晕了过去。她被安排到马桶上方的床位上。

萨碧楠时睡时醒地度过了一个晚上，又被五点钟的起床号惊醒。五十个妇女立即排队使用马桶。她后来才得知四个牢房里关了两百个女犯，剩下的牢房塞满了三千男犯。

按照当初的设计，牢房只预备关押六百名犯人。

十一点钟守卫送进来一小桶汤，她们又排成一队。有汤，还有一片面包，萨碧楠为狱友的安静感到吃惊。但是守卫刚走，安静变成了疯狂的打斗。片刻间守卫又回来了，并动用警棍殴打这些女犯；他对碗更是左右开弓，地上的汤成了溪流。阿斯普拉狠狠地发誓说：明天不会有汤了。

囚犯们想着明天的命运，牢房里再次安静下来。渐渐的，才有了小声的谈话。有人问她怎么进来的。“你看起来不像危险分子，”然后又叫所有的人来评价一下。

萨碧楠笑起来，“我是牧师的妻子。”

听到这些，几个人骂了几句，转身离去，其他人却很有兴趣。一个正坐在她旁边，名叫艾琳娜的犯人说，“那你一定知道一些圣经故事，”

“当然，”她再次笑了，“想听吗？”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为了这个痴迷的听众，她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教会里大家公认：论讲故事没人能和萨碧楠相比。狱

友们着迷地听着这些栩栩如生的故事，有一刻她们甚至忘了明天要面临的现实。

虽然狱友听圣经故事的兴趣鼓舞着她，但是她却开始看到那些流言的真实性。女警卫只是盲目服从上级：上级命令要打，她们就毫不留情地用棍子殴打犯人，慢慢地，狠狠地打。没有懊悔，没有同情，简直把囚犯当成木偶了。

给一点希望…然后拿走

“我的女士们，胡萝卜汤！快来呀！”

守卫阴阳怪气地招呼 and 腐臭气息比胡萝卜汤先到。但许多年长的犯人并没有动弹。她们太虚弱了，甚至都没力气排队。这一致命的虐待是为劳改场预备的，萨碧楠对此毫不知情。现在这一目的达到了，虚弱的人已经暴露。

“虽然是奴役，”一位年轻的教师告诉她，“但是在运河上你能挣到一磅半面包，还有通心粉！”

关于多瑙运河河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监狱。每个新河工都带来了“最新消息”：尽管大多数劳动力都是监狱指派的犯人，免费的，但这项大工程也要耗资数十亿。运河有四十英里，横穿罗马尼亚南部空旷的平原，连接多瑙河与黑海。

“运河上，你们能拿到从家里来的任何东西！”警官告诉她们。

“巧克力呢？”

这问题让她震惊，没有了自由，巧克力是最现实的梦想了。

传言甚至说暖和的衣服触手可及，还有医疗救护。但这些都不是她最关心的，令她振奋的是，白天家人可以探访！

她只期盼见到米海，其它的也没有奢望太多。

“不是每人都有权利，”典狱长维奥瑞卡提醒说，“那天政治指导员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是无上的光荣，不能作

为对强盗的奖赏。”

这是典型的监狱文化：给一点希望，然后拿走；以后，再提出，却有了不同的政策。到了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米海十二岁的生日那天，她才知道这个新政策。

早晨，上尉扎哈瑞宣布，“我给你个特权。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犯，你留在这里，可以有相对的安逸，还和那些人享有同等的权利。怎么样，仁慈吧？”

但她知道如果不付出代价，在监狱里就没有特权；她静静地等待上尉发话。“你要做的就是不时地向我报告犯人的行动——当然要确实可信。非常简单，而且没必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之间小小的约定。”

她没有丝毫犹豫，就恭恭敬敬作了回答，“谢谢。圣经里有两个叛徒，一个背叛了大卫王，一个背叛了耶稣。两个最后都上吊自杀。我不想有这样的下场，因此不想做一个告密者。”

转瞬间，上尉从引诱转到威胁，咆哮道，“那么你休想重获自由！”

萨碧楠不知这是否意味着失去了去运河的机会。她知道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而且选中的人可能随时都会出发。她虽然憎恶受到奴役，但为了见儿子，她愿意做任何事情——除了做叛徒。

几天后，她被转到多瑙河劳改场，但她和其他囚犯很快就意识到被骗了。

运河

萨碧楠第一天早上醒过来时，她闻到一股刺鼻的老鼠屎气味。有一个声音告诉她的邻床，“晚上撒点面包，老鼠就不会不停地咬了。”

萨碧楠每天和其他犯人一起工作，男女都有。现在建的是围堤，她的工作是把大石头扛到货船上，放下，再回来扛。这之间

有180米的距离。搬来搬去，腰肯定会断的，况且现在连直起腰来都那么困难。

每一组都有长官，其助手则记录犯人干了多少活。一天的标准是八立方米。如果完成，第二天加量；没有完成，则受惩罚。

萨碧楠做梦也没想到劳改场竟是这样的状况。她问及先前的许诺，得到的只是嘲笑。

越来越多的女囚犯加入了。和她一样，她们都渴望和家人团聚的，特别是和孩子们。看到工程的巨大，大部分人开始绝望了。但萨碧楠有一个盼望，这盼望要比任何运河工程，任何监狱体系都来得巨大。很快其他犯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也想要同样的盼望。

“求求你，讲些圣经故事吧。”漫长的一天过后，她们恳求道。

她知道其中的危险。一旦被逮到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她仍旧抓住每一个机会，分享福音。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她的面前，认罪，并且问及能不能得赦。她保证当然可以，还谈及丈夫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暗中纪念自己的罪和生活在地狱差不多。”很显然这些女人在这个地方都在经历着这些。

尽管她拒绝告密，但有人不会。萨碧楠有时能看出谁是告密者，但她从来没确信过。这对她实在是一个两难境地。有人说要对圣经了解更多，但这可能只是一个陷阱，因为这里禁止分享福音，一旦被抓后果不堪设想。也许这个犯人真的想知道呢。萨碧楠实在无法判断谁是真谁是假的。多数情况下，她选择分享。

被告密后，许多次她被锁进立柜（一个仅容一人站立的狭窄柜子）。劳动完她就进去，过一个晚上后被放出来，再去干活。河工期间，站立柜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一丝希望

萨碧楠常常问起新来的犯人有没有听说过理查德。但没有任何结果，最后有一个说她在威萨莱斯提见过一个牧师。实际上她没有亲眼看见，只是听到他讲话。他的牢房靠近厕所，犯人排队上厕所时，“监狱牧师”就鼓励她们信耶稣，接受上帝的爱。大家都问他是谁，但没人知道。这个人说她相信那人一定是理查德。

萨碧楠脸上带着喜悦的光芒。她的理查德还活着！那个监狱牧师一定是他。但接下来的话让她的希望再次破灭。“有一天我们听说他病得很重。之后就很少听到他说话，最后就没有他的信儿了。有传言说他死了，我很抱歉。”

萨碧楠的泪水潸然而下，但她不想跟人说，她要向神倾诉。她向神祈求，如果丈夫还活着的话，求神增添他的忠实仆人——她的理查德，在世的日子。她也为米海祈祷，害怕他也被抓到运河上来。一天萨碧楠看到一个和儿子年龄相仿的男孩，她几乎停止了心跳。等她看清不是后，才长舒了一口气，尽管如此，萨碧楠还是为这个男孩，也为他不知身在何处的妈妈哭了一场，还为他们做了祷告。

终于盼来了一丝希望。有一个星期天成了探访日！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看到儿子了——真有点不可思议！那一天终于到了，一个狱友借给她一身衣服。每天的搬运使她的衣服都快成碎布了。萨碧楠心里充满渴盼，她以分钟计时，倒数能拥抱儿子的时刻。但是当她们聚集时，却被告知只能站在亲人所在房子的对面，而且只有十五分钟时间。

她看到米海了，一颗母亲的心紧紧抱住了儿子，她盈眶的眼泪更是把爱意传入房子来温暖儿子。他太瘦了！而且太严肃了！母子间的情感超出了时空。两个人都说不出话来，也不可能说任何贴心的话。时间快到了，萨碧楠向他喊道：“米海！米海！要全心全意地信耶稣！”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忠告了。

典狱长粗鲁地把她推开，打断了她的话。然后守卫把她押走了。

回到牢房，室友立即围了过来：米海说了什么？他长得什么样了？她只能摇头。一连几个小时她都说不出来。一想到宝贝的儿子，她的思想就完全被这种思念之情所控制，甚至无法自拔。

让人难过的是，许多人等待了一整天，都没有亲人来。晚上，她们在草垫上号啕大哭，萨碧楠只能为她们祷告。

冬天来了，她们的日子更加艰难。仍旧在冰冷的多瑙河畔，把沉重的石头扛到货船上。冬天，工作的环境更加恶劣，因为石头被扔下去肯定要溅起大量刺骨的水，足够把她们浸透。每天一开始，萨碧楠就已全身湿透。寒风又把衣服冻住，然后她就被裹在了像盔甲一样的冰层里。干裂红肿的手指已冻得麻木，只有被石头压到的疼痛才让它们有一点点知觉。

晚上回到牢房，萨碧楠要和湿衣服睡在一起，因为没地方晾，而且任何晾起来的衣服都会被偷走。因此她常常把衣服当枕头，第二天再穿上，当然那还湿着。如果幸运的话，在被再次浸湿之前，干活的路上会干一点点。现在的她瘦的像个麻杆，弱不禁风。

“胜任工作！”

萨碧楠的工作换成了往独轮车上搬石头。其他人再把车推到货船上。这使得她的关节肿痛，指甲断裂而且总是鲜血淋漓。但这令人虚脱的劳累也让她几乎感觉不到体内逼人的疼痛。

一天早晨，萨碧楠醒来后竟听到屋檐上滴落的水珠声。春天来了，也给她们带来了新的挑战：硬邦邦的地面融化成泥浆。

这里的男守卫负责押送往返，他们也是女犯能看到的唯一的男性。换班时一些女犯之间甚至相互讲说有关他们的下流玩笑。

个子矮小泼辣的安妮和她的朋友佐内达是其中之首。

一天，佐内达开腔了，声音压得很低，以免被那些男人听到：“彼得的手像大猩猩，那么多毛。我肯定，如果可以看的话，他从头到脚都是这样。”

“我们这儿有些女同胞也是这样！”安妮戏谑道，露出满口的金牙。她的话在一些人中引起一阵大笑。

“唉！”佐内达一声叹息，假装非常恐惧，“实在想不起我们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再没有什么比我们更让人倒胃口，又缺乏性感的東西了。”

安妮下流的回答引得她那些朋友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污秽的言语一句接着一句。萨碧楠直视前方，努力做到听而不闻。

“我们的小圣徒不高兴了，我们太令人讨厌了！”安妮说道。

萨碧楠保持沉默，但这使得其他人更加生气。安妮虽然说话肆无忌惮，但很少恶意攻击哪一个人，这次却无意中给萨碧楠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工作结束后，她们像往常一样，筋疲力尽，浑身酸痛，排成一队沿着多瑙河边泥泞的道路走回去。彼得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同伴——一个长着扁平鼻子神情麻木的青年。萨碧楠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伸出了脚，她一下子扑到了泥浆里。

其他士兵哄堂大笑。

彼得伸手把她拽起来，萨碧楠几乎成了蛋糕。

“我的女士，你现在需要的是洗个澡。”他几乎是挤出这句话的。

“把她扔进多瑙河！”一个女人的声音。

萨碧楠奋力挣扎，但又有一个士兵过来帮忙了。彼得抱腰，另一个则抓住脚踝，把她抬了起来。她被两人荡了一下，接着就飞向空中，结结实实地落在满是沙石的浅滩上。萨碧楠晕了过去。但还是能感觉到倾覆而来的冰冷的河水冲刷着她娇小的身体。河岸上传来模糊不清的叫喊声。萨碧楠试图站起来，但每次都失败了。流水再次把她冲倒，她救不了自己了。

突然两只手抱住了她，把她拖到了岸上。一个人扶她坐起来，用力拍她的背。萨碧楠还是感到眩晕，身体侧边的阵痛让她忍不住倒吸冷气。她感到全身轻飘飘的，似乎听到咆哮的声音。是从天而来的活水吗？她睁开眼，看到的仍是泥浆、守卫、羸弱而又邋里邋遢的女犯队伍。这不是在天堂！

一个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大声说道，“她没事了。起来！”然后又轻声说道，“快动一下，不然会冻僵的。”

一只粗糙的手把这个牧师的妻子拉起来。她在颤抖，不单单是因为寒冷，更多是因为震惊。她痛苦地抱住胸口，里面的疼痛时刻都在加剧。

终于到了小棚子，萨碧楠检查自己的伤口；身体一侧已是瘀青，手和腿也被严重划伤。甚至抬抬胳膊也让她喘不过气来。她费力地爬上床，想睡一会儿，但一晚上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睡姿。

第二天早晨，萨碧楠去看医生克瑞斯乌奴，——一个恶毒的女人。巨大的一片青紫色瘀伤像一张非洲地图一样盖在她身上。直到现在，她的胳膊都抬不起来。

“工作没问题！”医生宣布。

萨碧楠想反抗，但一想还是不要的好，那样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可能又要蹲立柜。她拖着身子来到已排好的队伍，但启程时又站到了一边。

“你有什么问题？”看着她直不起腰来的架势，监管喊道。

“今天我工作不了，浑身剧痛，我的肋骨可能断了。”

监管可能考虑让她休息一下，但咄咄逼人的彼得一来，一切都结束了。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猛地一拉，令人窒息的疼痛让萨碧楠尖叫起来。“她的问题是昨天没完成定额。今天继续干！”接着彼得突然让她转身，并向她背上踢了一脚。她好像是被扔进了队伍，而不是被踢进去的。

那天她还是工作了，以后照旧，挣扎着赶上别人。后来医生

确诊，她的肋骨断了两根。

戴安娜和费劳拉

这个令人沮丧的地方终于迎来了夏天，萨碧楠更是希望满怀。劳改场新来了两个女孩，并被指派到她的棚舍里。一些妓女认识她们，但很少和她们说话。她们小心翼翼地在屋子很远的角落安了家。

后来，萨碧楠知道她们分别叫戴安娜和费劳拉，是姐妹。两个女孩皮肤黝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而且很有礼貌。一些认识的说她们是妓女，像其他人一样也被抓来为政府服役。

姐妹俩身上笼罩着一层悲情神秘色彩。虽有许多的犯人旁敲侧击，但还是没人太多了解她们的过去。如果那一天守卫没叫萨碧楠的名字，如果戴安娜又没有听到，也许她们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戴安娜立即跑了过来，“你认识理查德·魏恩波吗？”

“我是他妻子，”

“噢！那你怎么看待我？”

“你的意思是…”

“我爸爸是个平信徒传道人，”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过去常给我们读理查德的书，并把它们称作‘精神食粮’。他因信仰坐了牢，撇下患病的妻子和六个孩子。费劳拉和我是最大的。也因为爸爸，我们都丢了工作。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继续着，萨碧楠把手轻放在戴安娜的胳膊上，以示安慰。“有一天，一个年轻人要和我约会。我们看了电影，然后又去吃饭。他说可以替我拿到工作许可证。接着…”她低下头擦去涌出的泪水，“我们就喝酒，很多的酒，然后，他…他诱奸了我。”

不久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这次却没再提起许可证的事。

但是，那个人给了钱。戴安娜清楚地知道妈妈是多么急需这笔钱来养家，她便收下了。一星期后，那个人又把朋友介绍给了她，然后就离开了。那人想和她发生关系，她气得火冒三丈。接着他也是拿出了钱，并且说是那个朋友建议这样做的，最后戴安娜不情愿地答应了。

很快她就有了固定的客源，再也顾不了羞耻，还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甚至觉得比在工厂做苦力要轻松得多。

尽管这已经很悲惨，但萨碧楠却觉得她好像掩饰了什么。戴安娜突然停下了，扫视着她的脸。“本以为你肯定觉得很恶心，基督徒家庭里竟出了个…妓女，你不觉得悲哀吗？”

萨碧楠柔声说，“你不是妓女，是个囚犯。不管怎样，没有人永远是妓女、圣徒、或者厨师、木匠什么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过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并且随时都会改变。而且我相信你跟我讲这个故事时就已经改变了。”

戴安娜很想相信这话，但显然她并没从中得到安慰。她把双手夹在两腿之间，坐在狭窄的床上，脸上布满沮丧和罪恶感。

戴安娜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如果只是我，就不会这糟糕了。但是我又让妹妹加入了。男朋友说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对我太不公平了。最后我把他介绍给费劳拉，并且让他把妹妹带出去。”

费劳拉很快就加入了这种卖淫生活。她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十五岁的弟弟保密。他太崇拜她们了，而且像爸爸一样，非常虔诚，个性热情敏感，对这个世界却一无所知。“他甚至不愿一只苍蝇受折磨，”戴安娜摇摇头，“如果他得知这件事情，会疯掉的。因此我们尽力不让他知道。”

但是这对姊妹新的生活方式——工作到深夜以及家境的突然好转——让邻居们起了疑心。很快有一个邻居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并且把它告诉了她们的弟弟。

“他疯了，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戴安娜语调低沉。

接着爸爸被释放了。发现自己的女儿竟陷得这么深，他竟然

说：“我只求神再把送我送回监狱，免得看见这样的境况。”

这时的她已是泪如雨下。

“他计划好了，便开始教小孩福音课程。很快警察得知了。告密者后来告诉我说他这样做无非是不让爸爸做我们的拦路虎。他（告密者）和诱奸我的竟是同一个人。”

又悲又惊的萨碧楠抱住了她。“你是应该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在这样一个连神都被钉十字架的苦难世界，你不能让他的名——一个基督徒要担起的名——再受侮辱了。但是这种痛苦和罪恶感会带你走向光明的正义。记住，罗马的士兵不但刺透了基督的身体，而且他们也打开了他的身体。也因为如此，如你我的这样的罪人才可以进入他的身体，得到宽恕。”

戴安娜思索着她的话语，慢慢地说，“是的，我已尝过羞耻和痛苦。但另外还有一件要认罪的事，我并不总是憎恨这份工作。现在我的脑袋被那些恶心的念头缠住了，无法自控。”

萨碧楠每天都为受折磨的戴安娜祷告。终于这个可怜的女孩得以从罪中释放。戴安娜和妹妹为日常生计犯罪的事一直萦绕在她脑海中。萨碧楠觉得，也许那些本应该送食物来救助他们的基督徒犯了更大的罪。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

几星期后，萨碧楠被带到劳改场司令面前。司令是个红脸膛的女人，满口大牙，长长的前臂，宽大的制服像盔甲一样让她行动不便。

“你一直向犯人传福音。必须停止这么做！”她警告说。

“抱歉，你无法阻止我。”

这位司令火冒三丈，她挥起拳头要打，突然停了下来，凝视着她。

“你笑什么？”她已经怒形于色。

“如果我在笑，那是因为我在我眼睛里看到的。”

“你看到了什么？”

“我自己，人们站得很近时，他们会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自己。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我过去也非常冲动，并且生气时还用尖刻的言语以及自私的想法去攻击别人——直到我明白了爱是什么。当你能够去爱时，你就能够为真理而献出自己。自从我学到了这些，我的手再也没有攥成过拳头。”

这勇敢似乎把司令官吓住了。沉默中，萨碧楠继续：“如果你看我的眼睛，神也会使你看到自己！”

司令官被萨碧楠说得哑口无言。她虽然还是怒气冲冲，却轻声说道，“滚。”

萨碧楠继续在囚犯中间为基督作见证。

自由

一天，萨碧楠被出人意料地释放了。她艰难辨认着文件上的字：标题是“自由证书”。太阳已下山了，她因天色太暗而看不清正文。她被装进了卡车。车驶出了劳改场，不久停在布彻雷斯特的郊区。在那里她被扔了下来。

萨碧楠拿着又脏又臭的包裹，在郊区中穿行了几个小时。三年来第一次，她看到下班后赶着回家的和与家人一起购物的人们，过着和她坐牢前一样的日子。

她急急忙忙，渴望到家——却不知那个家是否还存在。

她不知要面临怎样的变化，亲人朋友怎样了呢？米海十四了，不知岁月给他留下了什么？尽管萨碧楠期盼见到他，却几乎害怕去面对这个事实。

萨碧楠路过维多利亚大街时，难过地看着警察局，这是她首次被关的地方。那所谓的人类四大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的巨大雕像仍旧矗立在那儿，注视着从底下

走过的人群。

最后她来到了熟知的公寓，爬上楼梯，敲门，暗自希望这里也没有变。朋友开了门，萨碧楠长舒一口气几乎瘫了下去。

“萨碧楠！”朋友捂住了嘴巴，后退一步，打量着她，“真的是你吗？”

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了起来，米海踏进了屋门。萨碧楠觉得心都要爆了。他脸色苍白，比去监狱时长高了，还是那么瘦。萨碧楠意识到米海现在已是小伙子了。

与儿子抱在一起时她的泪又哗然而下。儿子往后仰了仰，用手指轻轻把它们擦掉了。

“妈妈，别哭得这么伤心。”

萨碧楠再次抱着儿子，感到如此幸福。如果现在不哭，将来再也没什么值得哭的了。

只要一句话

最初的日子，萨碧楠像个死而复生的人，自由让她兴奋不已！但现实也很快呈现在面前：虽然她不再坐牢，但仍旧被社会遗弃。因为她不仅是犯人的妻子，自己先前还坐过牢。

没有粮票，她甚至连面包也买不到；要拿到粮票更是不可能。一个早晨，她排了四个小时的队，等到了小窗口，里面的女孩吼道：“工作证呢？没有工作证就不能领粮票。”

“但我坐过牢，没办法拿到工作证呀。”

“我管不了。没有工作证和标号，就拿不到粮票。”她已经看向后面的人，“下一位！”

母子俩再一次要靠别人的救济生活。

房子和财产都被充公了。幸运的是，朋友现在住在那里，并且邀请他们母子俩住在只有两室的阁楼上。里面堆满了破烂的家具，床上的弹簧已经坏了；没有水，也没有卫生间。萨碧楠仍旧

为能和儿子在一起而感恩，决定把它弄得像个家。

就在她被释放几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内阁的一位官员来了。他长相非常臃肿，黑头发，中分式，声如炸雷。手里拿一个公文包，里面的文件都快要撑出来了。

那个人说萨碧楠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萨碧楠静静地坐着，看着他。她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他最后说，和一个再也见不到的反革命丈夫保持关系还有什么用？像她这样的人，只要稍有常识，都会和这个国家公敌离婚的。即使她现在不会，以后也会这样做的。不离婚只是盲目愚蠢的叛逆，你能和政府对抗多久呢？

他替萨碧楠描述了一幅悲惨的画面，同时对她进行威逼利诱。爱？他嗤笑一声，爱？全是垃圾，根本没有爱。你现在需要的是重新找一个丈夫，为孩子再找一个爸爸。反革命根本不会有爱。

萨碧楠几乎要气炸了。*在我家你竟敢说这样的话？我和丈夫结婚不仅仅是要一起度过幸福的日子，我们是生生死死不分离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婚。*

那个人又吵又劝持续了半小时，萨碧楠一句话都没说。她记起了一句老话：一个沉默的人，神也拿他没办法。

终于那个官员妥协了，临走时还摇了摇圆圆的脑袋，“迟早你会来找我们的，”门快关上时他又说，“女人都是这样。”

尽管有这样的不快，天空依然是白云飘飘。萨碧楠苦笑：“共产党那么想让她签离婚协议，理查德一定还活着！”

听到那个官员咚咚的下楼声，她心情沉重：*又去找下一个受害者吧，也许他会有更好的运气。*

政府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妻子们签署离婚协议——首先，如果那些犯人知道要和他们祸福与共的人离弃了他们，对抗的心就会动摇，甚至活着的心都会动摇。其次，离婚也会使这些妻子开始转变成共产党的生活方式。一旦离婚生效，她们就会急于忘记自己的丈夫，也可能是急于忘记自己的负罪感，最简单的

方式就是背诵党纲。她知道几十个女人会鹦鹉学舌一样，说着政府的口号来讥笑那些政治犯——那些她们曾经爱过并为之生过孩子的人。最后，那些无父的孩子们受到政府的照料，幼小的心灵中就充满了“党”。

想让这些事情发生，只要一句话。只要妻子说了同意，其它的事就不用管了。几天后，当着其他犯人的面，丈夫会被告知，“你的妻子要和你离婚。”丈夫就会想：现在谁还理我呢？我再不妥协，不签他们想要的无聊东西以求获得自由，不就成了傻子了么？但即使他签了，可能还要再被关几年。在这期间他的妻子会再婚，又有了孩子。就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全被毁了。

萨碧楠总是鼓励那些丈夫坐牢的妻子，要做好面对政府来访的准备，要站在丈夫一边，要依然爱着自己的丈夫，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成为心目中理想的伴侣而放弃他们。她还建议她们多想想以往的幸福时光，以此来抵挡面临的诱惑。

但萨碧楠经常是失败的，她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又一个试探

这时已四十三岁的她面临着又一个试探。那个人名叫保罗，萨碧楠发现他爱上她。她已经几个月没听到有关理查德的消息了。保罗走进了她的生活，而且她开始感到岁月的流逝，再一次对丈夫是否还活着产生了疑问。许多人都说他们曾和理查德一起坐过牢，他已经死了。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政府的诡计？

每次想起保罗，她都发现很难用那些多次讲给别人听的智慧言语来说服自己。保罗温柔善良，像她一样也是个犹太基督徒。他和年长的父母住在一起，有时会带米海去看电影，或者指导他学习。于是萨碧楠经常想，他就是一个女人能够去爱和依靠的人吧。

有时他们谈话时保罗会抓住她的手，她并不想缩回来。虽然

他们的关系从没达到教会和律法所称的奸淫，但萨碧楠知道这样做也不对。

一天，牧师表情严肃地找到她，说：“萨碧楠，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和欣赏你吗？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认识你和理查德已经许多年了。我也希望你，无论你犯罪与否，是否持守信心，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关心你，因为我了解你本来的样子不像你现在所做的那样。”他少有的激动，而且非常诚恳，然后停顿了一下，问道：“请原谅我问这个问题，”牧师直盯着萨碧楠的眼睛，“你和保罗是怎么回事？”

沉默

牧师继续道：“不要以为我没遇到过这样的试探。但是，请回答我。”

“他爱我，”萨碧楠低下了头。

“你爱他吗？”

“不知道，可能吧。”她老实地回答。

“我记得理查德曾这样教导：‘没有情感可以抵抗理性的栅栏。若你推迟一下，给自己时间思考，就会看到你丈夫或妻子或孩子造成的伤害。’萨碧楠，现在我想让你做个艰难的决定，最难的决定，不要再和这个人见面了。”

牧师说得对，这是“最难的决定”。她想控制自己纷乱的情感，否认对保罗的感情。但是她同时也是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知道保罗会是个好丈夫，一个好伴侣，会带走那肆虐的孤独；他也会是个好爸爸。她简直无法抵挡，特别是当教会的朋友告诉她，“你丈夫已经死了。这种苦日子也够了。就让他照顾你吧。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又爱你。”

只有牧师大胆真诚地告诉她要解决的问题。萨碧楠知道牧师的话是对的，也知道撒旦要毁掉她的见证。她鼓起勇气告诉保罗以后不要再与自己见面了，她要继续等待她的理查德。

明信片上的十行字

几星期后，在教会擦地板时，她的朋友玛利亚塔泪流满面地冲进来，手里挥舞着一张明信片。“我想……萨碧楠，我想是从……”

她已喘不过气来，一下子跪在萨碧楠旁边还湿淋淋的地板上。

萨碧楠看了看明信片背面，署名是瓦塞尔·乔奥塞苏。但这是她丈夫的字，大而不规整，但是很美。没错的，是他的字。她眼里已是泪水满盈，她把卡片紧紧捂在胸口。

她知道按规定政治犯只允许写十行字（如果允许写信的话）。理查德甚至不知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是否还活着，他会写些什么呢？她屏住呼吸，透过泪水读着上面的字，“时空骤然破灭了瞬间的爱，却点燃了更持久的爱。”然后又让她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去特古—沃克纳的监狱医院看他。

尽管不能去监狱医院看望丈夫让她心碎，但这明信片已经是她能收到的最棒的消息了。萨碧楠每星期都得到布彻雷斯特的警察局报到，而且他们一直拒绝撤销准许她离开城市的禁令。所以在那一天她根本不可能去看望珍贵的丈夫，但她还是感到欣慰——儿子可以去呀。

特古—沃克纳处于罗马尼亚北部，阿巴拉切亚山脉的另一侧。从布彻雷斯特的火车要绕山行驶几百英里才能到达那个小镇。一个被大家称为“爱丽丝姨妈”的妇女被安排陪同儿子一起去，但是只有儿子被允许见理查德。

萨碧楠只有在这边焦急地等待。他们已走了两天了。她脑海里已翻转了上万个念头：儿子会见到爸爸吗？他们会让他收下送去的厚衣服和食物吗？既然在疗养院里，理查德一定病得很重，他自己能站起来吗？这么多年后儿子再见到爸爸会是什么反应？看到爸爸极度虚弱的身体他会不会被吓倒？

十二月的一个深夜，他们回来了。听到他们爬楼梯的声音，

还没等到萨碧楠去开门，爱丽丝已经喊起来：“我们看到他了！我们看到他了！他还活着，还可以下床走动！”

他们进来时肩上还带着雪。

“米海！”萨碧楠扑了上去，她的脸紧贴在他满是霜雪且冰冷的大衣上。

“妈！爸爸很好，他让我告诉你：他知道我们很快就团聚了。如果神能行一个神迹，让儿子见到爸爸，那么就能行另外一个，把我们聚到一起。”

萨碧楠眼里瞬间噙满了泪水。爱丽丝说：“我们在雪里等了无数个小时，然后才被允许进了大门。我们又站在用栅栏把疗养院隔开的院子里。犯人要见探访者必须穿过一个院子，进到一个铁棚子里。那些犯人看起来太恐怖了，惨不忍睹！他们如同一群黑色的影子在雪地上摩挲前进——像鬼一样！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理查德！我是不可能认错他的，他太高了。我拼命摇手，他却认不出我来。我们挤成一堆，每个人都在摇手。我看着他——但只有米海才允许和他说话。”

米海说，在那种境况下，根本不可能说太多。但爸爸最后的话是：“米海，爸爸能给的唯一礼物就是告诉你：要不断追寻基督徒美德的最高境界，这能保守你万事上行得正当。”

萨碧楠甜蜜地把丈夫的明信片夹在圣经中，不时拿出来读一遍。后来理查德告诉她，在监狱和疗养院里，他能够在这些微小的卡片上融入深意，几乎成了写作大师——因此许多人来找他帮忙写上十句话。他们甚至互相问理查德建议写什么了，他的话传遍了整个监狱。结果许多犯人的明信片都以“时空骤然破灭了瞬间的爱，却点燃了更持久的爱”开始。这样，爱和盼望的信息被广泛阅读和珍藏，他又重操旧业了。

一个美好的早晨

一九五六年初始，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片反抗情绪。苏联的“五年计划”毫无成效，食物仍旧短缺，工资仍低得可怜。斯大林的去世渐渐被人淡忘，所有希望也开始升腾。

二月份，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做了一个贬低斯大林和其工作的秘密讲话。虽然俄国人没有正式发表，但不久后，东欧各国感到了莫斯科政治坚冰融化后传来的徐徐暖风。

“丑化斯大林”的信号迅速传播。国民自卫队和秘密警察大幅度裁员。为了挽救经济，苏联开始和西方国家进行上百万美元的贸易合同交涉，集体制也放宽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批特赦，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政治犯得以被释放。

萨碧楠不敢奢望丈夫也在其中，因为毫无迹象表明他会被提前释放。毕竟，他的刑期还有几年。就在那年六月的一个美好的早晨，她出去拜访了一些朋友，回到家时发现理查德坐在家里。他剃了光头，整个人看起来更像一副骨架。他终于回家了。被抱住时萨碧楠几乎晕了过去，这是一个她惧怕再也不会得到的拥抱。那天晚上，布彻雷斯特所有的朋友都来看望他，他们一起分享了欢笑和泪水——接着又有更多的欢笑和泪水。

理查德在监狱里受了很大的苦。他受到各样刑具的殴打，甚至还服过麻醉剂。虚弱的身体上有十八处明显的伤疤，医生后来发现他的肺里竟有结核痊愈后留下的伤疤，没经任何治疗，八年半后他竟然活了下来（在一座地牢里他们有三个人几乎和外界完全隔绝）。他现在享有最好的病房。让人吃惊的是，这些被释放的罪犯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友好热情的接待，他们现在是罗马尼亚最优越的一族，但这也激怒了共产党。

丈夫身体恢复后不久，他们庆祝了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彼此都没有一分钱给对方买礼物，但理查德设法找到了一本漂亮的

线装笔记本，每天晚上写一些诗句，送给他生命中的挚爱——萨碧楠的情诗。

在试炼和折磨中他们存活了下来。神是他们的力量，爱是他们的动力。但是虽然一个悲剧结束了，另一个噩梦却已来到了门口。

“让天使在他的周围！”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晚上，萨碧楠所在教会的一个姊妹含泪来到了他们家。一星期前，她借了些理查德的讲道集，现在上百份复印件在罗马尼亚流传，这已严重违反了法律。这个满是歉意的姊妹是来警告他们的，警察已经搜了她的家，并且拿走了剩余的复印件。恐怕不久他们就会来这儿了。

他们的另一个朋友又说一个自称为理查德朋友的年轻牧师起诉了理查德。夫妇俩都认为那个人可能受到了坐牢的恐吓，才被迫签署诉状的。

凌晨一点钟，愤怒的警察再次敲响他们的门，并冲进了这间狭小的房间。

“你是理查德·魏恩波吗？”队长大声地问，“到另一个房间去——你们都去。呆在那儿。”

家里再一次挤满了人。这些人翻箱倒柜，把文件扔得满地都是。在理查德的桌子上他们发现了几页笔记，打印的讲道文和一本翻烂的圣经。这些东西被全部没收。然后他们又发现了萨碧楠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丈夫给她写情诗的笔记本。

“请不要拿走这个。那是私人物品，一件礼物。对你们没有用处。”萨碧楠祈求道。他们还是拿走了。

队长给理查德戴上了手铐，带他出了房间。

萨碧楠鼓起勇气说：“这样对待无辜的人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理查德走向她，但是他们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拖了回去。但理查德警告说：“不让我抱一下妻子，我是不会乖乖离开的。”

“放开他。”队长说道，一个警察打开了手铐。

他们跪在一起祷告，秘密警察就在旁边。然后他们又轻声唱了一首赞美诗，声音汇成了一句，“教会的磐石是耶稣基督，她的主。”

一只大手放在了理查德肩膀上：“我们该走了，快五点了。”队长轻声说。他眼里已涌出了泪水，显然是被他们对彼此不可思议的爱打动了。

手铐再次被戴上，警察把理查德带出了门。萨碧楠跟着他们下了楼，到了楼下，丈夫扭过头说：“对米海说我爱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也爱那位控告我的牧师。”然后就走了。当警车开走时，萨碧楠在冰冷的街道上追赶着，边哭边喊，却滑倒在满是雪水的车辙里：“理查德！我亲爱的理查德！”

篷车消失在拐角处。她只有停下，上气不接下气，心也碎了。回到家，门仍然开着，她倒在了地板上，哭着祷告说：“主啊，我把丈夫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你能让他走出锁着的门，把你的天使放在他的周围。你能带他回来！”

她在暗中祷告，直到太阳出来。爱丽丝姨妈来了，萨碧楠仍躺在地板上，一双红肿的泪眼看着她，“他们又偷走了我的理查德。”

尾声

理查德一关就是六年，这期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萨碧楠继续在地下教会辛勤工作，并且满有信心地等着丈夫，总是相信神会带他回家。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挪威犹太传教协会和希伯来基督徒差会用一万美金保释了理查德（当时政治犯的保释金额是一千五百美

金)。虽然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但是那里的信徒劝他们出国,这样就可以为那些因信仰受迫害的人代言,并且也见证最艰难时期神奇的爱。第二年,他们一家来到了美国。尽管有受到共产党处死的威胁,他们还是为那些在火中受试炼的弟兄姊妹代言。

一九六七年十月,虽然仅有一百美元和一台放在餐桌上的破旧的打字机,魏恩波夫妇出版了第一期《殉道者之声》杂志。从那以后,这份杂志一直定期出版,而且以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流传;目前已出版近一千万份。

自从来到美国,魏恩波夫妇就一直不辞劳苦地传讲在逼迫或殉难中更要有盼望和爱。因为经过试炼他们的生命才会变得丰盛。

2000年8月,萨碧楠死于癌症。之前不久,她让丈夫理查德(他也已病得很重)来到床前。一些朋友也在场,萨碧楠告诉理查德她非常爱他,也请他原谅她生命中的任何过错。她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但是拒绝任何医药救护,以便能在向这个暂时的生命说再见时保持清醒——这个曾经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和欢乐的一生。

这是由基督的爱支撑起的一生,她也向所有认识的人展示了这爱。 

>>5 塔拉

逃亡的一生

巴基斯坦 Pakistan



1985年6月

邮递员走近熟悉的宅邸，透过窗户向里张望。这座宅邸的门厅非常宽敞，几乎有巴基斯坦许多农村里的整个房子一样大。“我有一个包裹要给塔拉。”他对慢慢悠悠来开门的仆人说，“我可以进去吗？我需要她的亲笔签名。”他手里拿着笔，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棕色盒子。

“不行，你不能进来。”仆人严肃地回答说。“她父亲不允许她到门口来。把包裹给我，我会交给塔拉的。”

“好吧，”，邮递员不情愿的说，“但我需要塔拉或家里其他代表的签名，否则我是不会把包裹留下的，你懂吗？”

“我知道，我知道，”仆人一边不耐烦地说着，一边伸出手来，“现在请把包裹给我。”

塔拉从远远的角落看着这一切，不知道这么大惊小怪的是因为什么事。谁会寄给她包裹呢？“这是什么？”她问仆人，“谁寄来的？”仆人只是耸了耸肩，把汇物单递给她让她签名。她草草写上自己的名字，拿起包裹。包裹掂起来比她预计的要沉。塔拉把包裹抱在胸前，慢慢走向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尽管塔拉的家族很大，她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装饰完好的房间。卧室大窗户对面是嵌在墙上的梳妆台；床两侧是华丽的灯台，顶端有高雅的水晶灯做装饰。塔拉的父亲偏爱这位最小的女儿，房间里堆满了他慷慨送给女儿的礼物。

塔拉像任何在邮箱里发现意外包裹的十二岁的女孩一样激动。她把盒子放在地板上，跪下来，撕去封口的胶带。塔拉瞅了一眼盒子里的东西，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好奇的喜悦很快变成了恐慌。她跳起来，冲向门口，打开门缝，探出头去四处张望。

确信附近没有人后，她重新关上门，上了锁，走到躺在卧室地板中央的盒子旁边。

内心一个声音告诉她应该把盒子交给她父亲。那样做会很安全的，她自言自语说。她会告诉父亲她毫不清楚为什么盒子上会写着她的名字而且会寄给她。但事实是塔拉的确知道盒子寄来的缘由，知道里面装着她想要的东西。几周前她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填写了一张小小的定货单并寄了出去。现在她定购的东西到了。她惧怕万一被家人发现会有怎样的后果。她年轻的头脑开始急速运转。她必须决定是留下盒子藏起来还是告诉她父亲。

最后，好奇心战胜了惧怕。她拿起盒子里的一本小书。书的象牙色软封面上只有一个标题——创世纪。她坐在床上翻开封面读了起来。

从收到圣经课程的第一天起，塔拉就开始研究学习这些材料，几乎每周完成两个或更多的题目。然后她会随课程寄来的试卷做完，放在信封里让仆人寄出去。不久她就会收到一个祝贺她通过考试的新证书。

由于出生在巴基斯坦一个很有名望且严格的穆斯林家庭，塔拉并没想过改变自己的信仰。她只是着迷于学习圣经，特别是喜欢收到那些精美的证书。她每天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盒子和里面的东西藏在床底下。一切都很容易，也很有趣，激动中带着危险的刺激。帮她收寄邮件的仆人向她发誓保密。他们都知道要是塔拉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会大发雷霆的，但他们也清楚塔拉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是的，他可能会气得发疯，但更可能会只是责骂她一顿，把课程材料拿走。她只不过觉得好玩而已。学习会有什么好处呢？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两年半后，塔拉寄出了最后一张试卷。她已经完成了整个课程，学完了圣经中的每一卷书。塔拉对完成偌大的一门课程有一种满足感。她惊叹这一切竟然都是免费的，而且她的秘密没有被发现。几周后，更让她吃惊的是，她又收到一个盒子。这个盒子

比寄课程的盒子要小，但相对较重。塔拉知道这是寄给她课程和证书的那些人们寄来的，但她猜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她很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本漂亮的蓝色金边圣经。这是塔拉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漂亮的书了。她轻轻地翻开封面，注意到前页用精致的字写着她的名字，并证明她已经完成了整个圣经的学习。塔拉小心地翻了翻浅红色的纸页，然后把这个新礼物连同其他书籍一起藏到床底下。课程材料本身就够危险了。如果被发现有了一本圣经，她知道自己会受到严惩的。

事实上，她连一半的后果都没有预料到。

基督徒

第二年，塔拉以优异的成绩在学校读完中学，她被邀请去伊朗做一个比较宗教研究。她一家人经常去伊朗朝拜，塔拉迫不及待地想体验在那里学习的挑战。同时她也相信她秘密研究圣经会让她在基督教研究中有个出色的开头。

塔拉一家陪伴她到伊朗。正是在伊朗，塔拉遇见了第一个基督徒。那天下午，她走出旅馆，打算去当地清真寺转转，为课堂上布置的展示材料作业拍几张庭院的照片。对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孩来说，独自外出是很危险的。但塔拉向那天负责照看她的大哥保证，说她不会走远的，她大哥勉强同意了。

当她在清真寺庭院中来回拍照时，塔拉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一个男人坐在地上，身旁是个比塔拉小几岁的女孩。那个男人紧握双手，眼睛望着天空，很明显是在跟人说话。

“你在干什么？”一股奇怪的力量吸引塔拉走近他。

“我在跟上帝说话。”那个男人简单地回答说。

“你不可能跟上帝谈话，”塔拉天真地笑着反驳说，“他不会下来跟你说话的，你也不可能去天堂见他，除非你死了。你怎么能说你在跟上帝说话呢？”

那个人耐心地看着塔拉，微笑着说，“我不仅跟上帝说过话，还得到了回答。”

现在塔拉确信这个人疯了，“你得到过回答？你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天使，怎么可能得到上帝的回答？”

“你想知道怎样跟上帝说话吗？”

“当然，我乐意知道。”塔拉说。其实塔拉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但她希望听到他徒劳的解释。

“我给你写下地址，明天四点在哪儿见我。”那人拿出一张纸，写下他教堂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那儿，你不仅会知道你能与上帝说话，而且你也会知道上帝同样爱你。”

回到旅馆后，塔拉把这一切告诉了她哥哥。他勃然大怒，“你在想些什么？！你不能去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基督徒教堂！这是伊朗。你是一个穆斯林教徒。万一被别人抓住，你会被绞死的。”

“我的学习就是研究不同的宗教。如果我不去做调查，我怎么完成我的学业？”塔拉抗议说。

最后，塔拉的哥哥同意去当地警察局提出参观教堂的正式申请，然后去法院获得了官方批准。但政府指派十二名警察和她哥哥陪同她一起去。

“你没有必要害怕，”她哥哥说，“我会和警察等在门口外面，以防万一。”塔拉奇怪教堂里到底进行怎样的活动，需要如此严密的安全措施。

第二天下午四点，塔拉走进了教堂。警察和她哥哥等在外面。塔拉慢慢地走进去，身体微微颤抖着。除了昨天在庭院里遇见的那个人外，塔拉从未见过任何一个非穆斯林教徒。她想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都做些什么。难道他们真的很危险吗？

她在靠近教堂出口后排位置找到一个座位坐下，这样必要时她会很快出去。大多数木凳上已经坐满了人，唱诗已经开始了。唱诗班唱了许多首诗歌。塔拉听出有的歌词是她曾在圣经里读过的经文。歌唱结束后，一个人走上台去，让任何需要代祷的人走

到前面去。

几个人起身向前台走去。塔拉认出其中一个是她昨天在庭院中遇见的那个人。他怀里抱着一个大约八岁的女孩，塔拉猜测这可能是他的另一个女儿。女孩看起来全身瘫痪，胳膊无力地耷拉在她父亲背上，两眼无神，如同死去了一般。

那个男人走到前面，开始大声祷告，祈求上帝医治他的孩子。教会其他人也一起开口恳求上帝医治这个女孩。塔拉又一次想，这样跟上帝说话一定是疯了。上帝为什么会来帮助这个孩子？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塔拉心里疑虑重重，她还是被这一切吸引了，她想记住所有发生的以便用于自己的论文写作。

然而，塔拉注意到瘫痪的女孩开始动了。她的腿慢慢伸直了。她父亲轻轻把她放在地上，帮她站起来。*我的上帝！塔拉想，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完全被医治的小女孩沿教堂过道走来，教堂里的人又一次高唱起赞美诗。那个小女孩走到塔拉跟前，盯着她的眼睛，说了一句简单的“以马内利”，然后转身走回到了她父亲身边。

塔拉被刚才发生的一幕吓呆了。各种想法在她脑海中盘旋着。教堂里这么多人，为什么小女孩单单走向她呢？*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塔拉进行的宗教研究给她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她决心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她不敢把教堂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任何人。但她也不会忘记那天的事情。回到巴基斯坦的家里后，她找出了唯一能给她答案的那本蓝皮圣经。这次塔拉不再是为了通过测试，而是在努力寻求真理。她开始每天钻研圣经，试图理解圣经和可兰经的区别，为什么穆斯林教徒会如此反对基督徒。

基督教的上帝一定是真的，她想，不然他怎么会听见他们的祈求呢？

被出卖

终于塔拉觉得自己不能再一个人这样继续下去了，她必须找个人谈谈。不但宗教课程没有启迪她，她在教堂中所目睹的和圣经中所读的反而让她更加迷惑。她不顾一切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爸爸，我要跟几个朋友出去。”塔拉对父亲说。她收拾好东西，匆匆离开了高大奢华的房子。这是她十六年来第一次对父亲说谎。愧疚吞噬着她的心灵。为了查明基督教信仰的真相，回教堂是她唯一的选择。

塔拉穿过市区来到教堂时，礼拜仪式刚刚开始。她悄悄坐在后排的长椅上。礼拜后，她向主持仪式的牧师做了自我介绍，并说她想请教几个问题。牧师答应了。塔拉猜测教会就是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虔诚的，都会帮助她。但不幸的是，这次她猜错了。

塔拉每周都来问许多问题，这让牧师不安。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不止一次地告诉塔拉不要再来。但塔拉说，“不来这儿，我到哪里去找到答案呢？”

塔拉的执着一度博得了牧师的好感，但终于他觉得危险太大。为了使自己免于将来任何的麻烦，他去面见了塔拉的父亲，并告诉他塔拉一直去教会问许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几分钟之内，他就出卖了一个正在寻求上帝的年轻的穆斯林女孩。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那天下午回家，塔拉的父亲冲她大喊，“你知道你给我和这个家带来了多少尴尬吗？你怎么会去见那个人？他不是个穆斯林。他是个基督徒！你要愚蠢到什么地步？你也是个基督徒吗？”

父亲的大怒令塔拉震惊。她从未见过他凶恶的一面。她试图解释她只是问问题而已，并没有任何皈依基督教的想法。但她父亲不听，愤怒地命令她从他跟前走开。塔拉哭着跑回房间，丝毫

不知道自己惹了怎样的麻烦，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父亲的忿怒。

她头脑中仍然有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经历了刚才的一幕，回到房间后，她父亲愤怒的声音仍回荡在耳边，塔拉发现自己的心飞向那本小小的蓝色皮面圣经。她擦去眼泪，打开圣经，挣扎着读了下去。

古老的经文逐渐吸引着她，神的爱鼓舞着她，抚慰着她内心的焦虑。塔拉如此沉醉于书中以致她忘记了时间，没有注意到她父亲走进了房间。起先他脸上的表情显露了他冲最小的女儿那样大嚷是何等抱歉。但当他的目光落到她手中的书上时，后悔的面孔上马上堆满了愤怒。

“你是一个基督徒！现在我知道了！”他高声说着。

“爸爸，我发誓，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只是好奇而已。你必须相信我！”

“别再对我说谎了！那你为什么在读圣经？”

“爸爸。这只是我读的一本书而已。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一项研究。”塔拉拼命地想说服父亲她是无辜的。但他父亲的手已经扬了起来，巴掌狠狠地落在她脸上。

“你怎么会对我们家族做出这种事？我们是穆斯林教徒！”塔拉在吃惊与疼痛中向后退去，她大睁着双眼，不敢相信她父亲打了她。现在他又扑了过来，给了她另一个耳光。“我们活着是穆斯林教徒，死了也是穆斯林教徒。你，你不再是我的女儿了！”

听到塔拉的恸哭，她年长的哥哥赶了过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妹妹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她一直去见牧师。现在我发现她又在读圣经！”

听到这个控告，塔拉的哥哥马上从关心变成了愤怒。他跟父亲一起扑向塔拉，对她拳打脚踢。看到那本蓝色圣经，他开始凶狠地撕碎镀金的书页。塔拉的父亲找到一条布带，双折起来，疯狂地抽打塔拉的脸和背。塔拉蜷缩在地板上，歇斯底里地哭着。

“爸爸，你必须尽快给她找一个丈夫。要快，不能让事情再

发展下去了。”她哥哥说道，他的脸因愤怒和劳累涨的通红。当他们走出房间时，塔拉的父亲点了点头。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塔拉哭着躺在地板上，做了平生第一个祷告：“上帝，我不知道我爸爸和哥哥谈论的是什么。我不是个基督徒；我是个穆斯林教徒。但我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请引导我，我会跟从你的。”

做完祷告，塔拉感到心中出奇的平静。她躺在地板上，陷入了沉睡。一会儿她感到有人托起她的头，轻轻抚摩她的脸颊。身后像是有人走近，一个声音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塔拉很快坐起来，环视了一下房间，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她又一次回想这个奇怪的梦——那真的是个梦吗？她试图重复第二次听到的那奇怪的几个字：“以-马-内-利。”

塔拉躺在床上，再一次回忆起在伊朗的事情。“那是什么意思？”她大声自问，“为什么我总是听到这几个奇怪的字？”

她轻轻碰了一下脸颊，疼痛让她咧了一下嘴。从小到大，她父亲从未打过她。他的愤怒和痛打让她悲痛欲绝。他们曾是那么亲密！可她现在知道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她知道她父亲的怒火是不会轻易熄灭的。

同样她对真理的执着寻求也不会到此为止。

几天后，塔拉跟父亲坐在一起。塔拉的脸仍然红肿着。他父亲又一次忧伤地看着女儿说，“塔拉，我对我的行为非常抱歉。父亲打女儿是件可耻的事。你必须理解我并不是想伤害你。那天你实在让我难以忍受，请原谅我。”

塔拉静静地坐着，不让自己完全相信重新出现在她父亲身上的温柔。他接着说，“我知道该是你出嫁的时候了。”

塔拉记起挨打那天她哥哥的话。她才十六岁，还没有结婚的

想法。“爸爸，我还太年轻。我想先完成我的学业。”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镇静。

她父亲站起来，抬高了声音，“我说你结婚是个最好的选择！这不是个建议！”

他冰冷的口气让塔拉发抖，但她不想轻易让步。“不，爸爸。我不想结婚。我太年轻，想先完成我的学业。我不想接受一桩包办婚姻，爸爸！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他的信仰是什么？”

塔拉还未意识到自己要说的究竟是什么，话已经说出了口。一个穆斯林女孩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愚蠢的。他们家庭只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她父亲又一次暴跳如雷，大声说：“你是什么意思？‘他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只有一种信仰！我们是穆斯林教徒！”他抓住她的胳膊，猛地把她拉到身边，愤怒地注视着她的眼睛。“你是个基督徒！你真的是！现在我确认了！”

塔拉还未来得及辩护，就感到他父亲的手掌迅速有力地落在她脸上。他现在完全相信自己的女儿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作为回应，他认为他所作的是他的职责。

塔拉的一个姐姐走进房间，正好看到她父亲又打了塔拉一个耳光。又惊又怕，她尖叫起来。

碰巧在附近的家庭成员和仆人们都来求情，但塔拉的父亲和哥哥不为所动。他们把塔拉拽进她的房间，反锁上门。塔拉退缩到一个角落，全身恐慌地颤抖着，担心着自己的性命。

她父亲和哥哥用随手抓到的任何东西打她——水晶灯的电线、衣橱里的挂衣棍。然后他们连摔带推，把塔拉所有的个人物品——她的地毯、床、衣服、电器等所有的一切都搬到外面堆在大厅里。当这可怕的一幕结束时，塔拉倒在房间中央的一片血泊中。她父亲摔门而去时对她说，“你要么结婚，要么就死，自己选吧。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这个城市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但如果你结婚，你会仍然是我的女儿。不然，你就自己死在这儿吧。”

逃跑

塔拉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没有人被允许帮助她。她家人认为把她自己锁在房间里，没有食物和医疗帮助，塔拉会慢慢明白过来的。第三天，塔拉开始坐了起来，但一滩干血把她的头发粘在了地板上。塔拉头晕目眩，试着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检查了自己的伤口，一阵恶心与悲哀向她涌来。她从未想到对上帝的寻求会使她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但现在她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逃命。塔拉从未离开过她的家人，更不知道该逃向哪里，但这没有关系，她必须离开。

她挣扎着走向衣橱，想看看他们是否还留下了什么。她找到一个最后一次去伊朗时用过的旅行包，里面有几件衣服，一点钱，几件首饰和她的护照。塔拉很快换下了沾满血迹的衣服，每动一下都痛得咧嘴。收拾完后，她站在地板中央，最后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她清楚自己一旦离开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在她的国家里，逃跑跟成为一个基督徒一样败坏。她知道自己的家人永远不会接受这个羞辱。万一他们抓到她，她必死无疑。

塔拉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跳过卧室的窗户，悄悄地向汽车站走去。她全身疼痛，僵硬，心都碎了。唯一驱使她向前走的是对父亲和哥哥追赶的惧怕，和对基督教的上帝的渴慕。到了车站后，她买了一张去一个距离几小时路程的城市的单程车票。她以前曾与家人一起去过几次那个城市，对它有点模糊的印象。她打算去曾在那儿见过的一所教堂寻求庇护。那里的基督徒一定会帮助她的。

一路上，车上的乘客打量着还在流血的塔拉，小声议论着。作为一个来自尊贵家族的可爱女孩，塔拉知道乘客们的想法，她感到羞辱难当。这对她来说是新的经历。她只希望她已经放弃的一切值得她去寻求上帝。塔拉一边试图回避这些审视的目光，一边希望这些陌生人不会把她送到警察局。女性在她的国家只有很

少的权利，没有家庭男性成员的陪伴是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的。

到达目的地后，塔拉很快下了车，试图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她面部红肿，还在流血。但她想一到教会，她会就收拾干净的。

到教会后，一个救世军成员在门口接待了她。让她吃惊的是，他劝说她不要在这儿寻求帮助。“如果我是你，我是不会与这个教会的首领单独见面的。最近有许多关于他的谣言。”他说。

塔拉几乎要哭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基督徒都是一家人。现在你却告诉我教会不能帮助我？我离开家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回答吗？”

“跟我回家吧。”那人和善地说，“我会帮助你，保护你的。”

尽管塔拉对这个建议疑虑重重，但她似乎别无选择。她勉强跟他去了。原来这个人有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家里的每个人对塔拉都很友好。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两周，接着谣言开始流传。妻子怀疑丈夫可能跟这个漂亮的客人关系暧昧。终于，塔拉不能再忍受这种紧张的气氛了。她请求那人带她去另一个地方。“你一定认识另一个城市里能帮助我的人，请带我去那里。我会找一份工作。我感谢你的帮助，但我不想给你的家庭再添任何麻烦。”

“我的确认识一个能帮助你的人。实际上，他来自你的家乡。”那人说。

他的话让塔拉惊恐万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她说，“我父亲不知道我在这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请不要带我去见这个人。”

“不要担心，”那人向她保证说，“我了解这个人，他会帮助你的。”

被逐出家族的叔叔

塔拉别无选择，同意与他提到的这个人见面。但当她在事先

约定的地点见到那人时，塔拉几乎晕了过去。“那是我父亲！你骗了我！”

“不，他不是你父亲。我发誓。”那人说，“进去见他吧。”

让塔拉意想不到的，这个长相与她父亲出奇相像的人竟是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叔叔。“为什么我父亲从未跟我们提到过你呢？”塔拉问。

“我是在1952年，伊斯兰教法律生效前成为基督徒的，”她叔叔解释说，提到巴基斯坦采取伊斯兰式法规，“在那以前皈依基督教是合法的。但社会并不接受。你父亲与我断绝了关系。从那以后，我一直是个牧师。现在我明白是神把你带到了这里。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的；你可以做我的女儿。”

塔拉深感宽慰；她同时看到内心一丝希望；也许她可以安顿下来，找一份工作，继续她的学业。

她很快就发现她的叔叔是一个既和善又慷慨的人。她也很快喜欢并敬佩他。他会与塔拉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基督教，而且回答了塔拉全部的问题。他还解释了以马内利的含义。在她叔叔家住了两个月后，塔拉觉得对耶稣是谁有了全面的了解。她最后祈求上帝赦免她所有的罪，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了耶稣。

虽然塔拉对上帝的寻求得到了回报，但她的试炼才刚刚开始……

一天，塔拉的一个表弟来拜访他叔叔。麻烦也由此产生了。这个表弟认为他认出了塔拉。“噢，不，”她叔叔向他保证说，“她只是个来访的朋友罢了。”

但这个表弟不相信他的话。他回到家后，给塔拉的父亲打了电话，告诉她父亲他认为住在他叔叔家的那个女孩就是塔拉。

几天后，塔拉正在她叔叔家的厨房里做饭。听到从前门传来的急匆匆地脚步声，塔拉急忙向那个方向走去，差点与冲进厨房、疯狂挥动手臂的叔叔撞个满怀。“是你父亲！你必须马上离开！现在就走！去我告诉过你的我朋友的农场。这是些钱，现在快跑！”

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你父亲任何事情的。几天后我会去看望你。”

当塔拉从后门飞一般跑出去的时候，她的父亲和哥哥刚踏进前门门槛。她没有时间思考，只是求生的本能驱使着她不停地跑。她在口袋中摸索着为以防万一，她叔叔让她经常带在身上的地址条。塔拉全身酸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主街道。她开始放慢速度快走。她不想在这个城市的闹区引起任何嫌疑。拦住一辆出租车后，塔拉跌坐在车座上，闭上了双眼。她无法相信与刚刚相认的叔叔生活了短短两个月后她不得不再次出逃。尽管刚才一阵快跑让塔拉的心脏跳得厉害，但她感到一种出奇的平静。她默默地为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祷告，也祷告他们不会太为难她叔叔。

事情在这个城市里平静下来之后，塔拉已经在农场住了十天了。终于她叔叔来了。塔拉急切地想跟他回家，但她叔叔的神情让塔拉的心沉了下来，“出了什么事，叔叔？”她问。

“塔拉，你知道过去的两个月中我是多么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他说着，眼睛紧盯着她的脸，“我感觉上帝给了我一个我一直渴望的在灵里面的也是血缘上的女儿。但你能跟我回去，这太危险了。我很抱歉不得不亲口告诉你，你父亲说你必须死，因为这事关乎家族的荣誉。”

塔拉知道她叔叔说的是真的。她也知道她父亲和哥哥是不会停止寻找她的。她毫不怀疑一旦落入他们手中会有什么后果。一阵自怜之情涌上心头，但她叔叔眼里的悲伤触动了她的心，这使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他和他的痛苦上。

“叔叔，请不要感到难过。”她握住他的手，“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我感激上帝把我带你身边。你给了我一直寻求的答案。现在我有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平静。这是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的。”

他们留着泪说了再见，塔拉再次准备搬进一个新家。她叔叔安排让她住到他认识的一个遥远城市的人家里。跟她叔叔分别时，

塔拉尽力掩饰着内心的担忧。她怀疑自己会否能有一天结束这种逃亡的生活……

避难所里的囚犯

塔拉在她的新家受到了热烈欢迎。家主是位当地牧师，他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子。男孩子们很快把塔拉当成了他们的新妹妹，特别是最年长的如宾尤其佩服她的勇敢。

为保护她不被继续无情追杀她的父亲和哥哥发现，塔拉的新家人要求她大部分时间呆在自己房间里。无论白天夜晚，只要有人来访，她就不能出来。因为家主是位牧师，所以来访的客人几乎每天不断。

塔拉的房间被间隔成两部分：一间用作卧室，另一间是客厅兼书房。两间合起来还没有她原来家里卧室的一半大。塔拉对与这么一个能信靠的家庭住在一起很放心，但这种监禁让她受不了。她知道自己不会承受很久的。

“请让我走出房间吧。”一天早晨塔拉恳求说，“我知道你们是在尽力保护我，但我觉得自己像个囚犯。这不是活下去的办法。”

牧师也想让塔拉自由活动，但他知道她的父亲和哥哥仍在继续寻找她。实际上，他们曾来过这个城市打听塔拉的下落，暴露了想杀死她的意图。

“塔拉，再忍耐会儿，我们就会让你出去了，”他告诉她说，“请容忍我们这样的安排。这都是为了你好。”

塔拉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如果她在公开场合被人看到，那么，她自己连同收养她的这一家人都会有危险。她尽力用所有的时间学习，但有许多的日子，她唯一做的就是抽泣。塔拉就这样在她房间里呆了整整一年。

终于一个傍晚，塔拉听到牧师说教会需要一个新秘书。第二

天牧师来看望塔拉时，塔拉恳求得到这个工作。“牧师，”她请求说，“让我干这个工作吧！我一直在打印你的讲道稿，我知道自己能干好这份工作的。我已经来了一年多了。我父亲和哥哥一定去了别的地方了。”

牧师对她的提议感到不安，但他也知道他不可能让塔拉永远呆在房间里。他答应征求上级牧师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让塔拉干这份工作。

第二周，塔拉就是教会秘书了。“塔拉，听着，”牧师教导她说，“你现在是从另一个城市过来探望我的侄女。不要再称呼我牧师，从现在起，你必须喊我叔叔，我们会叫你利百加。不要把你的事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塔拉不仅明白，而且她乐意这种安排。

塔拉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她学过英语。主任牧师是个英国人，几乎马上喜欢上了她。她负责管理教会财务，甚至开始教主日学。

主任牧师得知塔拉以前的事情后，也安排她与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教徒单独见面。塔拉开始觉得这项工作会是她主要的事工。她感谢神让她经历了与这些皈依者们同样的经历，她真实的见证鼓舞着他们。

开始了新的工作六个月后，塔拉在教会地下室的一个蓄水池里秘密受洗。被允许参加的只有收养她的一家人及主任牧师和她叔叔。

布道的激情

在新家住了两年后，塔拉十八岁了，她渴望能出去做更多的事工。她喜欢教会秘书的工作，但也希望能出去布道。尽管大多数布道人都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但她可以向穆斯林教徒传福音，因为她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塔拉经受过父亲和哥哥的毒打，被家人赶逐在外，她知道自己的见证会有力量的。

“如宾，带我一起去吧！”一天，当牧师最年长的儿子如宾在为一次布道旅行作准备时，塔拉请求说。

“不行，塔拉，”他说。他不想拒绝她，因为他知道她多么想出去布道。”这太危险了。有人会被你的见证冒犯，举报你的。我可能会被逮捕，但万一你被抓，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如宾像对待亲妹妹一样爱护塔拉，他不忍心使她陷入危险。但他同样清楚她的执着。他猜对了。塔拉早就把答案准备好了。“如宾，哪一个更重要，是我的安全还是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她问道。

如宾承认失败。塔拉开始跟如宾一起参加巡回布道。布道期间，如宾也教导她传道方法。

两年半又过去了，期间没有发生任何麻烦。塔拉已经习惯了作为牧师侄女的新生活。她也读完了大学，并开始安排为以前是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秘密受洗。其中大部分是她和如宾在外面布道所结的果子。她也开始了一个读书识字项目和儿童事工。

塔拉总是保持警醒，但这么长时间后，她终于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远离了父亲和哥哥的威胁安定下来了。她唯一的麻烦是教会几个成员不相信塔拉是牧师的侄女，他们嫉妒她在教会中日益重要的领导地位和不断拓展的事工。这个难题塔拉可以应付，但她不能应付的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等候她走出教堂的人。

再次逃跑

塔拉一下子就认出了她的表弟。那个年轻人试图盯着塔拉的眼睛，塔拉觉得身上的每一根筋都绷紧了。她决定从他身边径直走过去，装作不认识他。

“等等！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他在她身后喊道。

塔拉从他的语调中知道他不确定她的身份。离开家的四年里，她外表变化了许多。她装作没有听见，不理睬他的话，继续向前

走着。然后她听到了那个让她心惊胆战的名字——

“塔拉！”

塔拉转过身来，客气地回答说：“嗨，你好。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叫利百加。很抱歉我不认识你。请你原谅，我还有事。”

她的声音让她暴露了。塔拉知道她表弟找到了他一直寻找的猎物。现在她父亲和哥哥出现只是早晚的问题。塔拉疾步走着，试图混入来往的人群中。恐慌让她的心怦怦跳得厉害，像是要从胸口迸出来一样。

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塔拉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急匆匆地说。她带着现金，但毫不清楚要去什么地方。为躲避父亲和哥哥，她再一次别无选择地逃跑。到达机场后，她打量着航班表，极力决定飞往何处。最后她去了巴基斯坦东部的一个城市。至少在那里她会暂时脱离危险。下飞机后，她在候机厅度过了一个艰难漫长的夜晚。她给如宾打了电话，让收养她的家人不必担心。其他时间她独自坐在那儿，头脑中思绪与记忆混成一片。她试着用祷告使自己平静下来，抗拒着心中想问上帝“为什么”的冲动。她厌倦了逃亡的生活，怀疑自己一生能否彻底安顿下来，感到真正的安全。

第二天，塔拉筋疲力尽，情绪低落回到了收养她的家庭。她为他们感到抱歉。他们给予了她那么多的爱和支持，甚至不惜将自己和整个教会置于危险之中。如宾告诉她他正在为她办签证，让她离开这个国家。塔拉对此颇感忧虑，但也感到宽慰。至少在另一个国家，她不会背负给亲爱的人增添麻烦的重担了。她知道自己一旦被抓，有麻烦的不仅仅是她的朋友们，政府会利用这一事件对整个巴基斯坦的基督教群体制造丑闻。出国是最好的办法了。

塔拉想如果自己沉默一阵就会安全了。但两个教会成员嫉妒牧师一家人对塔拉的关注，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们给巴基斯坦情报局打了电话，举报说教会中一个年轻女孩正积极布道。

叛教的女儿

塔拉被传讯去情报局办公室，在那里，她得知情报局会给她设立档案，搜集证据以确认控告是否成立。他们也打算联系她的家人。塔拉想象不到自己成功逃跑了那么多次，最终却被两个教会成员出卖。她知道大部分教会成员是好心的，也理解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是必需的。但一两个人就足以搅乱整个局面了。塔拉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股暗流，越陷越深，她怀疑自己能否会完全恢复过来。

塔拉再次呼求上帝救她。以马内利这个字映入了她的脑海。她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她同在。这就够了。她相信如果上帝能命令一条鱼把约拿吐到岸上，他也照样会救她脱离情报局的掌心。

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情报局没收了塔拉的护照，不断问她许多问题，让她填写各种表格。如宾陪在她身边，试着说服情报局他是她妹妹。但他们不相信他的话。护照上的名字不相配。塔拉的护照还表明她是个穆斯林教徒，她与一个基督教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被情报局拘留一天后，塔拉被获准回家。但他们也警告她不要离开这个城市，情报局会很快再联系她。塔拉需要上帝给她一个凭据来鼓励她坚持下去。她现在没有护照，情报局与她家庭取得联系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切会导致她的生命结束。她甚至有时会考虑她父亲会用何种方式处死她。

塔拉走出情报局办公室大门后，一名情报人员跟了过来。尽管他认识塔拉的家人，也知道塔拉所处的危险近况，但他一直没有透露出来。他小声对塔拉说：“塔拉，听着。我是你表弟的一个朋友。我知道你是谁。你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国家。有危险的不仅是你一个人。”

塔拉很吃惊，也受到安慰。这个情报人员没有泄露她的真实身份是个奇迹。他不仅为她保守了秘密，还证实她必须采取的行動——必须离开巴基斯坦。但怎样离开呢？她现在没有护照。即使有的话，又去哪里呢？

如宾马上开始行动，从一个外国领事馆跑到另一个领事馆为塔拉办签证，但他不断遭到拒绝。使馆人员说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必须有亲戚或赞助她的人。最后，一个中东国家以1000美元的高价给她发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签证。塔拉并不愿意去一个穆斯林国家，但她又一次别无选择。付钱的当天，塔拉得知情报局正在准备她的逮捕令。他们已经查明她安排回教徒秘密受洗。塔拉的父母也对她提出控告，证实她已叛教，并私下建议绞死她。

塔拉深深地绝望了，她开始连续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期待她家人随时来抓走她，把她处死。更糟的是，他们也可能杀了收养她的这一家人。而这一切都是她引起的。她的祷告变得越来越短，但总是恳切地呼求上帝与她同在，不要离弃她，即使是她站在绞刑架上的时候。

“上帝一定有工作需要你做”

正当塔拉绝望时，如宾却在四处忙着办理与已取得的签证相搭配的护照和身份证明。他让塔拉理成短发，戴上太阳镜照相；他还伪造了一个假证明，说塔拉病得厉害不能亲自去政府办公室领取文件。1996年复活节那天，如宾带着好消息走进了塔拉的房间：“塔拉，复活节快乐！我把你出国的所有手续都办好了。”

“真的吗？！”塔拉惊呼说，“你是怎样办到的？花了你多少钱？”

“不用在意那些，”他微笑着，“我告诉你上帝会救你脱离危险的。他保护了你这么长时间，他是不会让情报局抓到你的。回想一下你所经历的各种麻烦，塔拉，他一定有工作需要你做。”

他灿烂的微笑告诉她他很高兴与她一起面对那些“麻烦”。

如宾的信心和忍耐令塔拉惭愧。他不仅是个哥哥；也是她患难中的朋友，他从未让她失望过。想到要离开她的基督教家庭，离开她所服侍的教会事工，塔拉感到一种新的伤心和悲哀。

“离开之前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她说，“我想参加我们为新皈依者安排的受洗。”

如宾想说不行，但事实是，他太累了，不想跟塔拉争辩。反正他知道争辩到最后谁会胜出。“当然可以，”他笑着说，耸了耸肩，“但受洗一结束，你必须马上离开。”

第二天晚上，塔拉参加了秘密受洗仪式。她认识受洗的六个皈依者，他们也同样知道塔拉不同寻常的经历。塔拉知道自己可以信赖他们，因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皈依者中只有几个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大多来自其他国家。其中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阿富汗，还有两个来自伊朗和伊拉克。外国皈依者旅行途经巴基斯坦是很常见的。

塔拉惊叹上帝怎样使用了她。为了信仰，第二天她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而另外一些人却在她的国家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她社区中大部分基督徒，包括她所在教会里的成员，甚至都不会知道这一切的发生。去相信那些过分关心自身安全的人们是很困难的。

被再次出卖

脱离了巴基斯坦的危险，塔拉又被卷入新的试炼中。她现在远离了自己的家人，自由了，但她必须小心，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即使在这个新的国家也存在被伊斯兰警察逮捕遣送回国的危险。万一被遣送回国，她会被直接交到她父亲手中，一切就会完了。

塔拉也面临另一个挑战。在穆斯林国家，女性通常在25岁以

前嫁人，不然，她会被当成妓女，会被拘留接受再造，并被迫嫁给警察安排的男人。生活如此混乱，塔拉无意结婚，她更无法接受伊斯兰警察包办的婚姻。此外，她现在没有收养家庭的支持，而且她的签证只允许她待三个月。

她很快意识到定睛于现实只会破碎仅存的希望。她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我找到了上帝。对这样一个极大的收获来说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以马内利——上帝与我同在，谁能最终与我为敌呢？我得到的远超过所失去的。以马内利，上帝与我同在。*

她这样的祷告不止一次带她经过地狱，又回来……

如宾在这个新的国家为她安排了一份兼职做教會的秘书，但薪水低得甚至不够维持一日三餐，更不用提交房租了。她也为牧师夫人做饭。牧师妻子很少谈论基督，却大谈特谈珠宝和时尚。塔拉开始怀疑这是否就是自己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信仰。她再度焦虑起来，无望折磨着她，使她常常陷入抑郁之中。

以后她在一个时装设计师那里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获得了申请三年居留证的资格。一个难题解决了，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却出现了。

塔拉当时没有意识到她一个新朋友为一家巴基斯坦基督徒杂志社工作。他从在巴基斯坦的渠道得知塔拉的身份并非她宣称的那样，他想发掘整个故事。一天，聚会结束后，他走近塔拉。“塔拉，我知道你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国家，没有家人，语言又不通，是很困难的，”他接着说，“来我家分享团契，共进晚餐吧，我们会帮助你的。”

塔拉答应了。*结识新朋友总是好事*，她告诉自己。

起初的几次拜访，这位记者信守他的话，每个下午他都邀请塔拉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基督徒去他家，彼此分享，一起吃晚饭。然而，随着每次拜访，这位记者开始问塔拉更多有关她过去的问题。

“请原谅，我不想谈论自己。”她客气地回答说，不想冒犯她的新朋友。下次他再邀请她时，她谢绝了。

那位记者不想这样轻易放弃，第二天，他给塔拉打了电话。

“塔拉，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我和我的朋友们真的想帮助你。”他说，“请过来与我们分享你的见证。我们会为你募捐的。我们是你的朋友。请相信我们。”

塔拉勉强同意了。那时，唯一知道她身世的只有在巴基斯坦收养她的那家人。她一直很谨慎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身份。对她来说，保守身份秘密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一个月过去了，塔拉接受了许多次几个记者的采访。每次采访她的人都对她表示同情，并许诺尽量帮助她。又一个月过去了，更多的采访，更多的眼泪，塔拉却仍未见到所许诺的经济帮助。塔拉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有一天一位女士给她打电话，问塔拉每月从银行获取多少钱。

“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有银行帐户。银行没有寄给我任何钱，他们为什么要寄钱给我呢？”塔拉问那个女士。

“哦，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她说，“人们一直在向你的一个帐户寄钱。据我了解，帐户上的数目已经十分可观了。”

她被利用了，塔拉证实了整个可怕的事实。一些人正利用她的见证做生意赚取利润。很快她就看到了那本杂志。封面故事讲述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女孩如何奇迹般地找到了基督，又如何逃离想杀死她的家人。故事中竟然还有她的名字！塔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她目瞪口呆。更重要的是，她担心怎样才能不让她的家人知道她的近况。

塔拉忍耐到极限了。她不知道自己还会遭遇多少这样的欺骗和诡计。一个星期天，礼拜仪式结束后，她正准备离开，教会中一个人追了上来，话还是一样，“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吧，我们会为你募捐的。”但他说完后，又拧了一下塔拉的手。他说他觉

得她很漂亮，猜她一定很孤独。

塔拉终于爆发了。她挥手给了他一耳光。“你有妻子和女儿！”她责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这么做？”

那人被塔拉的反抗镇住了。他捂着红肿的脸颊，咆哮说，“你要为此赔偿我的损失。”街道不远处有人，他不敢大吵大闹。

“好，”塔拉对他刚才的提议仍然怒气冲冲，“你告诉我多少钱，我会付给你的。只是请你离我远点。”

唯一的问题是他说的并不是钱。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一块砖头砸碎了塔拉住房的窗户玻璃。塔拉能听到楼下街道上几个男人的嚷闹声，但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用的是她听不懂的不连贯的阿拉伯语。她从窗帘后看到几个人从街道上捡起更多的石块掷向她的窗户，把一块块玻璃砸得粉碎。这次塔拉听出了他们说的几句话，“穆斯林教徒……现在是个基督徒！……叛教者！警察！叫警察……”

她又一次透过窗帘向外看，刚好看到他们跳进一辆出租车疾驰而去。她认出了其中的两个人，他们是挨她耳光的那个人的朋友。

塔拉祈祷他们叫警察的威胁仅仅是个恐吓，只是想吓唬她而已。如果真是那样地话，那么，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塔拉的确被他们吓坏了。但这不是恐吓。果然，几小时后，警察站在她门口，问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带塔拉去了警察局。

一切交托给主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曾是穆斯林教徒，现在归依了基督教，并且你是单身。”询问就这样开始了。塔拉知道警察会很容易追查她在巴基斯坦的父亲并在那里提取档案。她只给出简短、含糊不清的回答，不断在心中重复着那四个字——*以马内利*。

几小时后，警察允许她离开，但告诉她说一定会继续监视她。

他们不停地问她为何没有结婚；并强烈建议给她找一个丈夫，甚至提到一个他们认识的会娶她的穆斯林男人的名字。

令人吃惊的是，塔拉很快从一个房子遭到袭击的受害人变成了被告人。这就是在穆斯林国家一个基督徒的“权利”。

塔拉的丈夫

又四个月过去了，期间没有任何重大事情发生。塔拉的服装设计工作很出色，她也更积极地参加教会各项活动，帮助其他逃亡的穆斯林皈依者。禾场上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让她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得心应手。但她知道挨她耳光的那个人不会就此轻易罢休。他想要的更多，塔拉从他看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想要么占有她，要么毁掉她。

塔拉不会屈从于他任何一个想法。

一天，塔拉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还是那个人。他说他有新闻要告诉她。他骄傲地宣布他在教会公告栏里贴了一篇文章，说她是个妓女，这就是为什么她仍是单身并且穿着漂亮的原因。最后他邀请她去看看他的杰作。

塔拉怒气冲天，“砰”地一声挂断了电话。这个人不会轻易让步。她并不特别担心教会成员的看法。了解她的人知道真相。他们知道她不能结婚是因为她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她的漂亮衣服是她自己设计的样品。真正的麻烦是警察；他们接到举报仅仅是早晚问题。他们已经告诉过她让她结婚，这篇文章只会让他们的立场更强硬。一旦这件事传到他们那里，她会被拘留的。

一个星期后，塔拉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她被拘留在一个伊斯兰教管教所。在那里，她会接受伊斯兰教教导，最后会被安排嫁给一个穆斯林男人。塔拉坐在监禁的小房间内，静静地祷告。不同意结婚的话，她就无法离开管教所。现在好像一切又倒流了。她父亲曾打算让她嫁人，否则宁可杀死她。在管教所里也是一样，

如果她拒绝接受“改造”，她会被遣送回巴基斯坦的父母那里。但塔拉当初拒绝了她父亲的安排，这次她也不会轻易向管教所的警察让步。塔拉别无选择，她只是祷告，把一切交托给上帝。

将近三个月过去了。塔拉每天都被迫学习古兰经经文。不上课时，她就被监禁在自己房间内。终于有一天，一个警察打破了她单调乏味的生活，他宣布说，“塔拉，有人来看你了。”

“怎么会呢？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儿。”

“他说他想跟你谈话。我们认为你最好跟他走。”

“跟他走？”塔拉反驳说，“我甚至不认识他。现在你们却让我跟他走？”塔拉很沮丧，以为这是他们试图把她嫁出去的又一个花招。但这个人许诺说午饭后会送她回来。尽管塔拉乐意走出房间到外面去转转，但她并不喜欢这个提议。她决定去见他，但吃饭时她会不理睬他。

那人相貌英俊，年龄与塔拉相仿。他用沉静、温柔的声音说，“塔拉，我知道你是谁。一个穆斯林朋友告诉了我你的事情。”塔拉装作不感兴趣，但他的谈话却越来越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也是个基督徒，”他说，声音还是那样低沉，那样柔和。“但其他人不知道。我也是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事实上，我和你来自同一个城市。我也知道管教所已经安排把你嫁给一个已经有三个妻子的穆斯林男人。”

塔拉不寒而栗。她早已知道了管教所的这个安排。她极力装作漠不关心。她几乎要成功了，然而，她听到说，“如果你拒绝，你会被遣送回巴基斯坦，回到你父亲那里。”

塔拉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的话。管教所怎么会安排一个来自她家乡的单身基督徒与她见面呢？

“你想怎么样？”塔拉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想要你嫁给我，”他说。

肉身上的奇迹

塔拉回到管教所时，三个警察早已在等候她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其中一个警察说，“你要嫁给赛哈德。虽然他已经有三个妻子，但他愿意娶你。我们会负责所有安排的。你没有必要担心什么。如果你拒绝，你会被遣送回巴基斯坦。”

到做决定的时候了。她还没有答应她午饭同伴的求婚。一切都太难让人理解，发生得太快了。她需要时间思考和祷告。她渴望与收养她的那一家人，与任何知道她身世的人商量，听取他们的建议。

“我不会与赛哈德结婚的。”塔拉的回答让警察吃惊。

“那你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巴基斯坦吧。”

“我会收拾东西，但不是回巴基斯坦。我要结婚了，但不是嫁给赛哈德，而是嫁给那个请我吃午饭的人。”塔拉说。

这虽然出乎警察们的意料，但他们同意了，只要能控制这个年轻女人就好。

塔拉联系到了那个请她吃午饭的人，告诉他说她答应嫁给他。这是个冒险，因为她仍然不确定他的动机。但她知道他是个基督徒，这总比嫁给赛哈德要好。

做出决定后，塔拉再次向以马内利，向一直护庇她的上帝呼求。她已经逃亡十多年了，快到27岁了。如果她的未婚夫欺骗了她，她清楚自己会面临的艰难。但如果他是真诚的，那他会是肉身上的奇迹。他会帮助她离开管教所，制止有关她淫乱的谣言。也许他还会帮助她一起服侍秘密皈依的穆斯林教徒。但如果这是另一个陷阱呢？疑问实在太多了。

最后塔拉记起刚进管教所时的祷告。她已经把一切交托给了上帝。现在她再次交托，自己不再挂虑这些事情了。“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两人同在。”

后记

塔拉所嫁的那个人证明的确是肉身上的一个奇迹。他是个忠心的基督徒，一直与塔拉一起服侍秘密皈依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徒。

他们现在有了一个男孩，叫詹姆斯。塔拉和丈夫仍然不断逃亡，他们经常受到管教所警察的监视，经常被命令去警察局就他们的行动受到盘问，“今天去你们家吃午饭的是谁？”他们会问，“那个女人昨天晚上为什么睡在你家？”“你为什么今天离家四个小时？”

对塔拉来说，生活是不断地猫捉老鼠的游戏。

她最大的挑战也许还在明天。几年后，当她儿子长大能说话时，他也会毋庸置疑地受到伊斯兰警察的盘问。另一个挑战更迫在眉睫。就在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时，塔拉被另一个表弟认了出来，她表弟受雇寻找她，以便把她带回她父亲身边，受到公正的“审判”。

为了塔拉的安全，我们不能注明她的住处以及她工作的任何细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她生活在距离大多数基督徒很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就连她教会中的人也不知道她以前是一个回教徒，不知道她每天面临的危险。也许他们对此无法理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使用像塔拉这样的人为其他“叛教”的儿女照亮道路。



>>6 玲

在苦难的学校里

中国 China



1973年

九岁的玲和她姐姐整个上午都在村外讨饭。她们正坐在自家门前那棵大树底下休息时，母亲出来了。“玲，快来。”她母亲喊道，“你父亲要见你。”

玲和她的姊妹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外讨饭，就是在附近钢铁厂的垃圾堆里捡煤块，煤块可以拿来卖钱或是煮饭。她们很少呆在又小又拥挤的用竹片和茅草搭成的房子里。在玲的记忆中，她们家总是贫困不堪，近来情况更糟糕了。她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玲为将来担忧，也为她母亲担忧。

“玲，快点，别让你父亲等着。”她母亲疲惫的声音请求道。玲不情愿地离开大树底下的安静，跟她母亲、姊妹和小弟弟一起围在床头旁。他们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这张床是屋子里最主要的家具了。

“玲，走近些，”她父亲说，“让我看看你美丽的脸”。玲坐在床边，努力想挤出一丝微笑。她厌恶看到父亲这个样子。自从她父亲最后一次出院以来，他一直这么虚弱，几乎病入膏肓。虽然她母亲不这样认为，但玲知道父亲正在走向死亡。癌细胞吞噬着他的身体，他已经几个月不能下地干活了。

她父亲抬起手，轻轻沿着妻子和孩子们站的床边移动着。她们都在抽泣。“孩子们，答应我照顾好你们的母亲。你们也要互相照顾。我活不多久了，但永远记

着我爱你们。”他的手抚摸着暗暗流泪的妻子的脸，“答应我

去世后……”他继续对很快就要成为寡妇的妻子说，“……你要嫁给一个更强壮的男人，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会比我更好地照顾你，还有，要常常记着向神祷告。”

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是有目共睹的。玲从未听说过他们冲对方大喊大叫，或者是说一句刻薄的话。她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去，更憎恨看到她母亲这么心烦意乱。玲从来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谈论神并且跪在床边祷告。一次，她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回答说“在跟神说话”。

*那么神现在在哪里呢？玲的心里满了疑惑。如果真的有神，我父亲怎么会死呢？*她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跑出了小屋。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玲的母亲告诉孩子们说他们的爷爷奶奶要来看望他们。玲感到奇怪：她知道爷爷奶奶并不关心她的父母，她奶奶甚至还诅咒他们，嫌玲的母亲没能多生几个男孩。

几天后，玲的祖父母来了，还没踏进门口，他们的儿子就去世了。玲的祖父母拒绝帮助安葬他。

没有公公婆婆的帮助，又没有钱买棺材，玲的母亲细心地找到一块最好的蓝布，把丈夫裹了起来。这是穷人中最贫困的人家才用的“软埋葬”。

悲痛的玲、母亲和姊妹们都认为事情已经糟糕透顶了，但没有料到她祖父母离开时，宣布要带走玲的小弟弟。不顾玲的母亲和其他孩子们的极力反对，他们硬是把小男孩带走了。

三个女孩和她们的母亲呆在小屋里，她们都在想到底能坚持多久。

“玲，跪下来跟我一起祷告吧。”一天早上，她母亲请求说。玲勉强同意了。冬天快要来了，地上很凉。玲憎恨她母亲的要求，她们受的苦还不够多吗？

玲的母亲在她身旁抽泣着。刚开始玲以为母亲伤心，后来她意识到她母亲是在跟神说话，向神倾心吐意。玲自己没有什么可祷告的。她顶多会陪母亲跪着，让膝盖受罪。再说，跟空气讲话

有什么用处？即使真的有神，她也不想跟他说话，谁让他让她们受这么多的苦呢？

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玲一家人勉强靠同情她们的邻居帮助来糊口。但她们的日子还是一天比一天艰难。终于有一天，玲的母亲宣布说她要带她们回河南她父母家去。在中国文化里，女人从小就被灌输她们必须依靠男人生活。她们在外面独自生活是不合适的，政府也拒绝帮助她们。

她姥姥家的大房子让玲诧异。并不是她姥姥家多富有，只是与玲从小到大住过的小屋相比，这所房子简直称得上宅邸了。玲的姥姥领着她们穿过狭隘的厨房来到后面一间小屋里。小屋又窄小又破旧，以前是被用作仓库的。“你们可以住在这儿，”她姥姥冷冷地说。玲打量了一下这个不起眼的小屋，冷冷地在心中暗笑着，她已经觉得这是自己的家了。

她们在新家安顿下来后不久，玲的母亲和她姥姥之间就起了争论。原因是玲的母亲想参加生产队，养活自己的孩子们，但她姥姥却打算让她再嫁。

继父

一天，玲放学回家，还没进门就听见司空见惯的争吵声。“但是，妈，我不想再嫁人！”她母亲的声音充满深情。“我永远不可能像爱军那样再去爱任何人。你知道我到你这里来，就已经打算一个人过。如果你跟生产队说明我的情况，让我有自己的房子，并且去工作，我知道我会照顾好孩子们的。妈，求求你了。请不要逼我嫁人。”

“你已经来了两年了，”玲的姥姥大声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事情不应该这个样子的。书田是个体面人，能帮你养活孩子。你父亲已经都安排好了，你下周就结婚。”

第二个星期，玲就有了一个继父。

她继父尖厉的说话声让玲全身发冷。玲怀念父亲温柔的声音。书田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玲和她的姊妹们。玲暗暗地鄙视他。贫穷是一个不幸，但再加上跟一个待她连奴仆都不如的继父生活在一起就更糟糕了。

但玲坚持着，把这些想法埋在心底。现在既然玲的母亲再嫁了，她们就可以参加工作了。玲不在学校时，就跟生产队的放羊人一起在地里干活。地方政府用计分制决定工人们的报酬和福利。一个辛勤工作的成年男子一天能挣到十工分，而年轻的玲能挣到九工分。

玲也帮助制作了一种简单的制作豆腐的装置。用一头牛拉磨，大豆就会被磨得粉碎。书田喜欢这个做法，但他买不起一头牛，他就让玲和她姊妹推磨。连续四年，推磨成了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艰苦的劳动让十五岁的玲长得又结实又健康，她渴望有一天能独立出去生活。玲的继父不愿意买牛，继续从她和姊妹们做的豆腐中赚钱。玲越来越鄙视他，他有什么权力支使他的这些并非亲生的女儿干苦力活？

在嫁给书田的前几周，她母亲不停地哭泣。现在她很少祷告了。村里只有几个秘密信徒和一本圣经，但她母亲不识字。圣经对她没有帮助。但有一个祷告却常常挂在她嘴边，玲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神啊，求你保护我的孩子们，特别是玲和她姐姐。她们被逼着干那么重的活。请保守她们。这是我唯一的请求。”

玲奇怪她母亲为什么跟上帝诉说她和姐姐受到的苦待，而不去直接找那个“奴隶主”！上帝显然并没有使事情有任何好转，每次她继父加重她的活，玲就会愤愤地想。或许她继父察觉到了玲对他日益增长的仇恨，一天，他建议她结婚，还主动提出帮她找对象。“那样我们都会更舒服些。”他说。

玲知道他只是想把她打发走，那会意味着家里少一张嘴吃饭。

看不见的神

玲在自己的决定和对家庭的顺服之间进退两难。如果拒绝结婚，她会羞辱整个家庭，最蒙羞的是自己的母亲。她不能忍受让母亲再受苦。但如果同意结婚的话，她担心自己的丈夫会像书田一样。思想上的压力慢慢变成了心里的痛苦。她只有一个选择——自杀。死在她眼里是摆脱这奴隶般生活的唯一出路了。

玲的母亲注意到自己的女儿正陷入极深的抑郁之中，她为玲担心。“玲，你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神一定对你有特别的计划。”她试图鼓舞女儿的精神。

玲不愿意听她母亲谈论她那位看不见的神。一切都这么虚空。她母亲徒劳的迷信和继父的苛求给她带来的只是更深的绝望。

玲的母亲知道自己女儿情绪是何等低落，她不敢让玲走出自己的视线，担心她会自杀。一天，她终于成功地劝服女儿跟她去了村里正在建立中的一个小家庭聚会。玲认为这总比推磨好，实际上，这个聚会让她感到好笑，因为只有四个人在场：玲，她母亲和另外两人。

玲坐在那儿，听她们三人唱赞美诗。她思考着母亲的信仰——她怎么会这么崇拜一位看不见的神呢？玲问自己。尽管疑虑重重，玲还是注意到了她母亲脸上闪烁的喜悦：她看起来像在对看不见的天使歌唱。

为主所用

几天后，玲又听到母亲在祷告。但这次她的祷告引起了玲的注意。“噢，神啊，”她母亲轻声祈求说，“求你拯救我的孩子们，特别是玲。你知道她有时多么固执，多么不听话。求你改变她的鲁莽和冲动，能为你所用。”这个熟悉的祷告让玲忍不住笑了。但她母亲接下去的祷告却是始料未及的，“我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

他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给你做祭物。现在，我也愿意向你献上一个孩子，我愿意献上玲。”

玲不禁打了个寒战。献上我做祭物？母亲是不是疯了？

她母亲的祷告一连几天在心中折磨着她，使她困惑不已。终于，一天早上，又听到母亲祷告时，她大步走进房间，冲她母亲大喊，“妈，你又在把我献给神是吗？你是想让他用苦活累死我还是用雷电劈死我？你不断谈论的这个主耶稣在哪里？让他站在我面前，使我能摸到他，我就相信！再说，什么样的人能进天堂？是像你这样无助的老太婆吗？你怎么上天堂？你以为你能爬树或是踩梯子去吗？”玲看到她母亲脸上的痛苦。她不愿意伤害自己的母亲，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听到从自己口中出来的刻薄、命令的话，玲也意识到自己一直是用这种口气向她的姊妹发号施令。大胆的规劝本事让她在姊妹们中间成了自命的领袖。她们通常都听从玲的要求，知道如果拒绝的话，玲会给她们脸色看的。现在玲听到自己用同样冷酷的语调责骂母亲。她后悔伤害了母亲，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她听到了母亲向虚无的神做出的那滑稽可笑的祷告。

日子一天天过去，玲继续辛苦地干活。她巧妙地避开了继父让她结婚的提议。她继父也最终放弃了，转而对她不理不睬。玲确信他的变化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放心的同时，她也对那样鲁莽地顶撞母亲感到内疚。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她继续每周陪母亲聚会。

春天来了，玲已经把自杀的想法抛在了脑后。

一天，她正在推磨，她母亲突然跑了过来，大声喊着：“玲，他来了。”

“谁来了？”玲问道。

“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那个传道人，”她母亲说，“你忘了我曾经告诉过你吗？他今晚会来这里讲道。我告诉了其他人我们要去听道。快去换衣服！”

玲还来不及推辞，她母亲已经匆匆走远了。

太好了，玲在心里说，一个自诩为神的权威。

那天晚上，她去了聚会，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高兴。老传道人滔滔不绝，与其说是在讲道，不如说他只是简单地讲述亚当夏娃的故事，解释罪怎样进入世界，并向她们证明神如此爱她们甚至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使她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老传道人的话深深穿透了玲的灵魂，她的心软了下来。她从未听过这么大的爱和牺牲。以前她也听过这个故事，但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

那天晚上，在她姨家，玲久久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内心的悸动升华了。回想着传道人的话，她走近那幅图画，用手轻轻抚摸着十字架。如果耶稣为我而死，那我又为他做了什么？她问自己，悔改的洪流冲刷着她的灵魂。她跪在地上，抽泣起来，向那位她曾经强烈反对但看不见的神呼求。很快她感到母亲的手搭在她肩上。

“妈，我对不起你，”玲哽咽着说，“我很抱歉不相信你告诉我的，对你的神说了那么多坏话，还那样嘲笑你。像我这样的坏人，神会赦免我吗？”

玲的母亲拥抱着自己的女儿——她在主里的新生的姊妹，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我亲爱的玲，一切都被赦免了，”她说，“今晚是神的恩典吸引了你。现在你是他永远的孩子了。没有什么能让我更高兴了。我知道他对你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我很早就知道了。”

自从她父亲去世后，玲没有那样尽情地哭泣过。

羊入狼群

第二年，每周她继续跟随母亲去聚会，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日益增长的团契的一员了。内心的喜乐代替了抑郁，她相信一切

烦恼都过去了。后来她做了一个梦：一条窄路横过田间，路左边的麦子又细又绿，在微风中摇动着。但右边的麦子已经成熟，一些麦秸被沉甸甸的麦穗压折了。玲从这边打量到那边，看着麦子慢慢在远方消逝。她在想，长出这样的庄稼一定需要不寻常的天气和土壤。

第二天早上，她把那个奇怪的梦讲给母亲听。让玲吃惊的是，她母亲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梦。她也梦见了一片成熟的麦子，但她还看到田里冒出一根小豆苗，并听到一个声音教导她说，“要好好浇灌这颗细嫩的豆苗，不然它会枯干的。”

她们谁都不明白梦的含义，但两人都清楚她们看到同样的异象一定是有原因的。在下一次的祷告会上，她们得到了答案。那天晚上分享的信息来自路加福音10章，“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入狼群。”

玲怀疑这是否是梦的解释，对神的预备她感到既惧怕又激动，也揣想这段经文后半部分的意思。“可是，我怎么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呢？”一起分享经文时，她问母亲，“我太年轻了。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甚至连一本圣经都没有。”

玲的母亲只是看着她，微笑。她确信梦的含义：她的女儿会把福音带给中国丧失的灵魂。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刚过完十七岁生日，带着很少的钱和食物，没有圣经，没有目的地，玲开始独自一人在中国传福音。她原本想多学习一些东西再出去，但她的母亲坚持说，“你没有必要知道太多。你只需要分享耶稣的故事，把你知道的告诉人们。如果是出于神，他会祝福你的工作的。”带着母亲的鼓励，玲上路了。

她只是简单地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分享她的信仰。遇到一个村庄有圣经时，她会停下来学习圣经，背诵经文，以便为讲下一个信息做准备。她也学会了唱许多诗歌。她从未意识到自己唱歌的声音那样动听，直到看到成群的人被她的歌声所吸引，

来听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讲道。这样一个年轻单身女子独自在中国传道——已经足够让许多人好奇了。

神祝福了玲的工作。她越向前走，听众就越多。她惊奇地看到再回到上周曾去过的一个村庄时，信徒已经从七人增长到了七十人。圣经是对的：庄稼的确成熟了。人们渴慕福音，神呼召她成为一个报告好消息的人。这一想法让她心潮澎湃。她不停地祷告自己能与蒙召的恩相称。最重要的是，她想树立一个榜样，传扬她所知道和经历过的。

渴望有一本圣经，她祈求神为她预备。“神的传道人怎能没有圣经呢？”她问神。

年轻人特别被玲有号召力的个性和对主的热心所吸引，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动提出作她的同工。玲高兴地答应了。

人越聚越多，玲对福音的热情也在高涨。但没有圣经，她觉得自己不会坚持太久。她曾经到过一个村庄，那里的信徒们只有一本不完整的《马太福音》。他们读了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童女是聪明的，在器皿里盛了多余的灯油。另外五个是愚拙的，没有带多余的灯油。只理解了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村里的每个信徒聚会时都带着多余的灯油，确保主再来时不会被关在门外。

玲渴望自己能有一本完整的圣经，那样她可以自己学习，也可以帮助其他信徒理解经文。当她听说十里外一个村庄里有个妇女有几本圣经后，她迫不及待地去了。那个妇女的确有几本圣经，那是一个基督徒布道团在向中国偷运圣经时，被迫抛下船冲到岸上的。沿岸的一些信徒找回了这些圣经。这个妇女把圣经一页页在太阳底下晾干了。

玲先讲述了神是如何呼召她传福音的，但当她提出要一本圣经时，那个妇女警觉起来。“不行，不行，不行！”她说，“这些圣经是很宝贵的，你知道现在要得到一本圣经多么难吗？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个信徒？”

玲继续恳求她，但是没有用，那个妇女不想给她任何一本圣经。可怜的玲心灰意冷。后来，那个妇女说如果她能一字不错地把主祷文背诵下来，她会重新考虑她的请求的。

玲离开了，那个妇女最后的话鼓舞了她，至少还有希望。她回到一个村庄，知道那儿一个老信徒家里有一本圣经。老信徒对他的圣经有一种神圣的敬畏。当玲看到那本圣经时，她明白了，原来整本圣经全部是手抄的。实际上，由于几千个小时逐字逐句地抄写经文，这个老信徒的双手已经永久地扭曲了。

梦想的萌芽 使命的开始

当玲说明她的来意后，那位老人小心地把圣经递给她，让她抄写主祷文以便背诵。看到一行行整齐的钢笔字，她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她难以想象抄写整本圣经花了老人多少年时间。后来随着她继续自己的行程，她见到了更多这样的圣经。这些出自爱的艰苦的作品让她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她决心要多背诵经文。她也发誓，如果神能帮助她的梦想变成现实，她要把圣经分发给全中国的信徒。

在回那个妇女家的路上，玲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准确地记住主祷文。万一那个老人抄错了怎么办？万一她自己抄错呢？

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她通过了测试，完整地背诵了主祷文。接着，为了确定玲是真诚的，那个妇女让她大声祷告，就她的事工和信主的过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审查终于结束了。那个妇女与玲一起跪下来，拥抱了圣经，把它递给玲。她为自己的过分小心道歉，但接着解释说：“我们的弟兄从岸上收集起了这些圣经，在全中国分发。这很危险，许多人甚至丢了性命。想起他们的牺牲，我就加倍珍惜这些书。”

玲带着属于自己的圣经离开了。一部分书页仍是湿的，因为那个妇女还没来得及把所有书页晾干。玲小心地掀起潮湿的书页，

翻到路加福音10章，眼里含着泪读着熟悉的经文：“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入狼群。”

玲已经完全明白了耶稣命令的前一部分。作为为主收割庄稼的工人，她已经独自一人出发了，庄稼也的确是成熟了。现在，不知道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会如何应验，她祈求主加给她力量。

被通缉

那张大字报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因危害国家罪被通缉，”字报头条写着，“如果有人见到以下名单上的通缉犯，必须马上向当地政府举报，有重赏。”玲扫了一眼名单，不禁不寒而栗。她的嘴唇蠕动着，念着那些熟悉的名字。许多人是她的朋友和同工。接着，再往下看，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并不吃惊，但这个发现仍然让她深思。她的事工一度进行得很顺利，很有果效。回想起那个老传道人到她村庄时，他对亚当和夏娃，对罪，对耶稣基督牺牲的简单讲述是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生命，玲也学着他的样子传道。很快，她就发现最能触动人们的就是大声朗读圣经中的章节。许多中国人知道圣经是多么缺乏，他们热切地听里面的故事，很快地吸收故事的信息。

令人吃惊的是，麻烦是从她自己亲戚开始的。随着玲在各个村庄传道的消息传播开来，玲的亲戚们指责她的举动为家族带来了很大的尴尬。“她也不小了，”他们议论说，“她应该结婚，而不是像个疯子似的四处在农村流浪！”

玲也曾考虑到回家，但是为了另一个原因——做豆腐。玲的离开让她继父很恼怒，没有人再给他制作豆腐了。起初他以为她饿了就会回家的，但几个月过去后，他意识到玲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当然，玲也偶尔回家，但呆的时间从没有超过一下午。

书田不愿雇人推磨，也不愿出钱买头牛，而是让玲的母亲推

磨。听到她继父无情的举动后，玲溜回家告诉母亲说：“这对你太过分了，我要留在家里。”

“不行！绝对不行，”她母亲回答说，“你必须向我发誓要忠实于神的呼召。我能应付得了。只要你能传福音，这是个很小的代价。你明白吗？你必须继续你在主里的工作。”

玲照着母亲的话做了。但很快她又有了其他的难题。派出所开始在一些村庄严厉打击“非法聚会”和“邪教活动”。许多信徒害怕让玲到他们村庄；有些地方甚至拒绝给她饭吃。越深入农村，玲就越发现自己步行的路越长了。然而，用同样的时间，坐汽车的话她会到更远的地方去。可是，即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玲也付不起五角钱的车费。

幸亏她的支持者听说这些后，给她送来鞋子，让她继续前行。玲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礼物。

顶着重重压力，玲在她的事工中看到更大的果效。野外聚会时，人群常常超过百人；玲讲道的声音是激昂有力的。家庭教会在许多村庄的大规模涌现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起先，基督徒们否认他们拒绝了政府支持的三自教会。即使他们愿意加入三自教会，方圆百里也没有一所教堂。

很快，警察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信徒们开始把聚会移到野外，唱诗讲道的声音也放低了。玲必须很谨慎地考虑该对哪些人吐露秘密，她拒绝在任何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她所在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也逐渐开始认识她，经常邀请与她见面。玲知道这些见面会引起警察的注意，给她带来额外的危险。但她渴望与这些外国弟兄姊妹分享神在中国的事工。传教士们带来了圣经，玲高兴地在新兴的家庭教会中分发。圣经在她到过的地方仍很稀少，她经常只留给每个聚会点一本圣经。手抄圣经的做法仍很普遍。

淤泥没膝 心却火热

1983年冬天，对基督徒的迫害和逮捕更加猖獗了。玲知道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工是政府追捕的对象，她不得不四处逃亡。回家探望母亲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警察早就在她家附近监视她。一次，玲到了一个叫桃桥的村庄。为了安全地与村民分享福音，她不得不把他们带到田间。那天下着大雨，没有任何可以避雨的地方。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们被她的信息深深吸引了，接收每一句话。

最后玲带领他们做悔改祷告时，他们都一起跪在没膝的淤泥中，玲的双膝也陷在泥里。那天，一百多人接受了基督：玲欢喜的同时也为将来担心。但她知道逼迫的烈火只会让圣灵的风刮得更猛更远。她又一次把自己交托给神，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忠于自己的呼召。

在32公里外一个叫大屯的村庄，玲遇见了其他几个传道人。他们一面躲避迫害，一面四处在农村传福音。他们服侍主许多年了，与玲有同样的异象和爱灵魂的心。其中最年长的付内叔叔曾在劳改所待了五年。

玲和他们走在一起，加起来就是十个传道人：九个弟兄和一个姊妹。他们都委身继续传扬基督的福音，直至各地的家庭教会在本地的负责人的领导下被建立起来。他们也承诺他们所组成的团契中单身的仍保持单身，例如玲，直到他们的工作有了稳固的根基。

当时，传道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迫害，而是圣经的缺乏。他们商量让玲负责运送圣经，因为她已经与许多偷运圣经的外国传教士有过一些接触。玲不在农村建立教会时，她会在付内叔叔的帮助下，打听消息，看哪里有圣经供应。

工作的艰苦 增长的危险

为传福音和分发圣经，玲平均每天要骑自行车走40多公里。行程越来越危险，玲知道警察在监视她，她料想自己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为了让家庭教会有所准备，她开始更多地讲解有关逼迫的章节。万一迫害临到她，她想做个好榜样。

她的事工也更加困难，她常常一连几天吃不上饭。一些教会成员批评她，说她单身，只有二十岁，又是姊妹，凭什么承担如此的事工？有一些人讥笑她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另一些人则纯粹出于嫉妒。不管怎样，玲难以接受这些论断。

整个八十年代，玲和她的同工们继续他们的行程。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遭到迫害，被捕入狱，有些甚至受到严刑拷打。家庭教会的迅速增长和官方三自教会的日益衰落让中央政府担心。在玲和其他传道人看来，家庭教会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信徒寻求圣灵的浇灌。很快，政府发起的全国镇压家庭教会运动开始了。迫害加剧了，地方派出所有更大的权力对付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领袖。严刑拷打和未经审讯的监禁是常见的事。

九十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信徒们认识了玲——一个有智慧有爱心的教会领袖。在那之前，她都躲过了政府的追捕。

信守承诺

1994年4月，玲在身体上已经筋疲力尽了。“你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付内叔叔告诉她，“也许是到神让你成家的时候了。”

玲不同意：“你知道我向团契里的其他人做过承诺。在教会的根基还没有稳固之前，我们是不会休息也不会结婚的。信徒需要有人带领他们坚强地面对可怕的逼迫。再说，一批刚运来的圣经已经到了广州。我要带生和建一起去取，几天后我们就会回来的。”

老付心里有些不安，但他压制了与她争辩的冲动。玲有时是

倔强的，这也是当初他让她进入团队的原因。他知道神会使用她的赤胆忠心来带动家庭教会的成长和复兴。付内叔叔和他妻子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

他也知道玲内心的挣扎。她所处的位置让她不得不面对许多教会成员的嫉妒，她也要忍受别人对她迟迟不结婚的误解。想到这些，付内叔叔望着玲远去的背影，默默地为她祈祷。

最终被捕

玲和她的同工接到那批圣经后已经是傍晚了，他们就到了一位朋友家里。长途跋涉后，她们享受着温暖的团契和舒适的休息。时间很晚了，玲说要出去打个电话。她走出房子，外面的街道冷冷清清，她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当那人追近她时，透着路灯玲看出那是个警察。她本能地想逃跑，但转过身来，另一个警察正站在她身后。

好，玲想，他们最终还是抓到我了。自从几年前在那张大字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后，玲就预料到这一时刻会到来。她一直坚信，除非上帝在他的时间内允许，否则自己是不会被捕的。现在，这个想法安慰着她。

“你必须跟我们走，”一名警察亮出徽章说。很明显他们已经在外面等候她多时了。尽管很清楚等待她的会是什么，玲还是松了一口气，以为他们不会搜查她朋友的房子，只会把她自己带走。

但警察并没有带她走向路旁的警车，反而推着地向房子走去。

“你们要带我去哪？”玲问道。

“到里面去，”第一个警察回答说。他像玲一样身材高大。他镇静的语气让玲不安。玲的头脑在急速“运转”着：生和建都已经结婚了。警察不会抓他们去坐牢吧？他们会搜到多少圣经？在牧师家里拿到圣经后，我把他的地址销毁了吗？

玲走在警察前面先走进了房子，她很快小声地对生和建说，

“告诉他们你们是我雇来的，不知道任何事情。让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警察很快把玲跟其他人分开，把她按在一把椅子上，在她面前摊开一份官方文件。她看到文件的第一段第一行写着她的名字。“签字吧，”

那个又高又刻薄的警察冲她说，把一支钢笔塞进她手里。玲浏览了一下这个文件，这是一个允许警察搜查她房间并带走所有“证据”的搜查令。签上自己名字后，玲突然感到一阵疲惫迎面袭来。她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警察开始动手搜查整个房间。她看到他们翻开她带来的衣服，接着，他们找到了成箱的圣经……

玲被关押在91号监狱，那是中国四大知名监狱之一。审问她的警察只问她三个问题：名字，名字，更多的名字。“谁支持你？其他领袖是谁？谁给你这些圣经？”她明白暴露团契内任何人的后果，她拒绝回答。

审问反复进行了两个多月。

除了频繁受审之外，玲还必须与其他犯人一起劳动。他们的工作是制作打火机。打火机质量控制得很严，因为它们是要出口到西方国家的。虽然发着高烧，病得很重，但如果她完不成每天的定额，就会受到拷打。

“我们知道怎样让人开口”

七月，玲被遣送到她家乡的公安局。追捕她将近十年了，那里的警察发现她被拘捕后欣喜若狂。他们在审讯犯人方面更有经验，就像一个警察告诉她说：“我们知道怎样让人开口。”

审讯继续着，连续的高烧和91号监狱中繁重的劳动已经让玲虚弱不堪。她所受的痛苦超出常人的想象。她嘴唇发冷，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审讯是严酷的，但她没有给他们任何资料。他们

用的手段不同，但问的问题却是一样：名字。“谁是你的同工？”他们一遍遍问，“你与国外什么人有关联？交代你们的非法聚会。谁给你们这些书和圣经？”这些问题令人晕眩。尽管招供的诱惑很大，但玲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泄露其他人的身份。有时警察会给她看她和同工们的照片。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同工是谁，为什么还要我供出他们的名字呢？现在说出他们的名字又何妨呢？玲问自己。

恐怖的一天来临了。十名警察走进审讯室，其中一个拿着一个两头开着的夹具。两个警卫粗暴地将她脸朝下把她按在地板上，把她一只胳膊扭到背后，然后猛地把她另一只胳膊拽过肩头，让她的两只手距离背部只有十几公分。一个警察用皮靴踩住她的背，以便有足够的力量把她两只手拉到一起；另外两个警察急忙用夹具夹住她的两个拇指。他们上紧夹具，迫使她的拇指合到一起。

她的肩关节被扭到非正常的位置，玲听到自己的骨头嘎蹦作响。然后两个警察松开了她的双臂，受刑扭曲部位的全部重量像霹雳一样击穿了玲的整个身体。

“拇指夹具”如此残酷，政府早已把其对妇女的使用列入非法。玲在痛苦中呻吟着，也看到了其中的讽刺。村庄里曾有人议论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去做男人才做的工作。他们的话曾让她一度在服侍中丧失信心。现在她却正遭受着男人才受的刑罚。

玲知道会面临什么。她认为自己只有一个选择：面对死亡或是出卖她的弟兄们。她决定死会减少一些痛苦。

“站起来！”一个警察踢着她的脚，冲她大喊。她挣扎着跪起来，背部猛地一棒又把她击倒在地。疼痛像闪电般刺穿了她的身体。她手腕红肿，双臂因长时间被夹在背后而发麻。她无法呼吸，几乎不能动弹。

“求你，我不能……”玲的声音颤抖着，她努力想保持清醒。冷汗顺着她的前额淌下来，灼烧着她的双眼，她在痛苦中向神呼求。她怀疑这是否就是耶稣在知道自己要受苦并要上十字架时在

客西马尼园祷告时的感受。她想知道是不是快要死了。

审讯进行了三个小时。玲的拇指被夹具夹在背后，她的身体被痛苦地扭曲。最后她在疼痛中昏过去了。

醒来后，玲发现自己躺在牢房肮脏的地板上，也听到附近有人在说话。最后，有人走进来，把她抬到木床上。她全身疼痛，不能动弹。甚至不能起来吃饭或上厕所。整整十五天，她就这样躺在床上。同时，警察也在商量怎样处置她。

慢慢地，玲从酷刑中恢复过来，又在监狱恶劣不堪的牢房中待了五个多月。后来，因为警方无法逼她说出其他信徒的名字，缺乏控告她的证据，他们勉强把她释放了。

苦难是一所学校

1995年1月寒冷的一天，玲扣响了一个同工家的门。“玲！”她的朋友路得看着眼前虚弱不堪的身影惊叫道。她很快把玲拉到屋里，拥抱着她，连珠炮似的问她问题：“玲，我们都为你担心。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这么瘦！一切都还好吗？警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你的消息。你是怎样熬过来的？又是怎样出来的？”

玲出狱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信徒们为她举办了一个即兴庆祝活动。虽然玲筋疲力尽，但重新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她高兴万分。聚在一起感恩祷告时，玲说：“谢谢你们大家在过去几个月中为我恒切地祷告。没有神的帮助和你们的祷告，我是不会活下来的。相信我，许多日子我认为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但神是信实的，他提醒我他对我的爱。我认为受苦是一所学校。如果你能成功从这所学校毕业，你就过关了。但如果你失败了，那你就毁了。监狱对我来说就是那所学校，在里面我只能完全依赖神，而这种依赖使我更亲近神。我一直教导在面对试炼时你们要为神刚强起来。现在我可以更确信地告诉你们，不管你经历哪种艰难，耶稣都会永远与你同在。”

入狱之前，玲一直在学习并讲授新约使徒保罗和其他为基督受苦的使徒的生平。现在她跟同工开玩笑说，去天堂后，她打算先问候耶稣，然后与保罗握手并问他：“你活在世上时，生活跟我的一样艰难吗？”

玲还不到三十岁，身体上经历的虐待让她很难完全恢复健康。但是，为了树立一个好榜样，她马上投入到家庭教会的服侍中去：教导和带领圣经学习班，与外国人联系传递信息和获得帮助，并确保有圣经继续供应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政府的逼迫使信徒在全中国扩散开来。家庭教会人数也增长到几百万，对圣经的需求也更加紧迫。玲努力确保每个家庭教会至少有一本圣经。

1996年9月的一个晚上，玲告别了一对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夫妇后回到家中。十点钟左右，她和她朋友听见有人敲门。

一个男人的声音喊着：“开门！我们要检查你们的居住证。”

玲看了看付和生，摇了摇头，示意这一定是警察。玲打开门，五名警察闯进来。“你们被捕了！”其中一个宣布说。他们给玲和她朋友戴上了手铐，玲又一次沮丧地眼睁睁看着警察胡乱搜查她的个人物品。这又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老朋友

到警察局后，玲被带到局长面前。他嗓音柔和，曾在她最近一次被捕中审理过她的案子。“局长，这是玲……。”带她进去的警察介绍说。

“好的，我认识她，”局长说，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笑，“我们是老朋友了。好吧，玲。我想这次你跑不了。你和你教会的档案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今晚我们还抓了你们另外两个带头人。总的来说，今天是很有收获的。”他漫不经心地扬了扬下巴，“带她到12号牢房。”他起身向门口走去，还回头说了句：“我可要回家了。”

一周后，玲看到局长漫不经心的态度，心里焦虑起来。他们为何不审问她呢？他为何那么放松？他们是怎样查出并抓到另外几个人的？玲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掌握了有关他们大量的信息，她压制着心中阵阵的恐慌。她也猜测警察一定比以前更清楚她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有多大，或许从她第一次获释后他们就一直在跟踪她，一定也了解她经常与国外的人见面，知道那些对家庭教会运动感兴趣的人和访问她所在地要求见她面的人。

好吧，玲对自己说，这一切我都想通了。教会人数日益增长，警察迟早会发现她的具体行动的。她已经接受了监狱生活，想到耶稣的话“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又一次得到了应验，她就更热心。

接下去的四个月折磨着玲。有时，她会请求抓获她的人：“如果你想处死我就处死我好了；想判刑就判我刑；想放我出去就放我出去。只是不要像上次那样无理把我关在这里。”

她这样大胆地抗议却没有人理睬。偶尔一个警卫会向她吐痰，嘲笑她。

有时，玲以为自己要疯了。她每天都坐在一张作床用的木凳上。小小的牢房原来是个拘留室，因为漏水，地面常常是湿的。最多时牢房关了二十多个女囚犯，她们要用很长时间从地面向外舀水。

许多其他犯人频繁地出入这个拘留室，他们或者很快被转移到其他监狱，或者被释放。而玲好像被忽略了，她很少有机会离开这个又小又拥挤的牢房。白天，警察不允许她躺着甚至靠墙坐着。她或者站着，或者笔直地坐在木板上。成群的苍蝇和蚊子使原本肮脏的牢房更加污秽不堪。

终于有一天，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张表，出现在牢房门口：“签字吧。”他命令道。

玲伸手接过那张表，“这是什么？”她问。

“签字就行了，”那个警察厉声说，把表扔给她，“你被转移

了。”

玲很快看了一眼这张表，她的心沉了下去。这是一个判她去“劳动改造所”服刑三年的通知。政府允许犯人接到这样的通知后，有半个月的时间为自己辩护或上诉。但玲没有这样的权利。

“今天你就离开。”警察告诉她说。

玲还没来得及抗议，他已经大踏步走开了。他的皮靴踏在水泥地板上的声音久久回荡在监狱狭长的走廊里。

三年！

神啊，请保守中国的教会，在去十八里河劳改所的路上，她默默地祷告说。她对神为自己和同工们成就的一切而感恩，但她也担心教会将面临怎样的难题。团契的十个领袖中，她知道至少有四个已经被抓了。付内叔叔被拘留在当地监狱，还有另外两人去了另一个劳改所。

到劳改所后，他们给了玲一小袋个人用品和一碗米饭，然后带她进了牢房。

监狱内祷告 呼吸般重要

“玲，欢迎你。我们已经知道你要来了！”牢门咣的一声关上后，一个声音问候道。原来这个牢房里有几个是她曾带领过的信徒。听到她们亲切的招呼，她不得不笑起来。她知道她们很高兴和她分在一个牢房。她们彼此拥抱着，低声做了一个祷告。玲想象不出还有多少信徒会加入她们的行列。

她被安排住在上铺。第一天晚上，爬上床后，玲开始大声祷告。“嗨，”有人大声说，“在这儿你不能这样做，如果被发现，你会受到处罚的。”

“但警察没有规定不允许基督徒祷告，这就像不让他们呼吸

一样。”玲反驳说。

“规定就是这样，”另一个女人说，“不仅这样，你还不允许留长发。”

玲抚摸着自已长长如丝般的黑发。像她母亲一样，她一直留长发；她并不是想得虚荣，但她实在难以想象自己剪掉头发会是什么样子，会有多么难看。泪水第一次涌上眼角，她默默祈祷神留住她的头发，还没做完祷告，她就知道自己的祈求很荒唐。她环顾了一眼牢房，注意到所有人都是短发，并且都很难看。

劳改所里的生活与监狱里的有所不同。几个月漫长的监禁，玲很高兴白天能够出来走动。这里的食物稍微好一些，但在最初三个月的观察期内，她每天得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来制作假发。摸着自己头上刚刚长出的发茬，她又一次想到其中的讽刺。制假发是困难又枯燥的事情。每天的任务量经常使有些人呕吐，玲发现自己很难再有心思去考虑别的事情。

生活成了单调的重复：起床，吃饭，工作，睡觉；再起床，吃饭，工作，睡觉。如果工作量太大或是当天任务没有完成，她们甚至会干通宵。玲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像以前那样默想神的话语和祷告。她曾经那么多年自由地在中国中部传道，教导和照顾别人，这种新生活的种种规定和限制对她是一种打击。

“神让我们在这里有他的旨意”

每天早上五点哨声响起时，她们准时起床，十分钟整理床铺，在院子里排队，十五分钟吃饭，接着在工厂工作一天。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对包括玲在内的大部分人来说，生活陷入了永久的劳累和乏味。玲和妓女、吸毒犯、强盗还有那些被称为“社会垃圾”的犯人一起工作。长时间的工作让她疲惫不堪，渴望睡眠，她发现夜间祷告越来越困难。

然而，几周过后，当她把自己的景况完全交托给了神，她原

有的勇气又出现了。她渴望跟其他几个信徒分享她的信心。“神无论把我们放在什么环境中，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学习顺服，对吗？”她告诉她们，“所以我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有他的旨意。现在我们身边全是口吐脏话、行为不轨的罪犯。神让我们学着去用他的爱去爱她们。爱那些在外面的人——我们的朋友和同工，是容易的。但神想让我们也爱这些人。”

玲为众多劳改犯中仅有的几个信徒感恩。当一个信徒灰心失望时，另一个会鼓舞她振作起来。不能公开地祷告和分享让玲十分沮丧，但她也找到其他时间和地点为她们祷告，鼓励她们，比如在她们出去上厕所或排队等午饭时。

不久，劳改所官员就发现了玲的领导才干，让她做队长管理她所在的工作小组。她现在负责管理牢房里的五十个犯人，并监督假发厂二百个犯人的工作。这个任命也让玲有了更多的机会为主作见证。尽管她的工作挑战性很大，犯人之间经常发生的争斗让她怒不可遏，但她还是干得很出色，最终赢得了劳改所几个犯人的心。

“你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几个女犯问她，“你这么善良，这么优秀，又有领导才能，你在外面一定会干一番事业的。”

玲抓住每个机会分享她入狱的原因，由于她的见证，许多人秘密信了主。尽管她们没有圣经，但玲会教她们她能记得的经文和赞美诗歌，还教她们祷告。想起那个老人精心抄写的圣经和自己背诵经文的承诺，她很高兴这一努力能派上用场。

“像我这样的人能信耶稣吗？”

玲出色的工作记录也引起了劳改所干部的注意，她所在的小组生产总是第一，争斗和事故也少的很。一天，玲的指导员陶女士在工厂大厅里拦住了她。

“玲，我看过你的档案，”她说，“我知道你的活动，也知道

你是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领袖。你到这里已经十一个月了。我注意到你对那些犯人很友好，特别是那些声音嘶哑、永远愤怒的麻烦制造者。你的行为与她们不一样，并且你看起来好像很爱她们，为什么？”

玲既紧张又激动，她说，“我与她们行为不一样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已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耶稣基督。他是我活着的理由。他使我能爱这些不可爱的人。”玲屏住了呼吸，期待着陶女士的反应。仅仅提及宗教可能会导致她刑期延长或被禁闭到一间“盒子”牢房。她永远无法预料审问者是否在试图让她落入圈套。但让玲吃惊的是，她的上司脱口而出：“像我这样的人能信耶稣吗？”

“当然能！”玲回答说，“但你不怕政府把你从这里赶出去，你会失去你的工作吗？”

“你难道不怕你对我谈论这些，我会延长你的刑期惩罚你吗？”陶女士针锋相对。

“只要我知道我在这儿有目的——知道你有一天会信耶稣，我可以永远待在这儿。”

“你喜欢待在这里？”

“不，一点也不，”玲说，“我在这儿是因为耶稣爱你，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都是神所赐予的。”

陶女士又提出了几个问题，玲都给了她回答，继续告诉她神的慈爱。

虽然陶女士很感兴趣，但她不轻易接受。接下去的几个月中，她们继续着彼此的秘密谈话。终于有一天，她对玲说，“即使我信了，也只能秘密相信。我的邻居有几个是基督徒，但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所限，我从未与她们打过交道。你是我第一个真正认识的基督徒。”

玲只是笑着，在心里为她默默祈祷。

以后的两年中，玲继续尽力在劳改所服侍神，为神做工。繁重的劳动和营养的缺乏使她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玲有时会怀疑

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后来，十二月的一天，陶女士把她叫进办公室。她坐在桌子后面，表情严肃，手里握着一张表。

“那是什么？”玲问道。

“我刚刚接到你的刑期改判书，需要你签名。”陶女士回答说。

玲站在那儿，惊呆了。她在头脑中徒劳地搜索着任何最近会导致她延刑的事件。是不是有人向监狱官员撒谎诬告了她？陶女士和玲已经成了朋友。玲一直在跟她谈论基督，也可能是有人偷听到了她们的谈话，举报了她？

她胡乱猜测着。陶女士读改判书的声音把她重新拉回到现实中，“……刑期一年。”

玲的心一沉。陶女士抬起头来，惊奇地看到玲忧郁的表情。“玲！你听到我念的了吗？”她提高声音说，“他们认为你已经被改造好了，把你的刑期减少了一年！”

玲哑然。

“好吧，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无话可说。”陶女士笑了，“祝贺你，玲，还有不到三周你就会被释放了。”

一个分离的世界

三周后，玲站在劳改所大门外齐脚深的雪中，焦急地等着付内叔叔的到来。早上逼人的寒冷让玲单薄的身体瑟瑟发抖。被改造好了，她回想着这几个字。那仅仅说明劳改所警察没有抓到她向其他犯人传福音并且还教导她们圣经。她希望这也会意味着警察会暂时不打扰她的生活，让她安静一阵。

能够重新传福音和教导教会成员让玲很高兴。但她清楚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了。许多监狱生活的烙印是很难一时摆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重新适应监狱外面的生活，也求你继续与监狱里面的姊妹们同在。

付和生开着车到了，他们彼此欢喜拥抱。因为任何信徒去监

狱探望玲都可能会遭遇极大危险，所以在监狱的两年中她很少有探望者。很快她得知一些教会领袖已经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几个新的差会也已经建立起来了。

车转到马路上，玲感到胃里一阵恶心。我很久没有坐过车了，她在心里自嘲。四小时的行程让玲痛苦不堪，她不得不蜷缩在车尾的座上，一面体味着获得自由的兴奋。

正如她所料，玲发现自己的确很难适应监狱外面的生活。在劳改所时，警察从不允许关灯。车间里开着灯，就连牢房里也是灯光彻夜不灭。教会已经有新的领导班子，这让她重新担任以往的领袖地位更加困难，特别因为她是女性。团契似乎再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她感到悲伤，但她同时也清楚知道自己必须少承担些责任，好好休息，让身体尽快好转。目前这种安排可能是最好的了。

一网打尽

玲搬进了中国中部一所大房子里，跟一个教会领袖的家人住在一起。玲的房间在二楼。教会的领袖决定从八月十九到八月二十三在这里秘密聚会。玲本想参加，但她被安排在会议期间去中国西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她猜想他们这样安排是因为不想让她再陷入麻烦，但她不确定。三十多个重要的教会领袖会到场，对玲来说，这是一个重新聚集和委身带领工作的好机会。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刚刚完成在中国西部任务的玲收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玲！马上回来。所有领袖们都被捕了，你是唯一一个逃脱的！”

第二天，匆忙赶回家的玲发现信徒们陷于一片恐慌之中。几个教会领袖的妻子把怨气发在玲身上，认为她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尽管她才出狱六个多月，但朋友们告诉她，公安也在追查她的下

落。

玲马上负责起全局。她首先把所有地方信徒聚集在一起，安排每个小组负责追寻一到两个被捕领袖的下落，为他们收集衣服、食物和钱并送到公安局。

这次逮捕事件震动了整个中国教会，因为这些被捕的都是中国各地教会主要负责人。他们被捕的消息很快通过电子邮件传到了国外，继而又通过美国之音传遍了中国。人们从国内外打来电话询问最新的情况，玲负责发布消息。很快，领袖的家人也赶来了，玲接待了他们，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

五周后，在交纳了数额不菲的罚金后（每位领袖的罚金高达一万人民币），除六位领袖外其他人都被释放了。玲负责筹集这批罚金。信徒们都很贫穷，为这么多领袖齐集这么一大笔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玲拒绝放弃，监狱里的弟兄比任何数量的钱财更宝贵。她继续到处筹款，直到凑够资金为止。

玲身心俱惫，感觉自己快要被压垮了。但若不营救的六个领袖获释，她是不能休息的。他们都是他们的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也是警察重点追捕的对象。玲现在担心他们可能会被判死刑。

只有孤注一掷了，玲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

“我想跟局长谈话。”

“你是谁？”接线员问。

“我叫玲。局长知道我是谁。他正在派人追查我。”

“是玲，我的老朋友！听到你的声音我很吃惊，”局长熟悉而柔和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你现在在哪儿？”

“这并不重要。我需要与你商量一下我几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朋友的事。”

“当然可以，你来公安局，我们可以面谈。”

“不，我只能在明月酒店与你见面。而且你必须单独来，我会监视你的。如果有其他人来，我是不会出现的。”

玲知道他会答应的。没有别的原因，单是他的好奇心就足以促使他答应。为什么一个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躲避他的传道人会约他见面呢？

“好吧，几点？”

“今晚七点。”她说。

挂断电话后，玲去见了一个她知道自己可以信赖的弟兄，把整个情况告诉了他，并问他是否愿意跟她一起在酒店外面等候。“如果我没有出来，你就知道我被捕了”

傍晚6:50，玲和她朋友躲在酒店外面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等待并观望着。局长带着几个警察出现了。玲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但当她刚要准备转身离开时，却发现局长一人走进了酒店，其他人都等在酒店外面。玲从后门走了进去，在餐厅见到了那个局长。

“玲，见到你真高兴，”他和善地向她打招呼，好像他们的确是老朋友似的。“你不怕我会逮捕你吗？”

“怕的话我就不会来了。现在我还是来了。”

他们各自点了菜。玲告诉服务员说她来买单。然后她切入正题：“你打算怎样处置我的朋友？你已经收了罚金并释放了其他人。如果你要钱，我会给你。你想要多少？”

“慢着，玲！”他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呢。再说，我帮不了他们。这都是你的错，是你导致了这么一场公众洋相。”

玲知道他想威胁她，但她没有放弃。她愿意尝试别的办法。进餐期间他们又谈了两个小时，玲也穿插谈论她的信仰，解释她和被囚的领袖为何如此热情地传扬耶稣基督。那位局长恭敬地听着，注意到了玲中对她朋友们的挂念。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拒绝给她他们会被释放的希望。

玲的手掠过她厚厚的黑发，她的头发终于又长起来了。她想起她母亲曾经祷告把她献为活祭，想起支撑她走到今天的那句经文：“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羊入狼群。”

玲问自己是否到了该回受苦的学校的时候了。

回到学校

吃完饭后，玲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留意到徘徊在外面的警察，她决定孤注一掷：“好吧，你们不是一直在找我吗？我现在就在这里。逮捕我，把我的朋友们放了吧。”

局长把头斜向一侧，轻轻一笑，认真地说：“你真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特殊的一位。”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他起身离开了餐厅。

玲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感觉自己失败了。她心情沉重，怀着绝望回到家中。她知道她的同工朋友们在监狱里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玲得知又有两个基督徒被捕了。仍被囚的几个领袖由地方拘留所转移到了公安局，并在那里受到了严刑拷打。他们的劳改刑期从一年到两年不等。

玲继续着自己的服侍，感到一丝孤独。上次监禁仍然让她的身体虚弱不堪。许多领袖劝她放下自己的工作好好休息，但她拒绝了，想起母亲曾如何鼓励她，为了让她服侍神多么辛苦地推磨。她想念母亲。她已经几年没有回家看望她了，只是现在回家对她来说太危险了。

玲仍然是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她经常独自在房间哭泣，求主加给她力量完成她的使命。

2002年4月16日，玲房间里的电话又一次响起。她教会中的三十个基督徒被一个狂热的邪教组织绑架了。玲又一次拨通了她在公安局“朋友”的电话。重新投入工作……

后记

玲仍然继续过着艰难的生活，但她工作的果效是显著的，通过她与局长“安排”的见面，神为她开门，让她能代表中国家庭教会为基督徒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她和政府部门的接触也遭到许多非议，受到许多基督徒的强烈反对。面对他们的批评，玲回答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仍是中国人，这还是我们的祖国。”

玲对传福音从不退缩或妥协。入狱的风险和威胁也从未阻止她抓住每个机会大胆为弟兄姊妹伸张正义。她在政府的监视名单上，但她也在神的保护名单上。神奇迹般地保守她没有再回到监狱。

但如果需要，玲也做好了再回到监狱的准备。“我准备着回到那个学校，”她说，“我知道神既然连我的头发都数算过了，他也会向我指示他的道路，我也会行在他的旨意中。”

玲的另一个挑战是团队建立起来才会结婚的承诺。当时，他们推测这个承诺可能会是十年。当初还是少女的玲猜想十年后她会有足够的时间结婚。可是，在中国，年过三十的单身女性很难找到伴侣，玲现在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许多人，甚至她建立起来的教会长老，都多次告诉她一个女人的角色是在家里，洗衣，做饭和照顾孩子。玲承认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但她也知道神对人有不同的计划。她提醒那些批评她的人说，在家庭教会成长初期，是女性承担了传福音的危险工作。她也指出，被差遣到中国偏远地区传福音的队伍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许多教会领袖也知道这一点。

对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玲有一个异象。她相信这将是家庭教会壮大兴旺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重新投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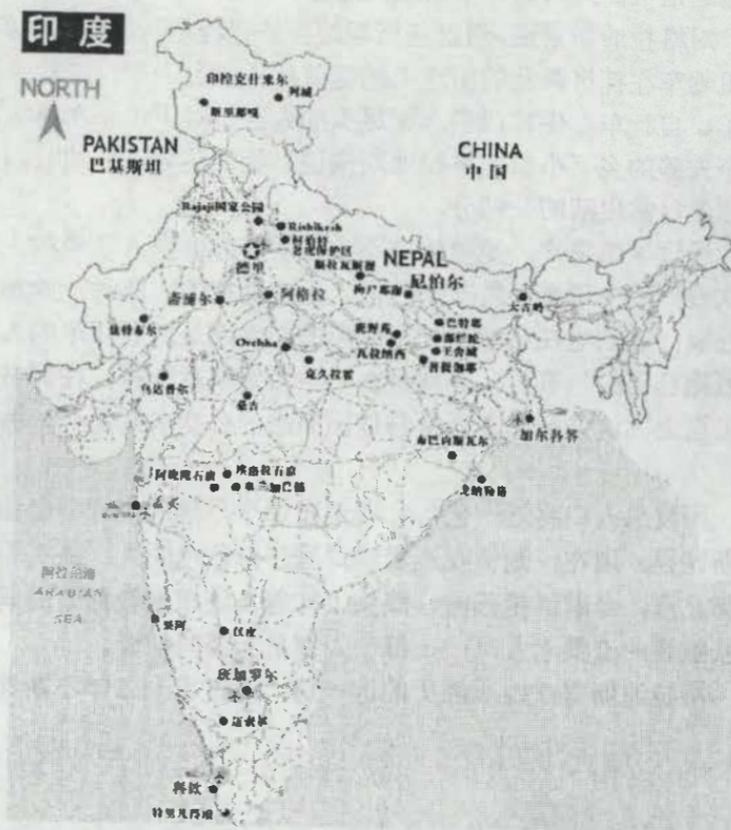


>> 7

格拉迪斯

饶恕的生命线

印度 India



1981年11月

那是温暖湿热的一天，三十岁的格拉迪斯·温泽赫德到达了位于孟加拉海湾边界、距离奥里萨邦的加尔各答市西南110英里的玛雅哈尼地区。我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这里，她边想边尽情打量着周围的景象。刺鼻的辣椒味透过房屋和商店的窗户弥漫在空中，与来自街边的垃圾、臭水沟和在街上自由漫步的“圣牛”（在印度教中，牛是神圣的）身上的腐臭味夹杂在一起。炎热更加重了这气味。但经历了北部寒冷的气候之后，格拉迪斯很高兴来到一个温暖的地区。

对格拉迪斯来说，沿巴基斯坦边界的行程是一段信心的经历。司机驾车在拥挤杂乱的街道上蜿蜒前行，躲过卡车、三轮车、出租车、自行车、牛和似乎永无尽头的人流。对于生长在澳大利亚一个安静的乡下小镇的格拉迪斯来说，她很诧异这样的喧闹竟然是印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透过旅馆窗户，她曾焦虑不安地看着外面令人眩晕的人群。每次看到一个母亲领着孩子们混入无情拥挤的人流时，她都会屏住呼吸；看到坐在小型摩托车后座的妇女不是抓紧开车的人，而是紧抱自己的包裹时，她就会在心中为她默默祈祷。在拥挤不堪的街道上，这些摩托车经常与迎面而来的公交车或是卡车擦身而过。

印度总人口将近一亿，几乎遍布每个角落的人群都会让格拉迪斯诧异。现在，她惊叹地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蓬头垢面的赤脚儿童，身着鲜艳莎丽、额头上抹着传统印度教标记的妈妈，皮肤皴裂的沧桑老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

格拉迪斯喜欢她所经历的一切。经过了十二年不断地灰心

失望后，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回应了上帝对她一生的呼召——到国外服侍穷人。过去，她常常怀疑这一天是否会真正到来……

被呼召终生服侍

格拉迪斯在她的祖国澳大利亚的一个基督徒布道大会上回应了上帝的呼召，那时她才刚刚十八岁。出身于昆士兰岛的一个农场的格拉迪斯在教会中听过许多人讲道，也在家中见过她父母邀请的几位宣教士。每个周六下午，格拉迪斯的母亲会把孩子们聚在一起，给他们讲宣教士的故事。非洲、印度、中国……在敬佩宣教士献身精神的同时，这些遥远国度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也让格拉迪斯深深地为之着迷。

成长中已经接触到了如此多的布道工作，格拉迪斯本不应该对那次布道大会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感到惊奇，但事实上，她的确感到吃惊。上帝正指引她到国外终生服侍，格拉迪斯对此深信不疑。从感觉到内心不同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了。她开始理解宣教士为何对他们的服侍忠贞不渝。

从二十岁起，格拉迪斯以成为宣教士为目标来做每个决定。她完成了护士培训——一个要成为国外救援工作者的必然选择。她与没有被呼召去国外服侍的约会对象保持距离。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格拉迪斯清楚上帝不希望与男人的交往让她分心。因工作出色，她最终在一个小诊所谋到了一个领导职位。她也教主日学，并随时帮助教会工作。

每次她的小教会接待一个基督徒人道救援者时，格拉迪斯的精力都会格外的充沛。她渴慕地听着每一句话，同时想象着自己的将来。她问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这样地对会众讲道。这个想法没有令她激动，反倒让她害怕。这并不是因为格拉迪斯非常羞怯，而是她觉得上帝没有给她讲道的恩赐。*用我的护理知识在生活中*

展示上帝的爱，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她告诉自己。

1980年，格拉迪斯二十九岁了，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梦想是否会成为现实。在内心深处，她深信上帝掌管一切，万事都有他的定时。但她头脑中却满了各种疑问，与内心要结婚成家的想法斗争着。她正变得不再年轻了。许多国外宣教士在见证中分享神是如何在他们二十出头甚至十几岁时就带他们到工作的禾场。同时，格拉迪斯的许多同事都已结婚生子了。看到他们小家庭的欢乐，格拉迪斯去国外服侍穷人的梦想有些动摇了。

那一年，格拉迪斯遇见了“动员行动”（一个全球性福音机构）的一名工作者马可·赫德。他曾在印度工作过两年，格拉迪斯马上被他的热情所吸引。她缠住了他，不停地问他有关“动员行动”在印度工作的事，“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的？你能公开给他们传福音吗？他们的接受程度如何？行动组织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你是在哪儿获得支持的？”

马可笑了，觉察到她话语里的激动，他耐心地回答了她的每一个问题。

也许这就是我多年以来一直等待的答案了，格拉迪斯想。下去的几周，格拉迪斯认真读了她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动员行动”的书籍和宣传材料。她得知“动员行动”要求最少工作两年，并要求每个成员寻求上帝的指引去特定的国家服侍。她也渐渐了解了这个组织的性质及其成员和领导们的高度献身精神。她知道这正是她所寻求的。她内心中感到一种平静，开始着手准备加入“动员行动”。

1981年5月，尽管格拉迪斯还不清楚自己会在哪个国家工作两年，但她已经准备好离开澳大利亚去欧洲参加一个暑期的文化适应培训。在跟家人和朋友们告别时，她的心理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回想起与那位热情的传教士马可·赫德见面的情形，去印度服侍的想法便萦绕在了她的心头，但她更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带领。离开的前夜，格拉迪斯的家人聚在她的身边，他们一起唱了大家最

喜欢的赞美诗“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唱完后，格拉迪斯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他掌管我的未来。”

格拉迪斯在欧洲度过的那个夏天是真正学习的经历。带着以往对上帝委身的精神，她吸收所学的一切。睡地板，每周洗一次澡，清扫宿舍厕所，向英国的亚裔群体宣教，寻求培训完以后神的指引……这些都是在国外工作训练的一部分。格拉迪斯梦想着能去印度。她带着这个目标迎接每个挑战。尽管她并不很了解印度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但她内心的好奇和坚忍让她不甘放弃。

那个夏天快结束时，格拉迪斯与一对在英国协调事工的夫妇共进晚餐。席间他们问到了她对以后工作的长远计划。

格拉迪斯解释说她已经向“动员行动”的航海事工和印度团队递交了申请。“我还没有完全确定该去哪儿服侍，我只想去上帝最需要我去的地方。”她回答说。

“格拉迪斯，你已经上了年纪，”那位妻子柔声说。听到“上了年纪”，格拉迪斯吃了一惊。她的国外服侍也许比大部分人开始得要晚一些，但她也才只有三十岁而已。看到她脸上迷惑的神情，那位妻子急忙微笑着解释道：“不，不，我不是说你老了。我的意思是你比许多“动员行动”成员的年龄大一些，更成熟。你有生活经验，也接受了更多的圣经和领袖训练。印度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格拉迪斯欣慰地笑了，并为这个妇人智慧的话语和鼓励而感恩。当初马可·赫德也给她提过类似的建议。她感到上帝给了她一直在祈求的信心和印证。早已成为她生命座右铭的那句歌词此时映入了她的脑海，“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麻风病人之家

在第一次去印度的卡塔克“动员行动”中心时，司机提出顺路去一个地方。穿梭在马路上的人群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并没有认真听司机在说些什么，直到他说：“……玛雅哈尼的麻风病人之家。你不会介意吧？我们就待一会。”

在麻风病人之家，一个名叫格雷厄姆·斯顿的高大英俊的澳大利亚救援人员出来迎接了他们。格拉迪斯听说过许多别的澳大利亚人也在这一地区工作，但她并不认识他们。格雷厄姆陪同格拉迪斯走进大厅，接着便去一边与司机谈话了，留下格拉迪斯一个人在大厅里等着。

格拉迪斯环顾了一下房间，随手拿起一本介绍这个病人之家的第一位工作者凯瑟琳·艾伦比的小册子。她完全被这个病人之家引人入胜的历史迷住了。格拉迪斯注意到从带凉意的地板，到层层粉刷过的十八英寸厚的墙壁，再到凸出遮蔽酷热的阳台，这座历经七十年风雨的平房建筑处处彰显出一种祥和的气息。

格拉迪斯奇怪格雷厄姆的妻子为什么不出来给她沏茶，因为到印度后她很快知道了这是印度人待客的风俗。可是格雷厄姆妻子并没有出现。很快，格拉迪斯和司机就出发了，继续向南部的卡塔克驶去。

在卡塔克“动员行动”中心生活的几个月既忙碌而又美好。格拉迪斯尽力学习印度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前六个星期她跟几个当地救援人员住在一起，六个人住两个小房间。房间里堆满了一摞摞的书籍和总是泛黄的食物。她们用水桶拎水。厕所不过是一个用带孔的水泥板盖住的大坑。格拉迪斯感谢上帝让她在农场长大，让她懂得辛勤劳动的重要。尽管有些日子她感到灰心，但她还是努力保持“上帝的一切安排都是好的”这种积极态度。

每天，他们会两人结伴出发，挨门推销基督教的书籍，向人们传讲耶稣。格拉迪斯喜欢拜访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但她的心

更渴望能去分散于巴日帕达西北部山区的遥远的桑塔尔村庄。她曾在一次穿越乡村的途中路过几个这样的村庄：一排排茅草盖顶的泥房子整齐地列在马路两侧，每座房子旁边都有个手挖的水池。

她听说过桑塔尔的传统和他们的邪灵崇拜。为平息邪灵，他们甚至有时把人烧死献为祭物。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原始，虽然依照现代标准许多疾病能轻易预防和治愈，但孩童的疾病死亡率却高得可怕。为了救活他们的孩子，桑塔尔家庭花大部分积蓄买香火和祭物徒劳地试图平息邪灵。

作为一名护士，格拉迪斯知道，一点基本的科学医疗知识就能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她更知道耶稣能彻底地治愈他们，把他们从可怕的邪灵偶像崇拜中释放出来。看到他们困苦的光景，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攫住了她的心。她渴望有一天能去这些村庄，把燃烧在她内心的好信息告诉他们。

1982年1月，格拉迪斯的机会来了。她所在团队的下一个任务包括访问几个村庄，并参加在那里由当地基督徒举办的“丛林野营”。其中一个村庄需要他们步行穿过七英里险峻的山地才能到达，但格拉迪斯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她热情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从井里拎水，在河中洗澡，伴着被褥中的臭虫入睡。当地妇女喜欢跟这个身材高挑的黄头发护士在一起，她们热心地教格拉迪斯简单的农村生活方式。

对最底层卑贱人的爱

村庄距离玛雅哈尼麻风病人之家不是很远，这让格拉迪斯有几次机会见到格雷厄姆。她也得知格雷厄姆还没有结婚。他们见面多部分是谈论工作，但格拉迪斯也觉察到自己对格雷厄姆日益增长的好感。她尽力把自己的感觉放在一边，专注于手中的工作。

后来，另一项任务使她离开了那个村庄。格拉迪斯很感谢上帝让她有机会跟随“动员行动”队伍去各个地方更好地了解印度。

但麻风病人之家和与桑塔尔村民的接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雷厄姆和其他工作人员对那些麻风病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的关心是令她难以忘怀的。印度教教规让可怜的麻风病人相信是他们前世的罪导致了身上的疾病，他们甚至不配被施舍一杯水。可想而知，他们被家人永久地抛弃，只能靠沿街乞讨度日，生活痛苦不堪。再没有比麻风病人更卑贱的人了，也再没有人比格雷厄姆更关心他们了。

在病人之家，工作人员给病人药物制止疾病蔓延，关爱他们，并告诉病人麻风病并不是来自上帝的咒诅，是可以治愈的。格拉迪斯惊奇地看到病人与探望者接触以及听到关心的话语后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转变。药物帮助治疗烂疮，而工作人员的爱却治愈了他们的灵魂。

病人之家的的工作让格拉迪斯着迷。但她有时也鉴察自己的动机：自己是被格雷厄姆吸引了呢，还是被那里的工作吸引？她的确对他有好感，但她也清楚他不是她来印度的目的。此外，她也无法确定格雷厄姆对她是否也有相同的好感。万一他有呢？她沉思着。他也必须先取得动员行动领导的同意才能与她通信交往，这是纪律。

第二年春天，格拉迪斯没有必要再怀疑格雷厄姆的心意了。她听到消息说格雷厄姆获得“动员行动”领导的批准，可以与她通信。她欣喜万分。整个春天和夏天，信件频繁地在他们之间飞来飞去。彼此的共同之处让他们惊异。两人出生的农场仅仅相隔四十英里，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并且都在年纪轻轻时就被呼召服侍。交往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意识到是上帝明明地把他们带到了一起。1983年8月6日，在澳大利亚一群兴高采烈的亲朋好友面前，他们结婚了。

在麻风病人之家，所有人都为格雷厄姆和他的新娘高兴。他们慈爱的“大大”已经在玛雅哈尼忠心不倦地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现在上帝厚厚地赏赐给他一个同样爱主爱印度人民的美丽的

妻子。对村庄居民和那里的病人们来说，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的婚姻是上帝之爱的奇异见证。他们热切地期盼斯顿先生和夫人从澳大利亚回来。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面临了婚后第一个试炼：印度政府拒绝发给格拉迪斯新的签证。这看起来是毫无理由的，但印度方面的官员就是不让她返回。最后，他们决定格雷厄姆先独自回印度，再从印度为她申请签证。

几个月的祷告后，印度政府同意格拉迪斯回到格雷厄姆身边。但他们给她的是探亲签证，而不是一名国外救援人员的签证。格拉迪斯必须承诺不得说服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格拉迪斯同意了，毕竟她和格雷厄姆不会强迫人们信基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用上帝的爱去帮助那里的麻风病人。如果病人被神的爱所感动，愿意接受福音，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心里所求的

1984年秋，格雷厄姆满怀感恩地迎接格拉迪斯回到巴日帕达。与丈夫的团聚让格拉迪斯激动不已。很快她就适应了作为妻子和管理人员的新角色。尽管有时她仍然想，像以前那样去访问那些桑塔尔村庄，但她用以往随和的态度接受了自己新的角色。

她把刻在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房子墙上的经文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以耶和華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她喜欢在她的新家帮助麻风病人，尤其喜欢与格雷厄姆偶尔去桑塔尔教会。在那里，她与当地人一起参加敬拜，并鼓励教会里的妇女。

1985年，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以斯贴·乔伊。1988年和1992年，以斯贴的两个弟弟菲利普和提摩太也相继出生了。格拉迪斯喜欢照顾自己的小家庭。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开始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这也为他们打开了新的服侍禾场。

把一切交托给上帝

整个九十年代，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都忠实地在麻风病患者和桑塔尔社区中工作。格拉迪斯喜欢带孩子们去桑塔尔村庄跟别的孩子们玩耍。孩子们也喜欢跟他们的父亲参加每年由地方牧师举办的为期五天的各种“丛林野营”，格雷厄姆通常都参加并帮助牧师教导和传道。

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知道许多村民因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断地受到逼迫。他们总是留意这些村民的需要，在与他们交往中，祈求上帝给他们智慧。格雷厄姆只是去村里帮助当地的牧师，支持上帝已经建立的教会；他从不劝服任何人改变信仰。尽管如此，桑塔尔的基督徒还是遭到反对。他们被指责说皈依基督教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或是接受了外国人的贿赂。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因成为基督徒而受到袭击。在他爬上一棵树向远处眺望牛群时，几个因他皈依而怒气冲冲的男孩围住了那棵树，不让他下来。经过对他一阵冷讽热嘲后，他们把一根树枝插进了男孩的屁股。男孩死了——他守寡的母亲痛不欲生。

一群印度教教徒迫害了另一个基督徒男孩。他们先是用石头砸他，后来把他淹死了。除了人身攻击之外，基督徒还必须面临每天来自当地人的骚扰。他们的财产有时会被盗或被毁，或者他们会被禁止下地干活或从村庄的井里打水。每年都有受迫害的消息传来，但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从未受到过任何直接威胁。他们也从未担心过自己可能会成为宗教狂热分子的攻击对象。格拉迪斯在心里说：“我们帮助麻风病人，这又有什么威胁性呢？”

1999年1月一个安静的星期四上午，格拉迪斯享受着与上帝独处的时间，读着她每日的灵修信息。那天的信息讲的是一个丧失视力的十二岁女孩的故事。

当女孩的牧师走进病房探望她时，女孩说，“牧师，上帝拿走了我

的眼睛。”

牧师沉默了一会：“杰西，不要让他拿走。”

女孩困惑不已。牧师接着说：“把你的眼睛给他。”

这个故事触动了格拉迪斯的心弦，她觉得上帝正在问她是否也愿意为他放弃所爱的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以及她所有的一切。她的内心与这个问题斗争着，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十三岁时她就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也是从那时起，她一直尽力单单为他而活。她丢下一切来到印度，后来又与格雷厄姆一心扑在服侍上。她自以为已经把全部交给了上帝，但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不放弃她最亲爱的家人和最爱的东西。

最后，她给上帝他应得的答案。她祷告说：“是的，主耶稣。是的，我愿意。请使用我拥有的一切——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全部。我把一切都交给你。”说完阿门后，她感到圣灵的安慰包围并充满了自己。她想起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故事。她毫不清楚自己的家庭将面临什么，但她深信上帝会与他们同在。

格雷厄姆计划下一周参加在马诺哈普村庄举办的另一次丛林野营。能带着十岁的菲利普和六岁的提摩太一起去，这让他很激动。两个孩子也同样兴奋。他们愿意出去野营，那就像是一种冒险——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睡在吉普车上。最重要的是他们能跟爸爸在一起。圣诞节假期是忙碌的，他们家每天都接待客人。格拉迪斯知道让孩子们单独跟格雷厄姆相处一段时间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四个小时的路程会给他们自由谈话的机会。

十三岁的以斯贴留在家里，因为她要接待两个来自她寄宿学校的朋友。她乐意与朋友们和妈妈在一起过几天轻松日子。

1月20日，星期三，格拉迪斯忙着干活，督促每人做好出行的准备。“菲利普，你的背包收拾好了吗？”她向大儿子喊着说。菲利普像他爸爸一样聪明能干。他总是留意到别人的需要，有

很好的人缘。他对每个人都那么友好，这让格拉迪斯很骄傲。她几乎不敢相信再过两周他就十一岁了。他们平时总是那样忙碌，甚至有时格拉迪斯觉得孩子们的生活正一闪而过，而她却没有时间好好享受他们成长的过程。

“菲利普、提摩太，该上车了。”听到等候在外面吉普车旁格雷厄姆的喊声，格拉迪斯急忙拥着两个孩子走到屋外。格拉迪斯拥吻了两个儿子，然后转身拥吻了丈夫。他们每次离开都会留出充裕的时间道别，因为考虑到印度糟糕的交通状况，他们永远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格拉迪斯知道提摩太对这次坐车旅行感到有些不安。去年十一月份的一次车祸仍然让他心有余悸。那次，司机猛地刹车把他摔倒在车前部，尽管伤势不重，却足够让他心惊胆战了。接着，就在两周前的一次山路行程中，一辆大卡车差点与他坐的吉普车相撞。格拉迪斯理解提摩太的担心，她尽力安慰他让他放心。

“好好玩！星期一见！”格拉迪斯冲渐渐远去的吉普车喊道。

就在她刚要转身进屋时，她忽然想起忘了检查菲利普的背包。我希望他自己记得把夹克带上了。她有些伤感地想着。

她的心又转向了提摩太。他感冒一直没有好转。格拉迪斯知道山中的夜晚会有多么寒冷，特意在背包里为他多塞了几件衣服。格拉迪斯暗自笑了，希望提摩太在唱诗时不要那么高嗓门。提摩太是家里的歌唱家和传道人。他喜欢像爸爸那样讲道。格拉迪斯有时发现他把椅子摆在客厅里玩讲道游戏。他有段时间没有玩这个游戏了，但就在周一那天，格拉迪斯偶尔经过客厅时，发现他正对着一排排空椅子，兴致勃勃地向他想象中的会众唱诗讲道。

她本打算一忙完手中的活就坐下来听他讲些什么。但当她再回到客厅时，他已经去玩别的游戏了。

她不知道那会是提摩太最后一次玩讲道游戏。

1月23日，星期六。凌晨四点半，电话铃响了。格拉迪斯摸着黑下床，睡意朦胧地拿起话筒。她听了一会儿，恐惧像冰一样凉

透了她的脊背。挂断电话后，她试着镇静下来。以斯贴和她的朋友也被电话铃吵醒了，站在房间门口。

“出了什么事，妈妈？”以斯贴问道。

“有人把野营吉普车烧了，”格拉迪斯回答说，“我只知道这些。让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先祷告，然后你们回去睡觉，你知道我们今天会很忙。我保证他们会平安无事的。我一知道详细情况就会告诉你们的。”

当格拉迪斯慢慢得知事情全部过程后，那些详细情况比她想象到的都更触目惊心……

燃烧的愤怒

小小的马诺哈普村庄在文化上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村里大约一百五十户人家中，大约二十二户渐渐皈依了基督教。总的来说，双方一直和平相处。但是近来，村里桑塔尔部落却对基督徒们越来越不满。

1998年夏，冲突差点爆发。桑塔尔人相信，王公节期间，土地正处于行经期。而一些基督徒农民仍耕种土地的做法激怒了他们。双方的争执最终被平息了，但两方关系仍很紧张。接着，就在格雷厄姆和两个儿子参加丛林野营的前几周，又有一起事件发生了。部落里的人反对在村里的一个基督徒婚礼上演奏桑塔尔式基督教音乐。这个部落因狂热固守传统而闻名。这种对立激怒了更固守传统的部落成员，给他们正燃烧的愤怒火上浇油。

格雷厄姆的到来给了为蓄谋已久的愤怒的桑塔尔提供了机会。现在他们可以报复那些“明目张胆违背传统的异教徒”了。他们设法获得了答拉·森和的帮助。答拉·森和是一个擅长趁势制造社会麻烦的社会极端分子和宗教狂热分子。他的活动通常是以暴力来袭击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

1月23日凌晨十分，他残酷的暴力行为终于爆发了，其结果简

直令人难以置信。

就在前一天的傍晚，格雷厄姆和两个儿子吃完晚饭后告别了同工们。大约九点半，三个人爬进吉普车准备睡觉。夜晚的空气很凉，为了让车里暖和些，格雷厄姆细心地把一张草席盖在车顶上。他总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们更舒服些，也总会在临睡前与孩子们一起祷告。

他们的吉普车紧挨着另一辆车停在祷告大厅前。格雷厄姆的朋友格什博士睡在附近一户基督徒人家里。大约午夜时分，格什博士被外面的嚷闹声惊醒。他跳下床，跑到窗户旁，惊恐万分地看到一群暴徒手拿斧头、棍棒、刀子，举着火把正穿过田野向两辆吉普车围上来。暴徒们愤怒地叫嚷着，肆无忌惮地袭击了格雷厄姆的吉普车。他们砍裂轮胎，打碎车玻璃，用武器狠狠击打车里受惊的三个人。格雷厄姆徒劳地试图保护两个宝贝儿子。格什博士冲向门口，却发现门已经从外面被锁住了。被困在屋里，他只能五内俱焚地眼睁睁看着恐怖的一幕继续。

暴徒对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毫不留情。当时要逃脱残酷的暴行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有人冲出来帮助受害者，暴徒们在周围每座房子前都派了几个人把守。他们冲无助的村民嚷着：“不许出来，否则连你们一起杀了！”

与格雷厄姆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哈斯塔痛苦地呼求暴徒们住手。他惊惧地看到袭击者把草塞到吉普车底下。答拉·森和第一个点上了火。哈斯塔冲出去，试图用水浇灭火焰，却遭到毒打。冷酷无情的暴徒们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格雷厄姆，菲利普和提摩太在痛苦中尖叫着，直到火焰吞没了他们的喊声，把他们烧成了灰烬。

这一切正发生的时候，大约100米以外，一群桑塔尔青年正伴着有节奏的鼓点表演着传统的桑塔尔舞蹈，好像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一样。

一小时后，暴徒们消逝在田野中。先被袭击者赶出村庄并且

急得要发疯的哈斯塔到村庄首领那里求助。另一个人被派往十五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通知警察。但一切都太迟了。当哈斯塔回到现场后，他悲痛欲绝地认出被烧毁的吉普车外壳，车里是三具烧焦的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尸体。他知道这一幅图画会永远留在他脑海中。

惊恐的基督徒们从房子里走了出来，聚集在这悲惨的现场旁边。他们在沉默与震惊中站立了一会，每个人心里都问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把这一切告诉格拉迪斯和以斯贴？

悲痛的波浪

早上七点，格拉迪斯梳洗穿戴，为即将开始的忙碌的一天做准备。电话铃第二次响起，是一个记者询问格雷厄姆和两个男孩的年龄。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格拉迪斯问道。那位记者意识到格拉迪斯还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他不想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她。他说再见后就挂断了电话。

“格拉迪斯，他们说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失踪了。”一个朋友告诉她。

“失踪了？噢，我的上帝！”格拉迪斯惊呼说，“我两个宝贝儿子怎么了？他们与其他人走散了吗？”

接着，她朋友戈雅斯芮过来了，帮她接电话。但事情变得越来越异常了。格拉迪斯内心一片混乱。她仍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她期待着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会随时走进房间。她的头脑不能接受任何可怕事情的发生。她仍然乐观地期望他们尽快回家。

接下去的两个小时里，越来越多的朋友来了，有更多记者赶来拍照。房子内外、阳台上，到处挤满了人。格拉迪斯忙着跟记者打招呼，也忙着照顾以斯贴。她仍然不明白所发生事情的严重性。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她。

终于，大约九点半时，戈雅斯芮拉着她的手说：“格拉迪斯，我需要跟你说件事。”戈雅斯芮腾出了一个房间，拉着格拉迪斯走进去。戈雅斯芮说：“格拉迪斯，我不想让你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为了以斯贴，你要坚强。”

格拉迪斯满怀疑惑地听了整个消息，她的头脑极力想否定她朋友告诉她的事实。但现实就摆在面前。话一出口，是永远也不可能收回来的。不可能！她在心中大喊，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他们不可能在吉普车里。一定是人们弄错了。他们不可能被——不可能是——被活活烧死了。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谁会残忍地做出这样一个邪恶的举动？

一阵悲痛的波浪涌来，威胁着要淹没她。但格拉迪斯必须再问她朋友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是戈雅斯芮弄错了，也许消息本身就是假的……

“戈雅斯芮……你是说他们死了？格雷厄姆、菲利普和提摩太，他们真的不在了？”

戈雅斯芮满含悲伤的眼睛告诉她消息是确定无疑的。格拉迪斯在挫败中瘫坐在椅子上，“我怎样告诉以斯贴？”她呻吟道。

时间停止了，但生活仍继续着。格拉迪斯在无言的痛苦中度过了接下去的几分钟，心里想着怎样把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告诉以斯贴。电话铃仍不住地响着，人们从澳大利亚打来电话想了解发生的一切。更多的邻居和朋友也来了，分担着悲痛；记者手中的相机不停地闪着；但格拉迪斯只想着她的女儿。

“妈妈，出了什么事？”以斯贴问。

格拉迪斯握着女儿的手，注视着以斯贴天真的眼睛，“看起来我们好像被落在了后面，”她轻声告诉女儿，紧接着毫不犹豫地补充说，“但我们会饶恕他们。”

“是的，妈妈，我们会的。”

以斯贴在震惊中听着恐怖的消息，两眼发呆。格拉迪斯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试图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了他们生命的可怕

事件。现实让格拉迪斯在情感上麻木。但房子内外不断地人流帮助她打起精神来。最后，当地医生的儿子走近格拉迪斯，低声问：“他们想知道怎样处理尸体。”

他终结的话语抹去了残留在格拉迪斯脑海里的最后一丝疑惑。

“把他们带回巴日帕达。格雷厄姆把一生都献给了这儿，他会愿意被埋葬在这里的。”她说。

接下去的一周，格拉迪斯接待着来访者、记者和政府官员。最后，格雷厄姆的同工们从玛雅哈尼回来了，有关恐怖袭击的全部细节开始流传开来。格拉迪斯得知许多村民见证说他们曾看见一束耀眼的亮光从天而降，罩住了燃烧的吉普车。她也得知附近的基督徒们是如何被阻止去施行帮助，还有他们勇敢的朋友哈斯塔是怎样试图浇灭烈火。

格拉迪斯逐渐意识到，这次袭击并不是醉酒恼怒的村民自主发动的，而是一个致命打击基督徒群体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阴谋者只是选择了格雷厄姆作为他们的目标而已。

可怜的哈斯塔悲痛欲绝。他的父母曾住在麻风病人之家，哈斯塔也出生在病人之家。格拉迪斯知道他深爱着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格拉迪斯从心底里切切地为他呼求。

父啊，饶恕他们

葬礼是在星期一上午十点举行的，这也是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应该从丛林野营回家的时间。三个铺满鲜花的棺材到了，很快，整个巴日帕达的生活似乎都停止了。商店和学校关门了，许多政府官员也赶来追悼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麻风病人之家的病人们为他们去世的“大大”悲痛。格拉迪斯和以斯贴选择与病人们一同坐在草地上，这让在场的人吃惊。一些人主动念悼词或分享圣经经文，这使整个印度传统葬礼看起来如同上帝安排的一般。人

们鼓励格拉迪斯讲几句话，但她并没有准备好站起来对着这么一大群人讲话，而是问以斯贴：“你愿意跟我站起来一起唱一首歌吗？”

以斯贴点了点头。人们静静地看着格拉迪斯和她女儿走向前台，然后她们一起唱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支撑着格拉迪斯的那首赞美诗。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尽管与以斯贴唱歌时，格拉迪斯很自信。但现实中的她却心里唱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现实*。事实是，每一次她只能坚持一小会儿来面对将来。但这已经足够支撑她度过难关了。她的生活渐渐成了悲剧中持守信心的见证。尽管身心俱惫，但在内心深处，格拉迪斯拥有平安。她想让全世界知道她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为基督殉道而感到荣幸。

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勇敢的以斯贴说道：“我很感激上帝允许他们为他受苦。”格拉迪斯用自己的话重述了以斯贴的意思：“我真心地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一定会通过这一次事件来成就他的永恒的旨意。赞美归于他的名。”

许多朋友和家人开始劝格拉迪斯带着以斯贴回国，回到相对安全的澳大利亚。他们猜测，除非格拉迪斯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代替格雷厄姆的位置，否则麻风病人之家将难以维持下去。他们同时还问了一大堆问题：“你打算把尸体带回澳大利亚吗？你和以斯贴打算怎么办？麻风病人之家呢？”

他们的猜测让格拉迪斯惊奇。她已经把印度当成了自己的家，从未有过离开的想法。当记者问她对将来有何计划时，她回答说：“我的上帝掌管一切形势和环境。他所做的都有他的美意。他是我的力量和山寨。他已经应许‘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我会怀着这个盼望继续在印度服侍。”

饶恕带来医治

两个月后，格拉迪斯准备接受印度政府为纪念格雷厄姆而颁发的澳印奖章。她也被邀请在典礼上讲话。听到格拉迪斯要来的消息，三百多人挤满了小小的礼堂。这是格拉迪斯在格雷厄姆和两个孩子遇难后第一次同意对公众讲话。许多警察也被安排在场保护格拉迪斯。

讲话前，格拉迪斯安静地坐在一边，默念着近来给予她力量的安妮·约翰逊的一首老诗：

重担加增多恩典，
劳苦累积力量添；
愁烦愈深涨怜悯，
百般试炼永平安。

慈爱高深恩典远，
世人皆晓力无限；
无尽丰足源基督，
慈爱永给不间断。

念完最后一行时，主持人刚好做完对她的介绍。

格拉迪斯走近讲台，只是开始简单地讲述格雷厄姆多么容易去爱别人，“如果有人病了，他会在场，”她说，“不管是夜间多晚或是早上多早，这都没有关系。格雷厄姆对有需要的人从不犹豫，他只是简单地去做，去帮助。”

讲完后，她接受了奖章。接着她被邀请参加晚宴。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离开，他们都想见见这位勇敢的对残酷杀害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凶手毫无恶言的寡妇。列席进餐时，一个女人对格拉迪斯说：“我不知道你怎样能饶恕他们。”

“你必须饶恕，饶恕带来医治。”格拉迪斯脱口而出。

话没说出口前，格拉迪斯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真理。从听到那个可怕消息的一刻起，她已经饶恕了杀害她丈夫和孩子们的凶手。饶恕也的确证明是医治的催化剂。那一刻，她决定了下一个讲话信息。

演讲的邀请接连而来，只要条件许可，格拉迪斯都会接受邀请。她每次的信息总是讲饶恕。她在讲话中说：“爱人不可虚假。我们必须像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那样彼此尊重。‘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苦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自从第一次在颁奖典礼上讲话以来，格拉迪斯已被邀请在无数的学校、教会和其他公众场合讲话。最多有时在36小时内讲话六次。今天，她有力的信息不断地提醒着这个对基督徒疯狂迫害不断恶化的国家——没有人比她更有资格传达这个宽恕的信息。

后记

格拉迪斯现在仍生活在玛雅哈尼的麻风病人之家，但她去了世界各地讲述基督徒在印度遭受迫害的情况，同时分享她饶恕的信息。印度整个国家被这个基督之爱的见证和信息震撼了。这个信息来自最不可能的一个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寡妇……一个只以服侍贫苦人为目标的普通女人。

不幸的是，只有在一个西方人和他的两个宝贝儿子在残酷袭击中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这件事才引起了整个印度的注意。但是，格拉迪斯做了上帝忠实的代言人，证明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作为对她信息的回应，格拉迪斯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自印度

各地，甚至来自印度教徒的信件。他们为发生在她家人身上的罪恶行为表示道歉。

她亲身经历了饶恕的能力。她知道，即使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信息也至关重要。一次，格拉迪斯在被邀请参加的妇女集会上，有人告诉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在外面等着，坚持要见一下那个能够原谅杀害她家人凶手的女人。当他与格拉迪斯见面时，他告诉格拉迪斯他女儿在多年前死于一次可能幸存的医疗事故，他一直不能饶恕那个医生。格拉迪斯帮助了他，最终引导他做了一个饶恕祷告。

袭击事件发生一年后，答拉·森和其他十四人因被指控谋杀格雷厄姆、菲利普和提摩太而被捕。2002年6月，格拉迪斯被要求在法庭上作证，经受了自从听到丈夫和儿子被害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面对凶手。这也是对她继续饶恕别人的一个试炼。

森和的律师称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他试图诋毁格雷厄姆，宣称格雷厄姆是在使用煮饭锅时不小心让吉普车着火的。被告律师辩护时，格拉迪斯看了看答拉·森和，监察着自己的心。她祈求上帝帮助自己去爱他，而不是去仇视他。在本书出版时，案件仍在审理之中。

我们在卡塔克见到了格拉迪斯和以斯贴。在我们即将离开时，格拉迪斯与我们分享了在她丈夫和孩子遇难后另一首鼓励她的诗。诗人是已故的埃德加·格斯特，诗名是“安然居住”。

哦，亲爱的，我的家在天堂
幸福而辉煌
在那永恒的光明中
有全然的喜乐与荣光

结束了所有的痛苦与悲伤
告别无尽的躁动

我最终
在天堂里安然居住

你可知知晓
我如何行过死荫的幽谷
哦！那是基督的爱
为我照亮每个黑暗而恐怖的角落

在难行的路上
他亲自来引领我
有基督的手搀拉
哪里还有什么可忧虑、惧怕？

你不必如此地忧伤
因为我仍然深深地爱你
抛开世上的阴暗
恒切祷告相信天父旨意

前方还有事工等待你
不要无端的站在原地
趁生命还有气息 抓紧做工
你将安息在基督的国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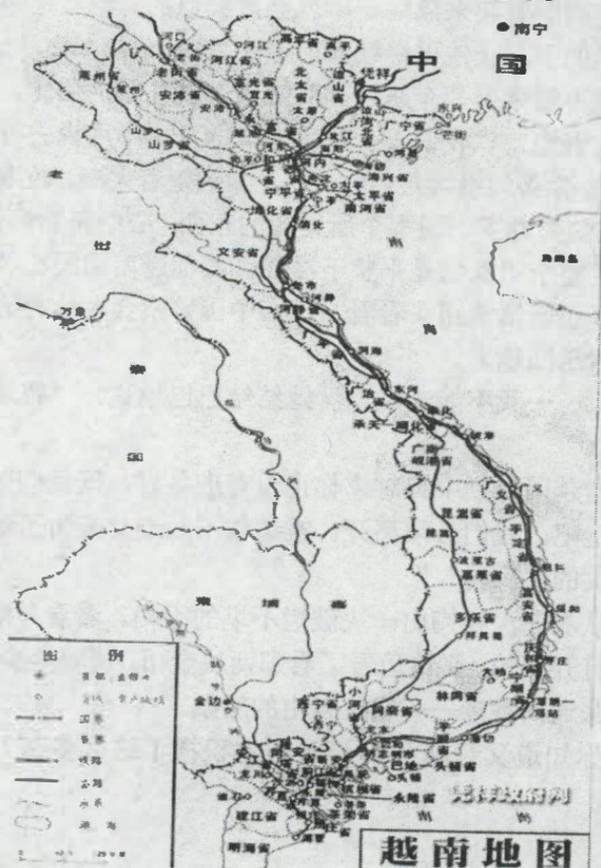
当做的工已完成
他会轻轻地唤你回去
哦，那欢天喜地的相聚
只因喜乐地看到你归来！



>> 8 迈

回到越南……传福音

越南 Vietnam



1989年11月

还没看到大海，他们就闻到了大海的气息。迈沿着单人行的窄路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大哥。再爬过一个山头就会到了。咸咸的空气萦绕在他们发际，每个人都情绪高涨。迈也感到内心越来越激动。每一步都带领他们更靠近自由。

终于他们来到了山顶。迈看到了那艘船——一个由粗糙砍制、表面涂着焦油的木头拼成的平台。上面一个小小的竹子斜棚用作船桥。整艘船看起来象踢一脚就会散架似的。她猛地停住了，一把拉住洪的手不让他再继续向前走。

“我不能乘坐那个东西！”她说，拽住他的胳膊，直到他转过身来对着她，“我们不会驶出港口的，更不用说去香港。”

“迈，你必须继续走，”洪说，回头望着大海，拉着她向前走。迈又匆匆看了一眼那个所谓船的东西，心中充满惧怕。除了那个竹棚，整个甲板倒是平整干净的。其他越南难民已经向船上爬去，有些还谨慎地回头看看，担心中国警察会在这时突然袭击，把他们遣送回越南。

“我……我不能，洪。”她结结巴巴地说，“我还……还没准备好。”

“偷越国界到中国时，你也没有准备好，但我们做到了。现在快点走吧。我们必须离开。难道你不知道父亲为了这个机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

洪从衣兜深处掏出一块破烂不堪的手帕。看看身后没人，他小心地打开手帕，又给迈看了看那两块金币。每块至少有15克重，能买一张通向香港——通往自由的船票。

“你知道父亲花了多长时间才积攒了这么多么？”他接着

说，“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计划着今天。他自己永远也不会尝到自由的滋味，但他为你买通了道路。现在上船吧！”

“那不是为我买的，那是通的票。”迈急躁地打断了他的话。洪的旅行船伴本应是迈的另一个哥哥通。迈的父亲打算把两个儿子送到国外，希望他们赚钱后能帮助家里更多的弟兄姊妹走出越南。

“是，这的确是通的船票。但你知道他妻子刚生了孩子，他走不开，所以你走运了。你会在美国或澳大利亚得到自由，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且有一天你会富起来的。”

他握着迈的手，半拉半拽地拖着她向船走去。

“洗手间在哪儿？船上没有厕所。”她抱怨地说。

“洗手间就在我们周围。”洪笑着自嘲说。他停下来，转身对着迈，“这是我们的机会，迈。这是父亲盼望我们得到的，走出越南，走向自由，接受更好的教育，工作赚钱。想到他所有的孩子们要在穷困中度过一生让他厌倦。看到你这样犹豫不决，他会生气的。现在上船吧！”

他们到了甲板，一个横眉竖眼的人盯着他们，伸着手。洪知道他要的是什么——金币。洪把手帕放在那人手中，拽着手帕一角直到两块金币滚了出来。那个船长仔细地观察着两块金币，还把一块放进嘴里咬了一下看是不是假的。

“上来吧。”他哼了一声。

他们上了船。迈多么希望自己在出发前能多给母亲一个拥抱，或是与父亲多说一会话。她怀疑这个勉强称为船的东西能否把他们安全地带到香港。她马上祈求她祖父和曾祖父的灵保佑他们的旅行安全。

为避开发动机的噪音，他们选了一个靠近船首的位置坐下。船还没驶出码头，焦虑和波浪颠簸就让迈晕船了。看着海岸线渐渐在地平线上消逝，她哭了。

船上的日子是无休止的单调乏味，而且，他们很快意识到没

有为这次长时间出行带足食物。后来，他们不得不向其他四十三个乘客乞讨。日子一天天挨下去，时钟似乎停止了运转。

风暴

迈又一次浮出海面，吐出口中苦咸的海水，大口喘着气。

“救命！”她呼喊着，绝望地在黑暗中搜索着船只、洪、任何东西或是任何人。又一个浪头扑了过来，她拼命吸了一口气，又被泛着泡沫的海水吞没了。

再一次浮出海面时，她感到一只胳膊环抱着她，“向岸上游，”一个男人的声音冲她耳朵大喊。迈认出他是船上的逃亡者之一。他们一起向前游去。她不时回头看看扑来的浪头，每次波浪即将吞没他们时，她都会惊惧地大叫一声。那人则眼睛紧紧地盯着海岸。

终于，海水浅到能够让人站起来了。他们走了几步后，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滩上。船上其他人也陆续聚集在海滩上，沙子沾满了他们的衣服，从海面刮来的强风让他们瑟瑟发抖。

找到洪后，迈高兴地和他拥抱在一起。暴风无法生火，所以难民们都紧紧搂抱在一起，徒劳地试图让身体更暖和些，同时焦急地等待太阳升起。

迈思想着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变化。几天前，她还是越南北部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跟父母快乐地住在临近中国国界的一座红瓦顶的房子里。现在，她却蜷缩在中国一个狂风呼啸的海滩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到达香港获得自由。

迈的父亲一直期盼自己的七个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迈多次听过他的思想政治课，以致她都能倒背如流了。但他的话中从未提到过可能遭遇海难……

迈想起母亲总是嘲笑丈夫对孩子们所抱的期望。她认为上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财。她掌管着家庭财政，拒绝给七个孩子钱

买书或买其他学习用品。迈的父亲经常会偷着卖掉一只鸡，或是其他家禽，然后塞给孩子们几张纸币以支付下一周的学费。每当妻子发现丈夫的作为后，两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大吵一顿，互相指责谩骂。孩子们通常会尽量避开这种场合。无论如何，他们能够继续上学了。

迈的一个哥哥有段时间曾离开过越南，在保加利亚工作。他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他的经历更加强了父亲让孩子们逃离越南的愿望。

现在迈逃出了越南，但却不是在她父亲想象的地方。她蜷缩在海滩上，毯子被海水冲走了。风暴迫使所有人都游到岸上，只有船长还留在船上掌舵，试图驶出暴风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风渐渐小了，太阳从海面升了起来。迈从未如此感恩地看到新一个黎明的到来。

难民们紧挨着坐在沙滩上，直到船长招呼他们回到船上。他们游过海浪，重新回到那艘漂浮的“自由号”。甲板上的东西早已被海水冲得一干二净，他们备用的衣服、毯子、食物、锅碗瓢盆……所有一切都被冲走了。迈和洪蹲在甲板上，期望在到达香港之前不会再遇到风暴了。他们怀疑如果所有的乘客都回到船上，这艘船还能否再浮起来。

又过了四十二个似乎无尽头的日子后，他们到了香港。但香港并不欢迎他们，警察不允许难民登陆。他们被命令去奶牛岛。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因那儿的农民饲养奶牛而得名。迈和洪跟着其他人下了船，但他们所面临的情形跟离开时一样糟糕。每天大约有一百艘类似的船只在奶牛岛登陆。人道救援组织发给他们罐装的食物，但迈不习惯这种罐头食品，每次饭后她都呕吐一场。

难民营里的生活

在奶牛岛登陆一周后，迈和洪被转移到他们的第一个难民营。一个月后，又被转移到第九营。大约一年后，他们被转往第三营。

每次到一个新的难民营，他们都不得不找一个居住的地方。营里的许多难民的地方性表现得异常残酷。迈和洪不得不时刻为彼此留神，随时防范那些可能攻击他们的人。第三难民营暴力事件尤其多，几乎是战争区域。来自越南同一地区的难民结成团伙，与另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械斗。难民营里的所有物品——砖头、灯泡、电线、床板和尖棒，都被用作武器。有时不同团伙为控制难民营，械斗会一直持续几天。香港警察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营里的生活由达尔文式的无政府状态控制着。

男人们械斗的时候，妇女和孩子们会躲藏起来。迈蜷缩在棚里自己的床上——所谓的棚无非是一块搁在几块石头上的木板而已，希望械斗尽快结束。像其他人一样，她也盼望有一天能走出难民营，获得真正的自由。

“神爱世人”

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争斗后，迈和洪被转移到一个叫郎金的难民营。这是一个惩罚营，是专为隔离那些“麻烦制造者”预备的。迈不明白他们为何会来这里。然而，这个难民营也有令人宽慰的一面——里面有一个教堂。迈起初并不知道教堂是什么。有一天她恰巧从那座房子旁边经过，看到里面一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面大白旗，中间画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有几个用越南语写的字，通过门缝，她认出那是“神爱世人”。

好奇心驱使她走了进去。房间里的人正在唱一首她从未听过的歌。接着，一个人站了起来，开始用越南话讲道。迈听得很认真。她喜欢这个人讲述的这位关心世人，甚至爱世人，而不是威

吓或控制世人的神。她渴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个小组和他们奇怪的教导，但她无意离弃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信仰。她把爱世人的神当作除她的先祖和偶像外另一样可以敬拜的东西。

在香港难民营度过了大约两年后，一次，迈的一个朋友带她去占卜。她坐在占卜女人的对面，期望那个女人能告诉自己和哥哥还有多长时间才会走出难民营进入一个自由国家。那个女人紧盯着迈的双眼，然后握紧了她的双手。

“啊，是的。我知道了。你有一个男朋友。”

迈很迷惑：“不，我没有。我还没有男朋友。”

占卜女人神色忧郁。“啊，”她很快点头说，“一定是你前世的男朋友附在你身上跟随你到了今世。”

“附在我身上？”迈问道，疑惑地看看那个女人，又看了看她朋友。她认为这个女人在告诉她一个邪灵正附在她身上。“他想要什么？我怎样才能让他走开？”

“你必须回去敬拜他，祷告祈求他离开你。”

这并不是迈第一次被指责有邪灵缠身。七岁时她生过一场大病。高烧折磨着她的身体，她不能咽下任何食物。她母亲请来了迈的叔叔——一个巫医，来施法术驱赶致病的邪灵。为了“吓跑”邪灵和病魔，她叔叔用木棍打她。迈向家人呼救，他们反而更紧地把她按在床上。然后，她叔叔拽住她的头发，向她正躺着的铁床架撞去，试图“撞出”邪灵。有时这种击打会持续一整夜。迈在疼痛中尖叫着，但她痛苦的呼喊声反而让她叔叔变本加厉。他会骄傲地大声宣布：“现在邪灵正从她身上出来。”他还会用一个小铁马戳她的皮肤，“引诱”邪灵出来。

然而，她叔叔的魔术没有见效。迈的病情没有好转。最后她父亲带她去了一家医院。吃了几天医生开的药后，她的病好了。迈很诧异药物为何比巫医更有效力。现在迈怀疑占卜女人的建议是否有效，敬拜这个所谓的“男朋友”真的能让邪灵离开她吗？

迈去了难民营中高大的佛家寺庙，效仿她父母那样烧香敬拜。

她并不完全采纳占卜女人的建议，但她还是想碰一下运气，特别是如果这个“男朋友”可能会阻碍她获得签证走向自由呢？她点上香，和气地请求邪灵离开自己，给她平安。

可是她越在祭坛前祷告，就越感到心中没有平安。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不安的感觉与灵界无关。迈感到自己被困在了难民营里，她不顾一切地想出去。因为为吃住而不停的争斗已使她厌倦。她天性中的友善正慢慢被焦虑和烦躁所代替。她无法理解这种似乎已扎根于内心的悲哀。她渴望生活能发生转变，她开始怀疑去一个自由国家能否填补她感觉到的生命中的空缺。

第二天，她发现自己再次路过教堂。当看到关于上帝之爱的那面旗帜时，她又一次问自己：“这个神到底是谁，他为何“爱世人”？他也“爱”我吗？”

她走进教堂，浏览着书架上陈列的书，抽出了一本最厚的，期望这本书能告诉自己这位慈爱之神的事情。打开书页，她读道：“起初，神创造天地……”

原来这是一本历史书，又读了几行后，迈想到。在学校时，她讨厌历史课，因为不得不记忆那么多的时间、人物和地点。她很快把书合上，放回了书架。她的目光继续向前移去。抽出最薄的带漂亮皮面的一本书，她打开浏览了一下首页——一长串名字，然后开始更认真地读下去。这本书讲的是正在期待婴儿出生的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但这个婴孩似乎很特别，因为他出生时，天上出现了一颗新星，并且有三个博士赶来迎接他的降生。

这个婴孩是谁？她想，谁是耶稣？

奔向爱她的神

那个周日，迈去参加了聚会。一个牧师正在宣讲神的能力。他说：“除了一位神以外，邪灵不惧怕任何人或是任何东西。他们惧怕神。神在哪里，哪里就没有邪灵。”

迈不由得睁大了双眼，怀疑牧师是否知道自己被所谓的“男朋友”缠身的事。一听到这个信息，迈就想马上信神。但她不想再与从童年时代就带给她惧怕和痛苦的那个灵有任何牵连。她只想得到平安。

牧师讲完道，呼召人们悔改时，迈跑到了前面。她并不确定具体该怎样做，但她想敬拜这个连邪灵都惧怕且逃亡的神，这位爱她会给她自由的神。

从那时起，迈感到惧怕——通常是躺在床上，听到外面的争斗声时，就会读新约圣经，向神祷告。牧师曾告诉她邪灵害怕她读神的话，所以她坚持每天诚心地读圣经！

难民营里大部分人都去佛堂拜佛。即使迈在教会做了悔改祷告后，她也跟他们一起去佛堂。她想，读圣经会使邪灵惧怕，为了以防万一，给邪灵烧香也是聪明的做法。她的帐篷里仍然供奉着偶像。她每天向基督徒的神祷告，也向偶像祷告。她想，如果信仰一种宗教是有益处的，那么信仰两种益处一定更多。其他难民也是这样，从不同宗教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同时来敬奉。

后来，一个周日，那位基督徒牧师讲到不能供奉其他偶像或信仰其他宗教。他说，基督徒只能有一种信仰，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礼拜结束后，迈回到自己的帐篷，扔掉了所有的偶像。许多佛教徒试图制止她，但迈毫不动摇。如果神想让她单单跟随他自己，她愿意除掉所有以前信奉过的宗教痕迹。

“请使用我”

拆偶像不久后的一个礼拜天，牧师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为人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多深，迈再次走上前去，为罪悔改。“神啊，请赦免我，”她祷告说，“请使用我。无论你用哪种方式，无论哪个地方，只求你使用我。”

尽管对圣经和基督教的道理了解很少，但迈已经开始向营里

遇见的每一个人传福音了。她继续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圣灵也帮助她在知识上不断长进。她了解得越多，就越发热心地为基督作见证。

想知道自己的妹妹受了何种影响，洪也参加了几次教会的聚会，并最终接受了基督。但他的信靠程度不如迈的深。他一心只想走出难民营，到一个能获得自由的国家。他在头脑中构思着将来能参加工作并做生意挣大钱。他猜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会使他更快地得到去西方国家的签证。

迈在教会中遇到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两人开始约会。他也在计划去西方国家做生意赚钱。随着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迈觉得自己也接纳了他的许多看法。她对圣经的渴慕渐渐消退了，祷告生活也开始枯竭。她现在思考更多的是获得自由后如何花钱享受。她的祷告仅仅让她确信耶稣再来时会接她进天堂。

曾经从她灵魂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祷告消逝了。她现在主要祈求神帮助她走出难民营获得人身自由。她也和男朋友谈论结婚的事。迈虽然想嫁给他，但认为二十岁结婚太早了。

一天晚上，躺在床上，迈听到一个声音。*我不会把你撇下，那个声音告诉她。当我再来时，我会接你与我同在。*

迈醒了，接着，她好像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一声尖厉痛苦的哭喊。

听见那声哭喊了吗？圣灵似乎在直接对她的心说话。

“听见了，”迈回答说，“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落在后面的人的哭喊声，是疼痛和受伤害的哭叫声。

“我们……出到营外”

第二天早上，迈从灵里的懒惰中醒悟过来。她的祷告重新恢复了起初的恳切。不再只为赚钱或是开通去西方的道路祷告，她开始为还在越南的家人祷告，也为在祖国为基督受苦的基督徒们

祷告。

一天，读圣经时，她读到希伯来书13:12-15: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我们……出到营外。”这几个字似乎从书页中跳了出来，穿透了她的灵魂。她希奇神放在她心里的呼召：回到越南分享我的道，告诉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来呼求我的名。

迈知道在越南服侍基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她知道回应神的呼召意味着受苦。但她想回去。她已经告诉过神她会做他要求的任何事情。如果他要求她回越南，那么她就准备回去。

她也清楚笼罩在越南上空的黑暗权势有多深重。她的家人就是一个例子。从小时候起，她家里就一直设着一个暗红色祭坛，上面摆着敬拜三个先人的香龕：迈的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等她父亲将来去世后，家人会撤去高祖父的香龕而为她父亲另设一个。

越南人相信鬼魂无处不在。像大多数佛教徒一样，迈的家人尽力平息他们。他们会杀一只鸡或宰一头猪当作祭物摆在坛上。然后有节奏地念咒语邀请先人们来吃祭物以获得他们的好感。迈渴望能与家人，与那些活在越南可怕黑暗中的人们分享神话语的真理。

当基督徒们再次聚会时，迈说她要宣布一件事情。她站起来，笑着说：“我听到主的声音了，他对我说话。”

她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几乎跟家人一样亲。

“神呼召我回越南。他想让我与那儿的人分享他的爱，把真理告诉他们。”

许多信徒的反应非常迅速——但并不是迈所期望的。

“那是邪灵的声音！”有人喊道。

“这不可能来自神，”一个老年妇女说，很快地合上手中的圣经，“神把你带到香港，他会安全地带你走向自由。他会帮你赚钱资助你的家人。神是不会让你回到越南去的。”

“如果回去，你会受苦的，”一个男人说。“我知道你会的。我也见过许多基督徒受苦。苦难甚至可能让你离开神。他永远不会要你回去的。”

迈看着她男朋友，希望从他脸上看到一丝支持的微笑。但没有微笑，也没有支持的话语。他背过身去，走出了房间。

当教会中许多人试图劝说迈放弃她的念头时，她哥哥却不只是话语的劝说。当迈提到这个话题时，洪打了她一巴掌。“你怎么能无视父亲的梦想？”他质问道，“他积攒了那么多年才让你今天在这里，来到自由的边缘。现在你要把这一切丢掉吗？你要撕碎自己父母的心吗？不要再谈回去的事了！一个字也不许提！”

迈不明白自己的亲哥哥怎么能这样对待她。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能指责她分享福音的愿望呢？尽管他反对，她还是祈求神给她智慧和忍耐去爱她的哥哥。她确信神对她的呼召，但她也祷告别人也能理解这个从神来的呼召。

她所面对的最痛苦的障碍并不是洪对她身体上的打击，而是情感上的，这来自于她的男朋友。

“神把你带出越南，”他对迈说，“他为什么想让你再回去呢？你不能回去！”

看到不能使迈回心转意，他提出了分手。

“我不能娶一个放弃梦想的女人，”他告诉她，“神把你带到这里，如果你回去的话，对神和你家人来说都是一种羞辱。”

“我有梦想，”迈含着泪说，语气中带着恳求，“现在神给

了我新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把基督的爱告诉我们祖国的同胞，我要告诉他们不用杀牲畜献祭，祭物已经为他们献上了。”

“那么，我们的梦想不同，”他冷冷地说，“我们分手吧。”

迈看着他走远，泪珠从脸上滚落下来。

营中恶劣的条件和营养的缺乏让迈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她灵里却现出从未有过的健康。尽管男朋友离弃了她，教会的人怀疑她，但她对自己要做的确信不疑。神正呼召她回到越南。

表格上唯一的名字

为申请回越南，迈被安排在难民营办公室与管理人員见面。见面前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几个小时没有入睡，反复思考着自己的决定。她奇怪为什么营里几乎没有人支持她。她再次认真地向神祷告说她会去他要求的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祷告完后，她感到完全的平静和平安，想到要与越南的人民分享耶稣的爱，她甚至感到有些兴奋。

最后，她睡着了。梦见自己回到了越南，但并不是单身一人。另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与她同行。迈明确地知道这是神向她保证她不会单独回去。

第二天上午，确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迈走进了难民营办公室。她推开门，大步走向桌子。

“我想回越南。”

坐在桌子后面的人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年轻的来访者，脸上的表情既迷惑又充满同情。“你想回去？”

“是的。”

“你来香港多长时间了？”

“快五年了。”

“很快你就可以出去了。几个月后你就可以拿到去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签证。现在请不要放弃。”

“我不是放弃，”迈沉着地说，“我是不想去西方国家了。我想回我的祖国。”

“我们没见过几个人想回去。事实上，因为很少有人申请回去，他们刚刚降低了申请表的档案费。你真的考虑好了？”

“我考虑好了，”迈自信地说，“神呼召我回去。”

“神呼召你？”他疑惑地问，“我知道了。那好吧。你的签证申请会被取消，你的档案也会被撤掉。一切就像没发生过……就像这五年从未存在过。”

“我明白。我不打算去西方国家了。”

“你知道越南政府不太欢迎回去的人，特别是那些偷渡出来的人。”他说。

“我知道这些。”

那人盯着迈又长又瘦的脸，凝视了一会。然后拉开抽屉取出一张表格，“我需要你的难民营身份证。”

迈把身份证递给他，接过他手中的笔填写了表格。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甚至喜乐，充满了她的内心。她毫不迟疑地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放弃了去西方国家获得自由的机会。

那人抽出一个文件夹，首页写着回越南几个字。他认真地在第一行写上迈的名字——名单上唯一的名字。

当洪发现迈已经填了遣返表格时，他又打了她一顿。

迈的一个叫絮壬的基督徒朋友告诉迈说她一定是疯了。但第二天，当迈又见到絮壬小姐时，她的口气完全变了，“你没有发疯，”她向迈保证说，“我很抱歉那样说你。”

“发生了什么事？”迈问她的朋友，“昨天你还说我回越南是疯了。今天你认为这是一个完全理智的决定了？”

“主昨天晚上也对我说话了，”絮壬小姐告诉她，“他说我也要回越南与那儿的人们分享他的信息。”

迈的心里满了喜乐，她知道自己不是独自回去。她记着在梦中曾有另外一个女人，但同时还有一个男人跟她们一起回去。她

想知道神会感动哪个弟兄与她们回越南。

絮壬小姐去了难民营办公室，填写了同样的表格。她的名字被列在第二位。

几天后，他们聚会小组的崇先生来见迈，说他也感到神呼召他回越南。“单在越南生存就够困难了，”他说，“我怎么能够既生存下去又同时侍奉神呢？”

“不要担心，”迈对他说，“神会看顾一切的。”

在为返回行程做准备时，迈看到神也打开了其他的门，安排好了行程的其他细节。那是1994年，她在香港住了将近五年了。当教会成员聚在一起为三个信徒送行时，许多人眼里含着热泪，最后一次试图说服他们留下来。

洪陪同迈他们一起走向难民营的灰色铁门。

“你怎么能这样做？”他又一次质问迈，“我已经给父亲写了信，把你的疯狂举动告诉了他。他不想让你回去。他希望你得到自由。你知道在越南会遇到多少麻烦吗？那儿的人不接受基督徒。基督徒会受到迫害，被逮捕，遭毒打。迈，现在回头还不晚。”

“我主意已定。”她告诉他。

“我无法相信我把你带到了这里，”他生气地嚷着说，“过去的五年里，是谁在一直照顾你？谁在营里发生争斗时保护你？谁在别人企图抢夺你食物时确保你有饭吃？我希望当初跟我一起来的是通，而不是你。他不会像你这样羞辱我和我们的父亲。通有尊严。你怎么能这么做？”

迈忧伤地看着她哥哥，“我这样做是因为神呼召了我，”她说，“你想去一个自由国家获得自由。难道你不知道有比政治自由或是挣钱更重要的事情吗？谁会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谁会告诉他们怎么获得真正的自由，怎样去天堂？神要求我这样做，我会的。也许我不会像你一样富有，但我是在做神要求的工作。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理解我。”

她哥哥气急败坏地看着他们三个坐进一辆送他们去机场的白

色小客车。他没有挥手。其他基督徒透过门缝目送他们走远，泪流满面。客车发动时，迈回过头来，拼命地想记住每一张面孔，也许以后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

秘密工作

飞机在越南着陆后，迈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从机场回家。她期待自己会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但事实却令她非常失望。曾经为使她能有一个美好未来而辛苦工作的父亲现在完全冷落了她。他不跟迈说话，也不跟她打招呼。她母亲倒是跟她说话。她冲迈厉声大喊大叫，质问她为何不再敬拜祖先而触怒了家里的神灵。

尽管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迈仍然努力保持友善的态度。她经常在房间里一个人静静地祷告，唱赞美诗。迈很快赢得了她在越南的第一个皈依者——她的妹妹。开始时，她问许多关于迈的信仰的问题，并最终接受了基督作救主。姐妹俩经常在一起祷告，迈也开始与她妹妹分享圣经。

但来自她父母的骚扰仍有增无减，迈变得越来越困惑不安。“不是你让我回越南的吗？”她祷告问道。她马上听到神的回应：“去皖东省牧养我的羊。”

迈从未去过皖东，但她听说那里有许多在香港接受基督后又回到越南的信徒。她出发了，一路上不住地祷告，尽量少说话。她没有政府允许出行的批准。她担心万一警察发现她是个基督徒，会逮捕她的。

在皖东省，她遇见了其他的基督徒。为躲避警察，他们开始在丛林中秘密聚会。迈知道神在呼召她寻回那些迷失的羊，她便开始到更多地方传福音。她仍然住在父母家里，但定期去皖东聚会。很快，一个小教会在皖东建立起来。但随着教会成员不断增加，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日益增大。

发现女儿经常跑到丛林跟基督徒见面，迈的父亲开始让她干

更多的家务，使她无暇参加教会活动。看到女儿如此倔强地持守她的新信仰，他最终软了下来。他允许她参加定期的教会聚会，但不允许她参加祷告会或是其他特殊集会，也不许她跟其他信徒交往。当迈继续参加秘密集会，从事她的教会事工时，她父亲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几天后，他又允许她回家，但没过几天，他又把迈赶出了家门。事情就这样反复着。

迈参与教会事工的事传播开来，警察开始注意迈的每个行动，他们也对迈的父亲施加压力以便帮助搜集控告迈的证据。“她去了哪里？”他们不断地问，“她与哪些人见面？他们都谈论些什么？你为什么允许你女儿干这些事？”

几个月过去了，警察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后来，政府不满足于去迈的家见她父亲。他们命令他去了警察局。

“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女儿，”他们恶声告诉他，“那么我们有办法控制她。”

担忧自己和迈的安全，他不止一次地命令迈待在家里。

“你不能去，”她父亲说，“你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又会怎样对待你吗？”

一开始，迈声称自己要出去见几个朋友或是做手工活。但随着她越来越放胆去做见证传福音，她也更加勇敢地面对父亲：“我要去做神的工作。”她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她父亲的反对几乎让她无法承受，她的祷告也更加迫切了。神啊，一天晚上她祷告说，“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如果是你的旨意，我也会为你去坐牢，为你去死。但请不要让我的父亲再逼迫我。我真的受不了。”

但逼迫并没有因此而止住。许多年后，迈明白了原来神是用那段时间磨炼她。如果她能经受得住自己亲爱的父亲的逼迫，那么就没有任何逼迫能阻止她去她做神呼召她所做的工作了。

再次谢绝自由

后来，迈遇见了一些在越南的美国布道人员。看到迈对福音的激情和毅力，他们慷慨地提出安排她去美国圣经学校读书。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能去西方国家，迈曾在香港难民营待了五年。现在，身在越南的她却被邀请去美国，而且费用全免。

迈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后，她父亲非常高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说，“你的‘美国父母’想安排你去美国获得自由，接受教育。这是好事！你必须去。”

但迈的异象没有改变。她重读了希伯来书13:12-15，神曾用这几节经文呼召她回越南。她对在祖国还被关在“门外”的那些灵魂的激情丝毫没有减退。

“我想在越南做工，”她告诉父母，“神呼召我服侍自己国家的人民。”

“难道这不是你的神帮助你的方法吗？”她父亲问道，“你不去是疯了。”

迈最终选择了不去美国，而是留在越南。她参加了一个在西贡的圣经密集培训。她并不太关心在哪里学习圣经。她唯一的渴望是服侍神，看到自己的同胞归向他。那些布道人员提出要承担她在西贡的全部费用，但迈礼貌地谢绝了。她知道如果这是神对她的计划，他会负责她的费用的。

她在越南南部的一所房子里住了六个月，期间只离开过几次去农村布道。她的北方口音会在西贡大街上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有得到批准住在南部，她就不能随便外出，免得被要求出示文件证明。所以整整六个月，她都没有外出。有时，她会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来往的车辆，渴望哪怕出去一小会，成为周围生活的一部分。但她还是忍住了。

日子是漫长的，培训是紧张的，一切都必须秘密进行。他们每天花数小时敬拜祷告，学习圣经，并参加工人培训。

对部落民族的激情

培训课程中涵盖了越南部落民族的情况。迈从小就被教导认为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落后邪恶的，他们被迷信欺骗遵守各种部落仪式。然而，与在那里服侍的基督徒们接触几次后，神把对部落民族的负担放在了她的我心里。

越南有大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受到严重逼迫。为统一文化，政府不允许用越南语以外的任何部落语言出版印刷书籍。少数民族受到嘲笑愚弄，甚至在没有选择跟随基督以前就面临受迫害。

为了对他们传福音，一组牧师培训候选人出发去了中部高地的农村地区，十六个人骑八辆摩托车。路程是艰难的。在旱季，尘土飞扬，他们只能看到车把前五英尺远。而一到雨季，道路又湿又滑。为躲避警察，他们主要在夜间行路，发生事故是常事。一次，迈的摩托车撞了一只狗。她和坐在后座的同伴都被摔倒了把手前面。迈脸朝下跌在地上。等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她的脸、肩膀和双膝都在流血。那只瘦黄狗也被撞死了。

疤痕在年轻的教会带领人中成了荣誉的标志，他们会拿彼此的“奖章”开玩笑。为防止感染，他们会在伤口撒一把盐，包扎起来，继续赶路。

“你会好起来的，”一次，发生事故后，另一个女同工为迈清洗包扎伤口时说。“还记得牧师的话吗？如果没有疤痕，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在越南开展福音工作。迈，现在你已经有充分准备了！”

基督里新造的人

六个月的培训后，迈回到了北方。她在那里建立教会，培训

教会带领人。同时，她的父母继续向她施加压力。最后，迈的父亲一气之下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包括他们的远房亲戚，开会。

“我们该拿迈怎么办？”他问道，恳求的目光打量着房间里每一张面孔。“她继续信奉这种外国宗教。我们本想劝说她回到我们中间，但她不听。我们是继续容忍她制造麻烦呢，还是把她赶出家门？”

听到父亲的话，迈的心都碎了。她看着周围的亲人，她是多么熟悉并爱他们啊！他们彼此谈论时，迈在心里为他们祷告，祈求神给她智慧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

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她和气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直到他们再没有什么可问的了。房间里的气氛紧张起来，每个人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迈走到亲戚们中间，做了最后一个请求。她注视着父亲的眼睛，很快地祷告神给她合适的话语。

“爸爸，”她开口说，“我不会否认耶稣。但我也不会否认你。你可以否认我的神，即使你这样做，他也仍然是神。如果愿意，你可以否认我，但我仍是你的女儿。如果你不想再见到我，那没有关系。但在你心中，我仍是你女儿。即使你把我赶出家门，不承认我是你女儿，我也会承认你是我父亲。你永远是我父亲，我永远爱你。”

表决结果出来了，迈仍被家人接受，也仍然会服侍神。那天晚些时候，迈的父亲把她拉到一旁，说，“如果你需要地方休息，”他努力抑制话语里的感情，“这个家永远欢迎你。”

迈为自己的家人接受她而感谢神。她也继续迫切祷告他们有一天也会跟随基督。

与迈同工的教会仍继续给她提供培训。她又去了西贡几次，在秘密圣经学校接受更多培训。每次出行都意味着坐长时间的火车，骑摩托车和步行走很长的路。每次出行前，走近检查站或是警察局时，她都会祷告。她没有政府允许出行的批准，也没有去

西贡的合法理由。漫长的火车旅行让她有许多时间思考和祷告。她的思绪常常会回到父亲身上。她不能做什么，只能恒切地为他的得救祷告——一种喜乐且充满信心的祷告。

在一次行程中，迈接到消息让她马上回家。报信的人说：“你父亲住院了，病得厉害。”

诊断结果用哪种语言讲都令人惧怕和心痛——癌症。迈马上赶到父亲的病房，为他全时间护理。她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同时，她也为他祷告，并开始慢慢和他谈论她的信仰。为消磨时间，有时她会冲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大声读圣经。

迈的许多同工来看望她父亲，他无可否认地注意到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关怀。他发现自己不再担心女儿奇怪的信仰，反而开始越来越担心自己灵魂的归宿。当一位曾帮助培训迈的牧师前来探望时，牧师在病房里与她父亲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其他信徒也在房间外面为他们的谈话祈祷。当牧师走出病房时，迈的父亲已经是基督里新造的人了。他马上叫自己的女儿进去——他第一个认识的真正的基督徒。

当他告诉女儿他决定了余生要跟随基督时，两人流着泪拥抱着在一起，“现在我知道政府是在迫害教会，”他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些。我甚至让他们利用我逼迫自己的女儿。”他的声音掩饰不住内心的懊悔。迈拥抱着父亲安慰他，说逼迫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试炼并坚固她的信心。

冒极大危险喂养分散羊群

父亲去世后，迈哀恸不已，但她也欢喜有一天他们会在天堂相见。她重新得力，再次投入到福音工作中。1996年，与她同工的布道团为基督徒带领人组织了为期三天的培训。迈在为这次集会祷告时主藉着异梦对她说话，正像当初被呼召回越南一样。

在梦中，迈站在茂密的丛林中间。

“我在哪儿？”她问。

“这是部落民族地区。我在这里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你做。”

“我什么时候去？”她问道，“难道没有人与我同工吗？”

神回答了她的¹问题，并且应许说：“我会派一个男人，一个勇士，与你同去。”

许多张面孔在她脑海中闪过，他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一种代表迈要服侍的一个部落。

三天的培训很快结束了，迈开始定期在不同部落民族中作工。她骑着摩托车在越南穿梭，违法传讲救恩的信息。警察在许多地区设立了检查站。他们在路中央横一根竹竿作障碍，拦住旅行者检查证件。如果证件不全，就会被警察逮捕，或者最轻也会向旅行者施加压力索取贿赂。

迈带着非法圣经，且没有旅行证件。为躲避检查站必要时，她会抄小路，绕过这些竹竿，徒步穿过茂密的森林。她知道政府已经在留意她的活动，她的名字也在通缉犯名单上。她冒的风险是巨大的：那些绕过检查站的人一旦被抓会被当场击毙。有时，迈被他们抓住，拘留一个晚上；有时，警察没收了她所带的全部圣经；但也有时，主奇妙地保护圣经不被他们发现。每次警察把装满圣经的包完好地还给她时，她都会默默欢喜。

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目睹了部落民族中教会人数的快速增长；她也被他们在严厉逼迫前表现出的勇气所鼓舞。她想这些部落就像分散的羊群，没有人只有主保守他们。

听着部落成员遭受迫害的故事，迈尽力鼓舞他们。一位老人被吊在半空，受到鞭打。直到绳子断了，他跌在地上，血肉模糊。警察还强迫苗族的基督徒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让他们与自己的部落分离。有些基督徒为躲避警察，不得不丢弃一切，逃到丛林中去。

到一个村庄时，有人邀请迈和其他几位基督徒去一个患严重传染病的部落成员家里。走进小屋，一股恶臭迎面扑来，迈极力

控制自己不呕吐。那家人问她是不是医生或是否带了药物。“我们不是医生，”迈告诉他们，“我们也没有带来药物。但我们认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他能医好你的病。”

他们就为病人祷告，祈求神医治他的病。一个月后，当迈再回到那个村庄时，病人几乎痊愈了。又过了一个月，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他祈盼地对迈说，“我想让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就是我族人那里。他们在离这儿很远的丛林里。路很难走，行程也会很慢。你得跟我去一个月。”

迈为这个人的请求祷告，得到神的许可。她答应跟他一起去位于越南北部一个偏远角落的部落村庄。那里的村民非常贫穷，每人只有一套衣服，一年四季都穿同一身服装。有一些基督徒曾到过这里，但他们有的受不了村庄的原始条件和恶臭，有的因为部落仇外的文化而被排斥。但这个人是从小在村里长大的，他的介绍让迈受到欢迎。一个教会很快就被建立起来并开始壮大。那人不住地感谢迈把耶稣带到了他的村庄。

“当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时，他们会很容易地接受基督。”她后来解释说。

迈感到自己对苗族有特别的感情，她开始计划在他们中间开展每月的巡回事工。行程是令人心悸的：坐一晚上火车后，再在拥挤不堪、气味难闻的汽车上坐一整天。在第二天半天的汽车旅行后，剩余的路程靠步行。山间小路陡峭险峻，在雨季更是危险重重。每走错一步，迈就可能坠入下面的深渊。有时爬山时，她不得不手脚并用，极力寻找每一个可以抓住可以踩稳的东西。

警察放弃了在这些偏远村庄阻止基督徒聚会的努力：道路太危险了。在一个他们能到达的村庄，警察毒打了那里五十个基督徒家庭，然后强迫他们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迈在苗族中分享福音，不断有神的话语使人改变的见证：有些人在接受基督之前是酗酒的，还有的行奇怪的巫术，包括喝动物血的。但接受了基督后，他们放弃了巫术，甘心情愿为信仰遭

受迫害。他们相信基督会很快再来，他们想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

迈察觉到他们对神的渴慕，便开始培训当地基督徒成为教会带领人。为了到达培训地点，许多人要步行两天。有些村庄没有圣经。另一些村庄中，在四十到四十五个家庭中能有一本圣经，基督徒就感到蒙了大福。有的家庭甚至卖掉一切到河内去寻找一本圣经，但即使在河内，他们也找不到苗文圣经。迈每次去苗族村庄时，都会带苗文圣经给他们。看到苗族基督徒因为第一次手捧神的话语而眼中闪烁着感恩喜乐的泪花时，迈都会激动不已。

这些长途跋涉耗尽了迈的体力。她仍然晕车，就像当初去香港晕船一样。有时，她在车上一边压制着恶心，一边在想为什么神呼召她做旅行服侍却不医好这带给她痛苦的疾病。在火车上，她会尽量选择靠近洗手间的座位，因为她知道自己会呕吐。在泥泞的路上骑摩托车时，她无数次下车放稳车座上成包的圣经。她背着圣经走了无数里路。她把要联络的基督徒名字缝进衣缝里，这样万一被捕，也不会被警察发现。

一种不同的自由

迈的大部分旅行都没有危险，但她在警察的眼里绝不是陌生人。她被捕过十次，每次拘留时间从几小时到半个月不等。每次她带的圣经都会被没收，以致基督徒得不到神话语的喂养。她经常回想起离开香港难民营时她哥哥的话，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哥哥说的话多么真实，但她回到越南后真正面临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在非法传道！”警察告诉她。“越南宪法允许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只能在政府批准的敬拜地点和允许的时间。”有一次，一个警察递给她一份悔过书让她签字，说明她确实是在非法传道。

“这个悔过书无效。”迈一声不吭地在悔过书的末尾写道。

警长走上前来，以为他击败了这个基督徒，她已经签字认罪了。但当读完迈所写的以后，他把悔过书撕成了碎片，“你以为我们是一群傻瓜吗？”他冲着迈大骂。

第一次被捕后，警察试图强迫她在一份承认非法印刷圣经和其他“违法”书籍的认罪书上签字。

“神给了我这个权利，”迈对他们说，“你们却不能。在越南，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我可以信奉所选择的任何宗教。我出行带着圣经，因为那是我的信仰。当我与那些参加培训的教会领袖谈论信仰时，他们早已是信徒了，所以那不是传道。我们只是在一起分享信仰。”

“在越南有自由，”警察告诉她，“但我们控制着自由。我们决定谁有自由，谁没有自由。”

警察要求迈写一份她工作的报告，然后写一个承诺不再传道的保证书。迈同意了写这份报告。她开始写自己的见证。她写自己小时候如何敬拜祖先，后来如何在香港的一个难民营遇见了神并回到越南，还有神如何改变了她的生命。她写出了自己的整个见证。

但当写到保证不再传道时，她却写了这样一句话：“*圣经是一本政府允许限量印刷并发行的书。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敬拜神，必须在家读经，必须分享福音。圣经怎样说，我就怎样做。*”

警察读了她的“悔过书”后，奇迹般地释放了她。

每次迈去别处服侍之前，她都会花许多时间为行程祷告。一天早上，她在为一次即将开始的旅程祷告时，感觉到路上会有麻烦。她与同工分享她的感受，但向他们保证说无论她被捕与否，都在神的旨意之中。当迈描述她的感受时，被安排与她一起旅行的一个同工哭了。“神知道一切，”她鼓励那个同工说，“他既然允许这次麻烦发生，那我们在一起可以相互鼓励。不要担心。我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会为后果负责。”

他们开车出发了——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和一个司机。正像主指示迈的那样，他们遇上了麻烦——警察逮捕了他们。在警察局，警察把他们分开关进男女两个拘留室。女拘留室后面是一个肮脏不堪的挖在地里的厕所。成群的苍蝇爬满了房间的每面墙壁。他们所带的全部圣经和属灵书籍都被没收了。

周末后，迈被带到一个叫十四兰的监狱。走进牢房后，她发现里面已经关押了几个中国妇女。她们是在逃出中国试图去马来西亚的途中被越南警方逮捕的。这几个妇女想练习英语，迈就用很有限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吃饭时，她们用勺子从同一个锅里盛取米饭。迈和她的朋友在牢房里花了许多时间祷告，也为那些与她们关在一起的人祷告。

每天早上八点，警卫带迈出去接受三个小时的审讯。她被列为“政治犯”，审讯过程是激烈的。

“你为什么恨政府？”一个警察问道。

“我不恨我们的政府，”她回答说，尽力保持镇静，让自己语调平稳。“我是一个基督徒，耶稣告诉我们要尊敬政府领导人。我为他们祷告。”

“你为他们祷告？”那个警察讥笑说，“这些圣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一直在跟外国间谍见面？说实话！”

“我的圣经是从河内和胡志明市带来的，”她回答说，“我不认识任何外国间谍。”

“你不仅认识他们，”那个警察抬高了嗓门，“你还为他们工作！你为外国人工作颠覆自己的祖国！”

“我爱我的祖国，”迈坚持道，“这就是我回国的原因，因为我爱这里的人民。”

“你的负责人是谁？跟你同工的教会领袖是谁？”

迈拒绝说出其他信徒的名字。“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事情，你可以去问他们自己。”她在心里感谢神没有让警察发现她缝在衣缝里的名字。

审讯持续到迈被送回牢房休息。下午，她又被带回审讯室，接受另外三个小时的审问。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天，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警察审问她。有的用强硬策略，冲她大喊或拍桌子。有的则轻声告诉她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基督徒聚会的情况，所以她只需要说实话。

第十天，警察让她收拾好个人物品说带她去一个新的牢房。但他们带她去了一个房间，让她在一份释放书上签名。她记起最后一次签名离开时的情形，那是在香港的难民营办公室，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当警卫为她的释放书拍照时，迈的脸上带着笑容。她没有犯任何罪，她坐牢的那段时间更加证明了神对她和她的服侍（对那些被关在“门外”的人）的信实。

我自由了，离开监狱时她对自己说，真正的自由了。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他关于去西方国家获得自由的谈话。但我发现了另一种不同的自由。不是父亲认为的我会找到的自由，而是一种更大的自由。

后记

尽管她的事工在蓬勃发展，迈还是渴望有个伴侣。她提醒神说他曾应许让一个勇士与她在生活中并肩作战。其他信徒也与她一同祈求神会把这个“勇士”显明给她——神应允了他们的请求。

尼姆是一个基督徒同工，也是个前共产党警察。神感动他对迈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在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向迈表白。只是简单地求神让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向迈表露自己的感情。很快，神就向迈和教会带领人显明他们两人是为彼此预备的。他们结婚后继续在农村服侍传道，并培训教会带领人。

尼姆的父亲是政府的一名高官，毫无疑问，他不满意儿子婚姻的选择。起初，他拒绝跟迈说话，甚至不愿意和她待在同一个

房间。当迈和她丈夫邀请基督徒在他们家见面时，她公公会站在房子前面，赶走到来的客人。最后迈和尼姆不得不在他们家房子周围筑了一堵墙，这样他父亲就不会看见他们与信徒见面了。

在去丛林服侍的一次旅程中，迈怀的第一个孩子小产了。医生预言说她永远不会再成功分娩，但这对意志坚定的新婚夫妇请求神给他们一个孩子。迈再次怀孕了，但孕期很艰难。医生们建议她把孩子流掉，迈拒绝了。到分娩时，迈进入了阵痛期，但孩子还是没有生出来。医生让尼姆选择保住妻子的性命还是保住孩子的性命，他们认为两人不会同时存活。这对夫妇乞求神保守孩子的生命。

神保全了两个生命。迈生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孩，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

随着孩子的出生，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深入到越南的偏远地区了，她事工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她现在正积极参与她家附近的地方教会的工作，培训到城市来接受培训的农村教会带领人。尼姆仍继续在农村服侍，每月至少去探望森林里的村庄一次。

神把一个新的托付放在迈的心上——拯救孤儿和无家可归的孩子。她现在正积极为这项工作做准备。她向往有一天她和女儿肩并肩地服侍这些关在“门外”的孩子们，告诉他们神爱世人。他驱走邪魔，是独一的神……他会使我们得自由。





非売品
HN-07-10